

雲海爭奇記

還珠樓主著

武俠
名著

雲海爭奇記

第十一集

還珠樓主撰

將來要害死，多少生靈，二位師姊，用飛劍仙法，合力將也除去，豈不是好，清緣笑道，你說蛇蟒凶毒，前面還有比他凶毒十倍的東西，在那裏呢，你沒往高處去，不會望見，蛇蟒雖多，十九是往前途送死，越是長大猛毒的，越難得逃活命，大師姊本還不想伸手，因這蛇羣後面，另隨有一條，奇毒無比的怪蛇，已然氣候將成，與前面谷中怪物，一樣也以蠶食蛇蟒爲糧，專殘同類，凶毒無比，以前曾經路遇，吃大師姊，斷去他一條長尾，因他行走如風，比箭還快，終於被他逃脫，性又狡猾通靈，復仇之心更重，自那次斷尾之後，只大師姊，在這附近，三四百里以內經過，人一落地，他必暗中追蹤伏伺，意欲乘隙毒殺，報那一劍之仇，所用方法，却是陰毒巧詐，本身現形，只得一現，因他事前，蓄意仇殺，算計大師姊，當時往來，預先相好地點，在海底，穿有許多洞，又深又長，歧道甚多的洞穴，身在地下，祇把口目，露出一些，與谷口相平，外面並藉草樹山石掩跡，萬看不出，他那毒氣內丹，利害非常，能噴射出老高老遠，如不知底，休說由他身側走過，噴中必死，便是飛行稍低，被他噴上，功力稍差的人，也禁受不住，更可惡，是穴口甚多，下面俱相通的，他見一處不能下手，又往第二處伏伺，人在上走，他在下追，一點也無奈他何，幸而大師姊機警，以前連發現他狡猾之計，過

時，格外留心戒備，這次，又是特爲搜尋他而來，意欲一勞永逸，將他除去，才未中他暗算，否則，卽以大師姊的功力，如無防備，被他冷不防，迎面猛撲上來，雖有靈丹，不致送命，一樣也吃他的虧，就這樣，仍吃兔脫，沒搜尋到，白費了好些心，這東西，也真乖巧，這一次過後，自知報仇無望，永不再現，在大師姊眼裏，適才蛇羣過時，這東西正在後面，那條斷尾已然長成一個大肉球，七隻眼睛也瞎了四隻，正想瞎混蛇羣之內，往前面去，與谷中怪物火併，不料冤家路窄，被大師姊看見，忙在暗中，佈好羅網，暫時還藉他的力量，去與谷中怪物惡鬥，滅消許多毒氣，淨等他歸途回去，自投死路，爲了這東西，過於機警靈巧，防其逃脫，不能不加緊密，所以來得晚些，祇等這些蛇蟲猛獸過完，稍停片刻前往正是時候，大師姊也就到了，童興道這不都過完了麼，我們先去看看何妨，清緣道，這類奇毒惡物，大都氣機相引，據大師姊說，谷中怪物，尙未見過，雷師婆性情古怪，又未曾說，不知何名，恐是盤蜃游風一類，這類毒物，每逢腹肌思食之際，祇要幾聲怪叫，或是放出他特有毒氣，所在三數百里以內，禽獸蟲蛇，無不趕往，俯首送死，供其咀嚼，直到他吃飽興盡，醉眠不動，收了毒香氣味方始狼狽退走，越是摯禽猛獸，毒蟲蛇蟒，越是爭先恐後，甘膏毒吻，尤奇是，只要那地方，毒蟲蛇蟒，蕃殖太多，當地將難容納，漸要蔓延四逸，爲禍人間，必有這類怪物出來，給他一掃而光，所以這類怪物，雖是奇毒凶烈，却有一件好處，祇要人能設法制除，上來不妨聽其生長，用以消滅多的蟲蛇猛獸，實是再妙沒有，剛才過的，祇是蛇獸之

類，別的毒蟲，因沒蛇獸，行走迅速，想必還在後面，沒有見到一個，如何能算過完，並且蛇蟻，有毒性的居多，蛇羣過去以後，地上捲起來的塵霧，緊而不散，內中含有不少毒氣，我們祇一吸進鼻子裏去，重則中毒暈倒，死活難定，輕亦頭昏腦眩，口腹煩渴，那谷口就在林後，更無別路，前面毒霧未靜行縱，我們，可由谷頂上走，到底小心一些，等大師姊來了同走，方可萬全，此事不問如何，也在必辦，忙什麼呢，衆人立處，原在道旁，近崖壁一片山石之上，下面雜草，本甚繁茂，因吃蛇獸踐踏，壓成兩三丈寬，一條馳路，好些地方，草已枯黑，衆人只顧談說，目光多注蛇羣去路，不曾留意，右方來路，這時，忽聽下面，草地裏，悉率爬沙之聲甚急，跟着羣響騷然，颯颯之聲四起，循聲一看，先是許多蜈蚣，十九爲羣，其長均在尺半以上，最大者，幾達三尺，一條條昂首張鉗，目射金碧凶光，身上閃着，紅藍紫三色光華，兩列鐵一般的短足，划行如飛，由草皮上，疾駛而過，大的過完，後面還有七八寸長，一羣小蜈蚣，爲數何止千百，遠望過去，宛如一片錦雲，貼地疾飛，甚是好着，蜈蚣過淨，後面跟着，未了不少大蝎子，多半都是灰色，每隻最短的，也有六七寸，長的，竟達三尺以上，各搖舞着，兩隻鐵叉也似的長鉗，尾後毒鈎上翹，口裏，噴着毒水，疾如奔馬，成羣逐隊，往前駛去，蝎子過完，又見守宮壁虎之類，行逕大略相似，本來塵霧未消，再吃這些，蜈蚣蝎子等，奇毒惡蟲一駛過，霧影中，又添上一縷縷，一片片的，綠烟彩氣，衆人立處，雖然較高，相隔蛇蟲所經霧陣，約在五六丈遠近，已不時聞到奇腥之氣，刺鼻難聞，頭腦

也覺有點發悶，知道霧氣奇毒，遠處已是如此，身入霧中，必無倖免，又待一會，所有各類毒蟲，全數過盡，玄玉仍未見來，毒霧已消沉了十之八九，四人正商量，由高處繞道趕往，忽然一陣山風起處，沙石驚飛，塵土高揚，林木蕭蕭，勢如濤湧，黑摩勒因見地上沙塵，被風捲起，向人撲面飛來，方想起這些塵土，多半染有奇毒，忙喝風沙有毒，大家留意，快把氣息屏住，那知祇顧招呼旁人，却忘了自己，話未說完，鼻間便微微聞到，一股子腥味，同時，空中飛來一隻怪鳥，衆人抬頭一看，那鳥身大如馬，兩翼展開，長幾兩丈，狗頭貓角，足粗而短，鐵爪若箕，大約三尺，後尾短禿，鋼翎若箭，根根蟠立，通體俱是油光水滑的翠毛，映日生輝，鮮豔奪目，一雙突出的圓眼，約有兩寸大小，金光電射，凶感怖人，端的猛惡無比，初發現時，飛得極高，看那意思，也似往左邊密林後面，峽谷中飛去，本已飛過衆人頭上，江童二人，年紀都輕，從未見過，這類猛惡龐大的怪鳥，心中一驚，不禁便出了聲，各喊黑哥哥，快看怪鳥，那鳥想似發現下面有人，立即回身，在空中，略一迴旋，忽似飛星下瀉一般，直往四人當頂撲到，勢子猛急非常，相隔還有三四丈，兩隻鋼爪，便自舒開，那雙火眼金睛，所射出的凶光，已然注到衆人頭上，黑摩勒見那凶鳥，回翔下視，二目凶光，似兩點金星，上下飛舞，腰間靈犀劍，也在不住振動，便知不妙，手剛握緊劍柄，待要拔出，準備不測，怪鳥已自飛臨頭上往下撲來，鳥未飛落以前，本就狂風呼呼，石捲沙飛，這一臨近，當時猛覺眼前一暗，一股極強動的風力，泰山壓頂，當頭罩下，逼得人氣都透不轉來，身也亂

搖，不能自主，江童二人，一個還能往側縱開，一個起步稍遲，便被風力裹住，身雖作出橫斜欲縱之勢，脚却不曾離地，直似一個，繫在地的假人，定在那裏，越知勢迫危臨，一時情急，也沒看清怪鳥，離頭還有多高，猛奮神威，運足平生之力，一劍往上撩去，本心是想，劍光茫尾甚長，連身縱起，出其不意，給他一劍，雙方勢子都均，怪鳥決躲不脫，不殺死，也必重傷，那知風力太大，勁急無比，氣被逼住，口張不開，又是下壓之勢，力大異常，寶劍雖撩上去，身子却被風力壓住，僅縱起數尺高下，黑摩勒目力，本極敏銳，百忙中，瞥見怪鳥二目中，兩道金光，正對自己臉上，強烈耀眼，身未縱起，上下相隔，還有三丈多高，這一劍，又用得力猛，如若一劍撩空，照怪鳥下擊之勢，那等神速，風力更大，身手不能隨意揮動，回手收勢，再砍第二劍，決來不及，心中一寒，方覺要憎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心念微動，事機瞬息之際，劍尖芒尾，倏地暴長數丈，一道青光，已隨手向上撩過，耳邊祇聽，磔的一聲厲嘯過處，又見白光一閃，身猛一輕，隨着自己上縱，將落未落之勢，忽然改下爲上，似被風力裹住，往上升起，不禁大驚，連忙收劍，護住頭面，往下一掙，猛又覺幾點疾，打向身上，鼻端隱聞血腥氣味，下面又是丁丁幾響，一面定睛所望，原來怪鳥，似被劍光撩中，已自冲霄飛去，因是來得太快，去勢更急，兩翼風力太大，將人兜起，吃這一掙，方始掙落，到地一看，怪鳥飛得不知去向，江童二人，相繼起來，手中各持着，未發完的暗器，已離原立之處，十許丈了，三人見面，江明面上，略有驚喜之容，還好一些，童興已是面如土

色，再看清緣，未在原地，四顧不及，心想適才，驚慌匆迫之中，口張不開，也忘了他有飛劍法力，可以抵禦，此時不見，難道似他這等精通劍術的人，也怕怪鳥利害，逃避開去不成，正向江童二人詢問，可見清緣何往，忽聽破空之聲，隨見兩道劍光，疾如流星，自空飛墜落地一看，正是玄玉清緣二人，未及發問，清緣先埋怨黑摩勒道，這類身有至寶的大惡鳥，多少年也難遇到一次，好容易，看見我們，自送上來求死，那是多好的事，眼看人網，你偏心急，將他驚走，多麼可惜，不必說了，似此惡鳥，留在世上，要害多少生物，不是你造的孽麼，大師姊如若早來一步，或是他上來，沒受那一下重傷，也好，偏又來晚了些，我也費許多力氣，仍被逃走，此鳥機警通靈，已被滑脫，再來除他，取那兩粒寶珠，可難了，黑摩勒聞言，才知清緣適才原有戒備，是想以人爲餌，自己因早來勢，過於猛惡，驚惶之下，一劍沒有殺死，將鳥驚走，以致追趕不上，方想回問清緣，先何不說，玄玉已接口笑道，事有前定，你先以此鳥靈警，想藉三位師弟，驚懼逃避之狀，誘使上當，不曾預先叮囑，却沒想到，他們年紀雖輕，都是生具異稟奇資，與常人不同，各人都有一身好武功，身邊帶有暗器，個個膽大好勝，怎肯以憑怪鳥，隨意抓攪，何況黑師弟，又有一口靈辰仙劍，除非有言在前，焉有不出手的，你自己錯想，如何能埋怨人，我看這類惡鳥，與此地兩怪物一樣，凶戾之氣，大半機息相引，此番必是有爲而來，據你說，所逃不是來路，祇管通靈機警，因那一劍，只擦中左腿，不能算重，祇我們踪跡，隱秘一些，他看不見，必當是無心路過，少時仍要回轉，還許

去至谷中，與兩怪物相併，都不一定，該你的，仍是你的，悔惜他作甚，到是我們，現在便要入谷守伺，除那怪物，黑師弟身上，染有烏血，比起生人氣息，更易被那怪物警覺，非先去掉不可，我見來路不遠，有一溪澗，且到那裏，洗去了吧，黑摩勒一看，身上果有寸許大小，血點四五處，適才空中驟雨，乃是烏血飛洒，匆迫之間，竟未覺查，不禁好笑，童興急於想往谷中，觀看怪物，和蛇獸毒蟲，吞併奇景，一聽玄玉，要黑摩勒，去洗衣上烏血，笑問道，黑哥哥，把外衣脫下好了，此時忙着洗他作什，玄玉道，你不知道，那怪鳥，乃東海墨雲鳥大鷲，狡詐非常，他挨了一劍，再吃空中飛劍一追，已知我們不好惹，如若聞到黑師弟，衣上血腥，必不敢再往谷中飛落，就此被他滑脫，不特遺害無窮，他身上，還有兩件寶貝，丟了也自可惜，所以血衣，非洗淨不可，你看適才，蛇獸毒蟲，那樣成羣疾駛過去，實則離谷中怪物，出洞之時尚早，適才我自空中遙望，還沒有影子呢，我們去了，也是等着，並且停得時久，還須防到，山風吹動，毒氣中人，你和江師弟，如若好奇心甚，可隨我先往谷中一看，但須聽我招呼，不得隨意出聲行動，清緣陪了黑師弟，去洗血衣，後去好了，江明道，忙什麼，我們還是一齊的好，黑摩勒却道，洗件衣服，無須大家同去，你們都走，我一人洗完血跡，自會尋來，玄玉道，黑師弟休錯想，我令清緣作伴，不是防你，遇上什事，須人相助，乃是防那怪鳥，萬一飛回，你雖有仙劍在手，不能升空追逐，我們這樣一分開，不論誰遇上，都可將他除去，豈不是好，黑摩勒不便再說，五人便即分手，玄玉即領江童二人，由高處繞

道，往谷中走去，黑摩勒清緣，便尋溪澗，洗滌身上血污，因怪鳥這一耽延，俱把適才風起，所聞腥毒之氣忘却，那溪澗，空中看去雖近，由下面走，也有三里多路，仗着二人，俱走得快，一會也自趕到，清緣笑道，你弄不慣這個，好在上衣，你脫下來，我替你洗吧，黑摩勒這一路上，已和清緣，說得投機，也不作客套，一看內裏襯衣，也被汚血浸透，便同脫下，清緣接過，令在澗旁樹下坐候，自往澗中縱落，代爲洗滌，黑摩勒方想洗衣不能立時曬乾，時候久了，豈不誤事，忽聽清緣，在澗中喚道，黑師兄，衣服洗淨了，你在此稍等一會，我代你吹乾去，請不要走遠，我就回來的，聲隨人起，跟着便見清緣，雙手張着濕衣，駕了劍遁，高飛入雲，心想空中風大，這樣吹乾衣服，主意果是不差，看這小醜尼姑，年紀比自己，大不多少，居然練到，飛行絕跡地步，自己雖幸得了一口仙劍，又拜在最負盛名的，劍仙門下，但是秦嶺之行，暫時還不能去，何時可將劍術煉成，尙自難料，葛師一番期愛的厚意，黃山事完，必須先往相從，又不應捨了而去，這一隨他學藝，便要耽延好些日月了，心內尋思，因清緣尙在高空，飛翔未下，隨意起立，循澗閒步，覺着有些口渴，見那澗水甚清，意欲飲些，便縱落下去，嫌常地洗過血污，欲往上流取飲，那片澗岸，原是高低錯落，突兀陡峭，上流一帶，俱是削壁直下，沒有落脚之處，又未帶有汲水器具，必須低頭俯飲，加以崖上，藤樹雜花密茂，好些突出澗中，時有落花，飄墮水面，黑摩勒本來好潔，正擇地間，忽然想起，此山毒蟲蛇蟻甚多，焉知澗中，沒有窟穴，澗底泥多，更有積年飄落的，花草樹葉，怎會

如此清澈乾淨，水面上，連點浮萍水苔都無，是否可飲，拿他不定，還是尋到他那發源之處飲用，比較穩妥，心念一動，見對面是一淺灘，立即縱將過去，落地一看，地甚寬大，再往上是片平斜的草坡，坡上林木翳翳，草莽繁密，地上不時發現各種野獸脚印，中還雜有好幾處，蛇行蜿蜒之跡，俱由坡上行來，到水方止，越知此是蛇獸平日飲水之地，便順淺灘，往前駛去，腳程飛快，接連兩個，轉折過去，忽聽瀑聲，轟轟振耳，抬頭一看，前而不遠，已到盡頭，絕崖懸崖之上，懸着一條，丈許粗的大瀑布，崖勢孤突，形如龍口開張，離地二三十丈，瀑自龍口，怒噴而出，水勢極猛，四面又無依附，直似一條玉龍，凌空倒掛，直注澗中，水霧蒸騰，玉湧珠飛，寒氣森森，侵人飢髮，聲如雷轟，震得山谷，皆起迴應，方想來路，相隔不遠，這麼大的聲勢，怎會先前，一無所聞，走近方始覺查，猛瞥見水柱往下飛墮，瀑勢一收，水源立涸，只剩淅水點滴，彷彿上面水口，突然被人關閉神氣，黑摩勒素來好事，覺着這麼大的瀑布，說住便住，水勢收得太快，又見那形如龍口的發源之所，四外寸草不生，連苔蘚都沒一點，相隔兩丈以外，却圍着一圈，碧葱葱的肥苔，草樹叢生，因得水氣，常時滋潤，蒼翠欲滴，越看越怪，附近恰有一根，兀立的石笋，高約兩丈，斜對着那龍口，便縱將上去，身才立定，一眼瞥見，龍口裏面，似有黃光一閃，口也甚深，朝內灣斜，宛如巨吻開張，隱聞裏面，水聲轟轟，勢頗猛烈，想起上次，巧得靈唇劍的甜頭，不禁心動，略一觀查形勢，便由石笋巔上，飛身往對面龍口內縱去，兩下相隔，高低遠近相差，約在兩三丈之間，剛

離石爭縱起，還沒飛到，猛覺一股寒氣，對面撲來，力量絕大，驟出不意，身子竟被撞退了些，同時，耳聽水聲怒吼，龍口內，似有白光飛出，身正凌空，吃那冷氣一撞，已然往側斜退，如喚旁人，凌空無從着力，決禁不住，這一撞，非墜澗底不可，此時，前進已是不能，來路石筍，巔太仄小，後退又不易找到，落腳之處，總算輕功，得有高明傳授，心思又極靈警，長於應變，匆促之間，一見情勢不妙，立即變計施展師傅身法，就着寒氣猛撞，往側歪退之勢，身子凌空，往側一番，由原來飛燕入簾的去勢，化作風捲殘花，接連在空中，兩個翻轉，避開正面，再化一個，飛鷹覓兔之勢，覷准澗岸缺口斷崖，飛身縱落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這裏剛吃寒氣一撞，人未翻落，龍口內的飛瀑，已似狂濤怒湧，猛噴出來，水勢較前更猛，翻退之勢，稍緩一瞬，必被衝倒無疑，黑壓壓見是瀑布，重又噴發，心神略定，暗幸未被噴中，關得通體淋漓，祇是龍口裏面黃光，決非水影，不能忘情，並且黃光一斂，飛瀑重噴，兩下好似關聯，尤為可疑，如非寶物，也是怪物所煉，內丹之類，二次又往石筍上縱去，仔細一看，瀑勢甚大，由龍口內，怒湧而出，直注澗底，水光如銀，映日生輝，巨聲震耳，山鳴谷應，崖壁搖搖，似欲崩墮，水將龍口撐滿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其勢不能穿瀑而入，不知何時，方始收住，清緣一會，將濕衣吹乾，便須去往鐵船頭，峽谷之中，除那怪物，事完即去黃山，無暇在此久候，如若真是寶物，就此捨去，豈不可惜，正想高呼清緣，下來觀查，借他法力，辟水入視，以免日後被外人發現，搜尋了去，還未出聲，這次瀑布，收得更快，水柱條

地往下一墮，忽又停止，龍口內水一乾，立有茶杯大小，一團黃光，徐徐上升，到了口邊，在日光斜照之下停住，又微微升起了些，凌空急轉不休，因先上來，黃光初出，看得畢真，益發斷定是件異寶，更欲取走，因想此寶既能自行上下，又與瀑布收發相連，定已通靈之物，如不即早下手，一被警覺，定必逃入泉眼之內，再想他出現，便是難事，念頭一轉，更不尋思，立往巖石龍口內飛去，縱時，黑摩勒已然聞到飛劍破空之聲，往下飛墮，祇爲時機匆促，稍縱即逝，一舉不得，黃光受驚遁回，定難再現，身有要事，又無暇在此久候，似此奇珍異寶，失之交臂，豈不可惜，所以去勢極快，既未尋思，也未向空仰視，也是機緣湊巧，黑摩勒該常有此佳遇，那泉眼內，本藏伏着，一個凶惡無比的怪物，那黃光，便是怪物腹中內丹，潛伏泉眼之內，已數百年，因那怪物，性喜靜臥，動輒經年，深山荒寂，崖又高峻，下臨危澗，向無人獸驚擾，除却每二三年一次，探頭出來，仰首向空，吸取飛鳥大嚼外，從未離穴一次，身又龐大，泉眼以內，怪石嵯峨，下寬上仄，先還能夠伸出長頸，探頭口外取食，年時一久，長頸日縮，後半身越發粗大，漸漸連頸怪頭，都伸不出來，積久相安，也就不以爲意，這次原因近日，鐵船頭峽谷中，封鎖的毒物出世，所噴出來的毒霧腥香，隨風吹到，這類惡毒之物，氣機牽引，所有近山毒蟲猛獸，全被吸引了去，勢強凶猛，各不相下的，見面立成惡鬥，互決存亡，不死不休，力有不敵的，便俯首聽命，供其吞噬，那怕爲數太多，對方當日，吞吃不盡，暫時逃生，退了回來，次日再聞到腥股怪味，依然爭先趕往，甘心送死，物

類相制相引，實有好些，令人難解之理，泉眼中怪物，便是那頭一類，前日聞到腥毒香氣，野性暴發，大動口饑，恨不得當時趕往，得而甘心，無奈身太長大，石質太堅，上半出口，尤爲狹隘，中間一段，被他長頸上下，多年磨擦，成了一個圓桶，由泉眼到中段，約長兩丈，怪物頸長一丈七八，粗僅尺許，後半身滿佈軟鱗，形如一個，丈許大小的鴨卵，又肥又大，一竄上來，那肥蠢的身子，便將中段通路堵住，頭隔上面，還差二尺，上半頸身，將通路恰好填滿，下半身却緊緊吸咐在中段桶形石洞之下，凌空孤懸，四圍皆水，無從着力，長頸雖能鼓氣，無如頸外一圈，俱是極堅厚的山石，一任氣力多大，其勢不能將他噴行撐裂，硬擠出來，一面又受了腥毒之氣引誘，不肯罷休，此外又別無出路，於是拚命，往上硬竄，接連數日，均無用處，萬分暴躁，情急之餘，意欲反客爲主，便將內丹吐出，想誘對方，自行投到，等了一會無效，又退下去，在泉眼內，亂衝亂撞，等皮鱗受了點傷，火性稍煞，安靜不多一會，貪欲又動，二次重又上竄，似這樣，起落不停，也不知有多少次，瀑布突然中斷，便爲泉眼，被他堵塞之故，怪物雖極靈機凶惡，目力敏銳，但自出生以來，從未見過人類，身又夾在泉眼之下，目光不能看到龍口前半，那內丹，剛剛吐出，猛聞到生人氣味，祇常是那放毒香的怪物，自行上門送死，暗喜得計，自恃內丹，與本身氣機相連，再放出遠些，也能隨意收回，對頭祇一挨近，便可乘機吸住，供他嚼吃，因此並未收轉，却不料黑摩勒，來勢絕快，人又異常靈警機智，知道凡是深山之中，埋藏的，異寶靈藥，多有毒蛇猛獸，怪物之類，在

旁守護，先雖誤認寶物，身一飛近崖口，便看出那黃光，祇是寸許大小，質類魚睛，並非寶珠一類，外面却圍着一層，凝聚不散的黃色烟光，通體大約三寸，外圍烟光，也是晶輝流射，常人目力，決難看出，最可怪是，黃光是在危崖龍口邊上，徐徐流轉跳動，後面却拖有一條，極淡薄的，灰色烟炁，與光相連，直達泉眼之下，前半也隨着黃光，起落不停，好似一根輕紗套索，將那黃光兜住，立時警覺，已料出黃光，必是怪物的內丹，怪物定在下面藏伏，那泉眼上半，洞口又大，看去黑澗洞，冷氣森森，陰森之氣逼人，甚是可怕，由不得生出戒心，想起頭一次縱上，被瀑布寒氣，大力衝回，情知不是善地，無如這次，來勢更猛，身已將到，收退不住，仗着藝高人膽大，心思又來得極快，一見情勢不佳，隨着下落之勢，早打好了主意，因見黃光，是怪物內丹，不知有毒與否，不敢遽伸手拾取，心想，無論是什，精靈怪物，內丹一去，便要減少他，一半因威，此時，身入虎口，已與對面，不容迴避，且先將他內丹去掉，再說，本意想將黃光劈碎，不料靈唇劍，神物奇珍，每遇妖邪，便能自生威力，劍尖上，發出來的，芒毫甚長，黑摩勒驟出不意，發現怪物，未免有些心慌，又自左側飛來，劍未下落，芒尾先自掃向地上，恰巧將黃光後面，拖着的烟炁，一下掃中，無意中，斷了怪物，與內丹的聯繫，那內丹，立順崖口下滾，同時，怪物發覺，口中真氣斬斷，一時情急暴怒，猛連真力，往裏一吸，想將內丹吸回，一面，黑摩勒劍已砍向地上，黃光正似脫了線的絨球，順坡外滾，沒有砍中，劍光落處，龍口以內山石，立被砍裂了一大片，碎石紛飛中，黑

摩勒見自己，一劍砍空，黃光外滾，心疑怪物就要追出，慌不迭，剛把劍揚起，待要二次朝那黃光砍去，猛覺泉眼內，有一股極大力量吸來，不禁大驚，一眼瞥見，上側懸有幾塊怪石，本心是想，縱起用腳抵住，以免被那吸力，吸向前去，不料縱時力猛，龍口崖洞，寬而不高，手中又握着一口，芒尾極長的寶劍，怪物吸力又大，縱時，身子失了平衡，人雖勉力躍起，貼在一塊怪石之上，劍光掃處，却將孤懸當頂，類似石鐘乳的，一根倒生石笋，斬斷了二尺來長一段，往下墜去，那危崖龍口，前半形勢，往外傾斜，怪物內丹，質體甚輕，真氣聯繫一斷，再被黑摩勒，劍風一逼，順坡溜去，到了坡下，中部口內，地勢高突，怪物身在泉眼之下，適被突石阻住，不能隨勢潯下，就這樣，黃光仍被吸動，無巧不巧，崖口邊上，偏又有一處突起，形成下凹之勢，黃光猛被真氣，吸了上升，恰被嵌在石凹以內，於是怪物，吸力越大，嵌得愈緊，再也不能動轉，怪物未將內丹吸回，怒發如狂，吸力愈猛，黑摩勒無心中斬斷的，這根石笋，正好也是尺許粗細，落時，怪物正張大口，朝上猛吸，石笋還未着地，剛落到中間，倏地往裏一歪，立似箭一般，往泉眼黑洞中投下，黑摩勒附身在頂側，所懸怪石之上，看得畢真，且怪物吸力如此猛烈，知道利害，如非見機，縱身得快，自己也難保，不被其吸入肚內，好生駭異，乍着膽子，探頭看後一看，剛瞥見泉眼黑洞下面，有兩三點藍光一閃，忽聽晚叻亂響，跟着一聲怒吼，那石笋已斷作大小兩截，彈丸一般，激射上來，正撞在那對泉眼的崖頂，撞得碎石星飛，火光四濺，原來那怪物，正在張口狂吸，不料誤將斷石笋吸

落，勢猛且急，除近上面處，泉眼之外，下面俱是直桶，本就無從閃避，怪物百忙中，又誤認爲對頭，被他吸落，張口便嚼。石笋雖被嚼成兩截，門牙也自斷折，怪物多麼凶猛，這等硬傷，也是不堪承受，何況牙和上顎，又吃斷石，打了一下重的，出生以來，幾曾吃過，這大苦頭，又是情急，又是憤怒，又是憤怒，不由凶野之性大發，怪吼一聲，將兩截斷石笋，噴將上來，無奈這是直上直下之勢，上勢越猛，下擊之力越大，連着崖頂撞落的碎石，一齊下擊，怪物滿頭滿臉，都是零傷，一任多麼皮厚鱗堅，似此猛擊，躲又無處去躲，到底難於禁受，接連四五次過去，石笋已被撞裂，成了碎塊，怪物久了，也知道，太不合算，必須改變方法，無如那粒內丹，是他性命相連之物，不捨丟棄，一面狂噴落口亂石，一面還須用力，猛吸那粒內丹，大約那小一點的碎石，被他吸吞入腹的，已有不少，正在有力難使，鬱怒莫宣之際，黑摩勒漸漸看出怪物，困身泉眼之下，欲出不能，無什伎倆，膽子愈大，又見怪物，狂噴亂石，自找挨打，雖然隔遠，看不真切，狼狽情形，可想而知，不禁失聲，哈哈一笑，怪物本是怒極，一聞笑聲，猛想起上面，還有對頭，身受一切，均由對頭而起，不禁怒火中燒，凶威大發，宛如風狂，仗着石笋，已然碎裂，有的被他隨口吞下，有的激射向外，不似先前吃苦，心恨對頭切骨，竟想不顧性命，硬衝出來，拚個死活，不住在下面，用力猛掙，黑摩勒並不知道，危機已迫，還當怪物，勢衰力弱，因料怪物，長大力猛，口中吸力，尤爲利害，方欲試探着近前，往下刺他一劍，忽然想起，那黃光不知何往，暗忖那黃光，雖是怪物內丹，看那

光華晶瑩，想必有用，怪物並未將他收回，何不趁此時機，試取到手，等見癩姑，請他查看，是否有用，再定去留，念頭一轉，覺出吸力已往，怪物却在下面，悶聲怒吼，全崖都似受了震撼，也未在意，便輕輕縱將下來，照着適才黃光滾落之處，一看，龍口中部崖石，已被劍光，砍裂了丈許方圓一道，四邊也有些震裂之處，靠斜坡上有一處，石已震裂散落，陷一三尺大小，一道裂縫，黃光已無踪影，心疑滾落下去，裂縫甚深，欲以劍光照看，便把劍伸下去，劍光照處，下面好似又深，又多曲折，估量如已落下，不知滾落何處，那知當地，受怪物以前，性發欲出時，長年激撞震撼，和怒瀑激激，只外層石皮，看去堅滑，內裏石質已酥，再經寶劍，猛力一砍，外層破裂，內裏大半碎散，這時尋那黃光不見，覺着寶劍神奇，觸石如腐，隨手粉碎，一時興起，用劍在裂縫中，一陣亂絞，不多一會，那裂縫便越攪越大，成了一個五六尺大的深坑，劍光到處，又冰裂了一大片，所有下面，曲折隔斷之處，全被打通，仍未發見黃光影子，回聽怪物，在泉眼內，吼聲越厲，四壁搖搖，地底也在震動，仍以爲是，應有之狀，又想怪物，困在下面，不能爲害，姑且由上面，給他一劍試試，忽聽癩姑，大喝道，孩子，你還不快走，崖要倒了，黑摩勒聞聲，猛覺地底，震動有異，知道不好，不及細看，好在人離崖口不遠，連忙應聲躍起，往右側洞崖上縱去，身未落地，又聽癩姑急喊，那地方不好，快往我這裏來，黑摩勒，也真機警，不等說完，就空中，鶴子翻身，一個大翻轉，緊接着，提氣運力，身材側平，就着斜行向下之勢，雙足一登，一個魚遊順水之

勢，平空又多竄出去五六丈，落到澗崖上，脚才沾地，又是一個蜻蜓點水的身法，朝瀨姑發話的一方縱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當頭次飛縱，還未凌空翻轉時，已開來路，危崖之上，有了山石崩落之聲，與怪物怒嘯相應，等第二次，方由澗岸上縱起，脚才着地，剛着到瀨姑，手握一團黃光，迎將上來，未及開口，猛聽身後，吧呖連響中，轟隆一聲大震，忙回頭一看，那危崖上半的崖壁，已然崩裂了，三丈大小一片，往澗中倒落下來，下面澗水，被無數大小碎石一壓，激得澗水，四下飛濺駭浪驚濤，高湧如山，同時上半，近崖口一帶，平添了數十百道瀑布，銀箭玉簾一般，紛紛由石裂縫中，激射出來，那凹陷之處，裏面已成龜裂，外層崖壁，雖然崩塌，內裏碎裂之聲，反到密如貫珠，有的地方，還附着好些碎石灰礫，飛泉亂射中，隱隱似在波動，晃眼之間，龍口裏面，未倒完的崖石，又崩墜了一大塊，這次是兩大塊整石，下面澗底，又有先墜落的，崖石佔據，兩下一壓一撞，震得山搖地動，山風陡起，澗水橫飛，聲勢越發驚人，因為震勢猛惡，怪物吼聲，已爲所掩，口內泉眼，雖已現出，又被數十百道，飛瀑水光遮住，看不真切，形勢更是匆遽非常，黑壓壓目光，剛看到龍口內崖石，二次大片崩落，猛瞥見水霧迷濛中，忽隆嘍呖，一陣亂響，突然冒起一大片，無數碎石殘礫，雪崩也似，隨着大小瀑布，順流飛舞而下，隨有一個，形如怪蟒的怪物，由瀑布下面，碎石堆中，冒將出來，那怪物生得頭圓如球，粗約一尺以上，五隻龍眼般大的怪眼，凸出在頭頂當中，發出暗藍色的閃光，閃閃不停，口長尺許，橫生在五隻怪眼之上，每一開張，直

似一個撐圓了的口袋，嘴皮甚厚，不住顫動，好似大小伸縮，皆可如意，身子只現出七八尺長一段，底下尙隱在瀑布亂石之中，看不出是什形相，通體一色暗藍，緊皮細鱗，前半除頭稍大外，自頭以下，圓如木柱，目光極敏，才一現身，便似發見兩個敵人，怪口連連張閉，凶睛遙注二人，怒吼不休，看去又似負嵎發威，又似被什東西阻住，掙扎不脫光景，黑摩勒對清緣道，你看這東西，多麼凶惡，我們還不把他除了去，清緣道，你說得到容易，可知這東西，力氣有多大麼，前面危崖，已被他年久撞酥，我們如若近前，崖石再要崩塌下一大片，就許防備不及，受到誤傷，我用飛劍，由上面去殺他，未始不能，但是這類東西，多半機警，我們不知他那巢穴，有多麼深，並加上那麼大的瀑布，一下殺不死，將他驚走，逃退回洞，便難搜殺，我們立時要起來，不能在此久候。此怪平日，封閉泉眼之下，本難出來，今日被你激怒，又將崖石，用劍斬裂，加上他一陣發威猛攢，崖石崩裂，門戶已開，出入任便，我們走後，無人能制，這等凶惡的怪物，留在這裏，勢必出來害人，照此時情勢，不似崖內有什法力封禁，怪物後半身子，必定肥大，急切間，鑽不出來，我們爲防崖塌，又不宜過去，所幸他那內丹，被你無形中，斬斷他的真氣聯繫，如在別人手內，必被他吸收回去，現在我手拿住，便可無慮，湊巧去年冬天，又聽師叔，說過此怪來歷，適才被我不覺想起，此怪剛剛猛撞，裂石而出，且容他緩一緩氣，我拿這粒內丹一激，他必拚命，想奪回去，等他全身出現，再下手去除他，一則免却此時，鄰近崖石，驟然崩裂，受了誤傷，二則，這東西，我雖聽

說，名叫芋蜓，還未見過，可借此看他，是何形相，開開眼界，省得全身未出，一劍殺死，下半身爛在裏面，使泉水中，永遠流毒害人，不是好麼，黑摩勒一面把乾衣穿上，答道，那麼堅厚的崖石，雖然崩裂了一些，祇是外面皮層，內裏想必更厚，此時上半身已出，再如是懸空在內，用不得力，如何能夠出來，鐵船頭那邊，怪物想已出來，聽雷姑婆口氣，我們五人五方，缺一不可，已然耽延了這一會，去遲保不誤事，那有閒空，在此久候呢，清緣答道，無妨，我適在空中遙望，那怪物，也許是因洞外，還有強敵，或是本來就未到他，全數脫困之期，祇管放出毒香，引來無數猛獸蛇蟲，怪物本身，並未鑽出，此時師姊，和江童兩人，似在洞側，高崖之上守候，先前奔集的，那許多猛獸蛇蟲，各和同類，整整齊齊，分聚在洞外，林野之間，惡鬥蠶食，均還未開頭，我們樂得，以毒攻毒，等他自相殘殺，再行除他，反正此怪跑不脫，忙什麼呢，說時，對壁怪物，已然發覺，內丹在敵人手上拿着，越發急怒暴躁，頭和長身，不住搖幌，怪口如囊，翁翁開張，口中毒牙巉巉，長舌吞吐，腥涎四流，看去暴躁已極，崖石也隨着怪身晃動，吶吶作響，碎石紛紛碎裂，崩雪也似，往洞中墮落下去，只是崖壁太厚，龍口崩裂之處，相隔怪物現身的泉眼，厚達一丈以外，大體尚是完整，不似就要破崖而出光景，黑摩勒道，師姊你看，怪物這樣，那能出來，你把飛劍放出，代他裂石開路，不是可以快些麼，清緣道，驢子，我們原料他，裏面巢穴太深，另有道路，恐防滑脫，難於搜索，此時放出飛劍，不怕驚走了麼，這東西，上身筆直，頭和口，都向着天，他高我低

，氣吸不到這裏，你如嫌緩，待我將這粒內丹拋起，引他一下試試，如若不行，我再偷險，繞過去，另想法子，使他出來，說罷，便朝洞側高飛縱去，到了上面，手中內丹，便拋向空中，猛覺一股，極大力量，對面吸來，那內丹，便飛也似，急往怪物那一面飛去，清緣知道，立處地勢，與對崖略為相平，怪物腹中真氣，立可吸到，內丹再一脫手，去必更快，故意拋出引逗，暗中早有準備，見狀忙運玄功，將手一招，內丹立即停止，不再前進，可是怪物，吸力絕大，如非清緣，功力頗深，幾乎收他不轉，知道利害，不敢再試，一手奪下握緊，朝怪物晃了幾晃，藏入身側，皮袋以內，戟指大喝，無知妖孽，你內丹已失，還不出來納命，怪物見內丹，沒有吸回，始而暴躁，通身亂搖亂晃，口中怒吼了兩聲，忽然靜止，挺立泉眼之中，五隻怪眼，頻頻閃動，身却絲毫未再搖晃，也未再張口狂吸，黑摩勒見怪物，仍難鑽出，勢子彷彿有點衰退，心想令清緣，繞向崖側下手，怪物忽又五眼齊閉，瞑然若死，遠看繞似一根，半截樹樁，植立崖口以內，崖石震裂之聲，也自停止，只剩殘碎石沙，零落下墜，二人俱料他，決不如此甘心，必有用意，清緣便沒繞去，方在觀測，二人目力本強，漸覺怪物，神態雖似安靜，身子却漸由粗轉細，縮小了些，細一注視，竟似往裏吸氣情景，情知有異，果然不消半盞茶時，五隻怪眼，倏地齊射凶光，怪物身子，猛的暴漲，這次搖晃，也換了方法，並不似先前，那摩渾身搖撼，只把長身，挺得又直又硬，先往右一搖，再往左一搖，那崖石冰裂之處，立時凸起了好些處，碎石灰砂，又復碎落如雨，口內外石面，全都散裂，

連泉眼四圍，也似起了波動，二人知道，時機將熟，忙加戒備時，怪物又是左右兩三搖擺，身子向前一俯，緊跟着，一聲怪嘯，往起一挺，一片唳唳轟隆聲中，怪物竟將身外崖石震裂，拔地而起，帶着崩山也似，大堆碎石沙礫，由龍口內，竄將出來，一時石水相搏，風濤嘯飛，雜着廣崖崩墜之聲，震動天地，勢更驚人，二人均是初次遇到，這等怪物，清緣以前，雖聽師長說過，也祇知此怪，名為芋蜓，力大凶猛，形態奇詭，口中吸力尤強，能發以擊物，又能隔老遠，吸進口去，無論飛得多快的山禽，只經過他的頭上，吃他張口，一噴一吸，絕少幸免，相隔十丈以內的，人和鳥獸，一噴即倒，不死必傷，詳情却未聽說，知道此怪，猛惡非常，又有那長身子，行動也必矯捷，再見出時，石破崖崩，聲勢極大，恐其警覺逃遁，暗中雖在戒備，表面却不露出，欲待怪物，離巢稍遠，再行下手，仍立澗岸高處未動，因怪物後身重大，由高崖上竄出，勢子既猛且沉，加上那大一片，崩崖墜石，一齊下壓，本已擊得澗水齊飛，浪頭高起，崖上原來那道瀑布，水勢甚大，因怪物上升，身子恰將出口，堵得緊緊，上面涓滴不流，下面的水，却被壓住，無從宣洩，後來前崖，崩塌了一片，雖得由上下石隙中，激射了些出來，泉眼正路，仍被怪身堵死，不能暢流，又以泉脈極旺，怪物性懶喜靜，往時不輕出洞，就出，也只探頭泉眼之上，吸取一些飛鳥，便自退回，及至年久，身越粗大，泉眼中段仄小，將後半身阻住，只有前半，勉強可以穿洞而上，頭離泉眼上面地皮，還有尺許，休說鑽向崖口，連外面的景物，都看不見，於是越來越懶，上來之時更少，如非偶

然開到腥香氣味，動了貪饑之慾，往往終月不上一次，本來瀑布洪流，長年往外噴注，那經得起怪身，長久堵塞，水量愈來愈洪，勢愈猛急，這時，堵塞之物一去，崖石一崩，泉眼再吃怪物，神刀掙破，出口平空，加大了數十倍，下面鬱積的水，一齊往上怒湧，直似海關初開，雪山倒塌一般，那大一片崩崖，立被撐滿，只剩口外四邊，一些碎裂痕跡，直激噴出老遠，方始銀河倒掛，飛舞而下，往澗底瀉去，先被怪物帶出的，大片砂石，受了水力衝盪，滿空亂飛，激射出一二十丈以外，晃眼之間，點塵不揚，只剩瀑聲雷吼，四山回應，水霧洶漫，澗底駭浪，瀾湧翻騰，繼長增高，怪物落處，正在瀑布後面，只初竄出，二人看了一眼，其形彷彿一個，極大的長鏈，後面帶起一條，白龍也似的飛瀑，往下飛落，怪物隨被飛瀑，遮住前面，不見形影，正留心觀看間，飛瀑下半的水，忽然往外激射，緊跟着，水雲泆莽中，又是一股碗口粗細的橫瀑，水龍也似，朝二人立處，斜射過來，來勢猛急非常，二人幸是眼快身輕，一見不好，連忙飛身縱開，腳才離地，猛覺寒風凜凜，轟的一聲，那股長約兩丈的，筆直水龍，已擦身而過，隨聽吶吶連聲，心驚回顧，水花四濺中，正對立處的身後，一株半抱粗細的柏樹，已被撞折，倒斷下來，旁邊兩三枝山茶小樹，也被波及，枝柯撞折了大片。知是怪物口中，所噴水箭，必已穿瀑追來，忙再回身，向前一看，怪物果然現出全身，五目齊射凶光，怪聲厲嘯，順流駛來，二人這次，方得看清，下半段形像，原來那怪物，活似一根，去了上葉，帶着苗幹的芋頭，通體高約兩丈六七，上半身長逾兩丈，約佔全體十之七八，形如

圓柱，緊皮細鱗，藍光油油，甚是柔韌，下半芋形，粗達丈許，鱗片密疊，層次分明，看去十分堅厚，近長幹處，却和上面一樣，底盤下面，生着六個怪足，脛甚粗壯，長只尺半，掌却肥大如扇，前兩對，生近中部，後面一對，分列兩邊，浮力甚大，那麼沉重長大的身子並不下沉，祇憑這六隻怪足，踏波而來，其行如飛，近頭丈許，筆直挺硬，祇中間有尺許軟處，可以折轉，却似靈活已極，因怪物頭對天生，直禿無頸，不能灣折，急怒交加，怨毒又深，恨不得，一口便將敵人咬碎？先前所噴水箭，原是落時，張口欲吸，灌進的瀑布，恨極仇敵，無從發洩，剛由瀑布中鑽出，極欲噴氣傷人，無意中，逆水一齊噴出，怪物頗爲靈敏，一下沒有將人噴到，見相去尚遠又在澗岸之上，也恐仇敵驚走，暫時反到住口，打算追上，再用全力，無如情急太甚，身還未到，前半直幹，先自折倒，目中凶光，直注二人，飛馳過去，兩下相隔，不過二十多丈，晃眼即到，清綠欲試怪物，口中吸力，到底多大，方用飛劍削下半段樹樁，一見相去祇十餘丈，怪口直對自己，下身不住鼓動，知是運氣欲吸，忙令黑摩勒，避開正面，退向一株大樹後面，手雖搭在斷樹樁上，猛覺一股，極大的力量，迎面吸來，身便不由自己，順勢往前撲去，才知怪物，口中吸力，大得出奇，心中一驚，忙運玄功，將身定住，跟手捧起木樁，還未十分用力，只把手一鬆，便似彈丸脫手，朝前飛去，這時怪物，已自臨近，祇因身太長大沉重，澗岸太陡，上來比較費事，以爲兩三丈之差，一舉便可復仇，又見黑摩勒閃避，仇人逃走了一個，恐清綠跟着逃走，張口往上便吸，眼看清綠，人已前

撲，忽又定立不動。心中着忙，用力越猛，不曾想仇人，會有這惡作劇，又是初次出世，好些東西，俱未見過，勢更急速，木樁一下，撞在圓頭上面，不特不曾躲閃，反誤認着是仇敵，臉上又着了一下重的，越發暴怒，怪口緊緊吸住，一陣發威亂咬，及至嚼了幾口，目光到處，仇人仍立原處未動，方知上當，一聲怒嘯，昂首一噴，於是連木樁，帶滿嘴碎木塊，立似雨雹一般，朝上打來，清緣見怪物的嘴唇甚厚，裏層皮上下，生有不少隆起的肉齒，並還大小伸縮，無不如意，靈括非常，上下顎骨，也似可以伸縮，東西無論大小，先用獨具的真氣猛吸，到了口邊，上下裏層皮，立翻向外，由上面肉圍吸盤，將其緊緊吸住，和粘住一樣，上下利齒，隨即前伸，一齊啃咬，無論人獸，祇被吸去，絕無幸免，正覺凶惡奇怪，向樹後黑摩勒，指點述說，不料怪物，竟會還敬，相隔既近，來勢又急又準，清緣正在側臉說話，一時疏忽，沒防到有這等猛惡，如非幼得仙傳，耳目靈警，一聽轟的一聲，不及回看，先自飛起，幾被那木樁，打個正着，就這樣，腿上還中了兩下碎屑，打得生疼，換了常人，也是骨折筋斷，形勢比剛才，躲那怪物所噴水柱，還險得多。那木樁由清緣腳底，擦着一列矮樹枝梢，向上斜飛，直撞到右側，山石上去，祇聽刷的一片急音，跟着碎咬兩聲大震，所撞之處，立被撞裂了一大片，碎石紛飛，火星四濺，那木樁也被震裂，散成了好幾塊，清緣不由怒起，戟指喝道，我本心還想，容你多活一會，誰想孽畜，如此兇惡，說時，怪物也是怒無可洩，恨到急處，竟由洞底，沿壁走來，這一灘水，勢子雖然較慢，却也不在尋常陸地生物以下，

尤奇是，澗岸皆石，形勢陡峻，怪物長大身重，看去有點費勁，竟能用腳掌，踏壁而駛，好似掌心，也有極大吸力，六足同駛，晃眼便近岸上，清緣說完前言，方要下手，黑摩勒看那形相，滑稽可笑，一面握劍，縱身閃避，口喊小師姊，容他上來，看他陸地上，還有什花樣，再殺不晚，話未說完，怪物前身，已冒出澗岸，一丈五六，祇下半身，尙附壁上，身上鱗皮亂動，又在蓄力運氣情景，清緣知他利害，兩下相隔太近，前半身往前一搭，便可與人挨上，有了前車之鑒，恐防疏失，揚手一道青光，飛將出去，怪物前半身，既直且硬，祇用力時，可以略灣，非到中段，不能折轉，此時身附澗壁之上，頭已冒出老高，無如未當中段，可以轉折之處，澗壁上半，土多石少，而又鬆軟，滿生苔草，不似崖石，可以吸住，身重力猛，連上連滑，眼看仇人就在前面，頭灣不下，急得六隻腳底亂登，不住運氣提力，好容易，將那一片壁土登落，後足吸到實處，正準備用那前半長身，擺向澗岸，支住身子，再往上竄，祇稍爲冒起二尺，便可報仇雪恨，那知死星照命，他這裏，身方高起數尺，大樹幹也似的，前半硬長身子，剛待下壓，還未及與仇敵對面，清緣手中的劍，恰也飛到，朝怪物攔腰一繞，立作兩段分家，怪物力大絕倫，勢子又猛，加以痛極恨深，一心認準前面仇人，身子一斷，立隨下壓之勢，連甩帶竄，奮力朝前，成一弧形，往清緣飛射出去，清緣早看出怪物，雖極猛惡，氣候未成，內丹又失，伎倆有限，已然誘離巢穴，上了澗岸，不怕他再逃走，憑着師傅飛劍，一下便可了帳，又知怪物，已然誘離巢穴，上了澗岸，前身僵直，只要不與怪頭直對，便

無足爲患，心中拿得頗穩，却沒防到，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臨死餘威，尙有如此凶猛，來勢萬分急驟，兩下相隔太近，事出意外，本來多快身法，也難躲閃，這一下，休說被怪物的頭，撞向胸前，一口吸住，咬緊不放，萬無幸理，便被那重逾千斤，又堅又韌，滿佈密鱗的怪身，當頭壓下，以清綠的功力，縱不一定，打成肉餅，也是凶多吉少，受傷決所難免，總算五行有救。怪物被飛劍，攔腰斬斷以後，痛急神昏，祇顧朝前拚命，用力急竄，去勢本就太猛，加以後半身，過於沈重，這一中斷，前半身，立輕了十倍，用力再猛，越發輕急，沒有準頭，竟由清綠頭上越過，清綠立處，正當弧形之中，不特未被壓倒，連怪物斷身後面帶起，一股瀑布似的碧血，也因飛劍神奇，一繞即斷，怪物竄起太急，快過頭時，血方噴發，再吃斷身一帶，一點不曾沾上，清綠剛指劍光，將怪物斬爲兩段，猛覺腥風壓頂，面前藍光亂閃，知道不好，再招飛劍，回來護身，已是無及，百忙中，剛把身子，往下一矮，趕即往側一閃，猛運內功，將全身真氣，貫向右臂，準備萬不得已，擋他一下時，耳聽呼的一聲急響，怪身已自頭上飛過，不禁心驚，暗道好險，一面黑壓勒，本照清綠所囑，閃向崖側，一塊山石後面，二人相隔，祇得三五丈，爲防萬一，手握靈唇劍，並未還匣，旁觀者清，目力又好，一見怪身斬斷，照清綠頭上，飛壓下來，知道不妙，偏巧身立較後，迎禦較難，一時情急無計，縱向前去，舉劍往上一撩，不料怪身來勢，比他快得多，不等縱起，已由人頭上飛過，祇劍上芒尾伸處，撩中了一點後梢，且喜清綠已然脫險，好生欣慰，怪物目光甚銳，前半段長

身，本作弧形下射，空中瞥見，仇人已下面飛過，知道撲空，偏又收不住勢，不能回頭反噬，情急暴怒，神智更昏，凌空奮力一挺，同時，斷身後梢，又吃黑摩勒，劍尾光芒撩中，斜斷了一片下去，痛上加痛，身不由己，這一挺，愈發加了力量，立由垂虹下射之勢，變彎爲直，怪頭往起一昂，筆直往前射去，去勢越發加急，斷梢上面，暗藍色的碧血，沿途飛洒，所過之處，洒成了一條血路，怪身直竄出去三四十丈，二人恐其靈性未失，忙同趕將過去一看，對面恰有一片平削山崖，怪物正撞其上，崖石被撞裂了一個大坑，怪口如筒，緊緊將石面吸住，宛如釘在上面，又似橫生着，一株斷樹幹，絲毫不能動，後梢血水，仍和湧泉一般，突突亂噴，五隻怪眼，全都怒凸，依然凶光四射，猶厲怖人，口邊殘石紛裂，已然死去，失了知覺，知是適才痛暈神昏，急怒攻心，見物猛吸亂咬，誤把崖石，認作仇敵，緊緊吸住，伸出利牙緊咬，以致石面，也被咬碎好些，可是勢太猛急，身已斬斷，祇剩一點殘餘本能，任憑頭皮，多麼堅強，經此崖石猛撞，也禁不住，雖得緊吸其上，心氣一散，咬啃不了幾口，隨即畢命身死，二人見狀，也自駭然，各用仙劍，一陣亂斬，成了一堆肉泥，連石面，也一齊削下，由清綠用飛劍，就地掘一深坑，將殘屍埋入，上壓巨石，重又趕回澗旁。見怪物下半身，斷椿冒出澗岸，尚有三尺，六隻富有吸力的怪腳掌，依然戴着那芋形重軀，緊吸澗岸，削壁之上，那中腰轉折之處，尚在斷椿之下尺許，正搭緊在岸上，甚是堅牢，黑摩勒爲試怪身皮鱗，到底有多堅強，隨手拾起一塊碗大石頭，用力照準斷椿打去，祇聽搭的一聲，

竟未動搖，石塊反被激擲出老遠，怪物後半身子碩大，又未移動，腔內鮮血的最更多，祇管骨朵朵，往上亂冒，噴發不已，血作暗藍，微帶一點紫血，見風落地，立變翠綠，二人常時，祇覺血色鮮明，翠綠好看，也未在意，又忙着要走，仍由清綠，用飛劍將屍身斬落，好在下面澗水甚深，水勢猛急，深山無人，任其衝擊消化，連埋也未顯得埋，事完，清綠又將那粒內丹取出，遞與黑摩勒道，此是芋蛇真靈之氣，孕育成的內丹，我聽師叔說，大有用處，尤其是辟毒，具有奇效，莫要輕視了他，我們耽延時候不少，無暇詳談，鐵船頭事完，上路再說吧，黑摩勒因怪物，乃清綠所殺，還欲相讓，清綠執意不收，說物各有主，此實是你發現，再者，我拿他無什用處，你却用處甚大，情如一家，無須客套，黑摩勒祇得接過一看，黃光浮泛，甚是晶瑩，捏去微軟，比前已堅硬許多，輕飄飄的，另具一種，從未開到過的異香，知是異寶，隨口謝了，揣向懷中，二人隨即上路，往鐵船頭趕去，還未走到，便由谷口樹隙中，遠遠望見，谷盡頭處，烟塵溶溶，彩霧瀰漫，風向是由谷裏面吹來，谷口一帶，時見一縷縷的彩烟，搖曳空中，夕陽影裏，五色鮮妍，甚是好景，清綠知是各類蟲蟒，所噴毒氣，便對黑摩勒道，這些烟霧，多是奇毒無比，你雖持有辟毒之寶，仍以小心為是，大師姊他們三人，想必是在崖上等候，我們還是由崖上面，繞走進去吧，說罷，二人便由谷口，縱躍上崖，沿崖頂，行近中部，往前一看，那條峽谷，竟有十幾里深，當中一片盆地，盡頭處，是個死谷，近底十數丈，兩邊崖勢，突然往裏束緊，改成一條直衝，兩邊崖頂，齊平相向，漸漸往

前高起，直到谷底橫壁，極似兩條船舷，那谷底便是船頭，怪物巢穴，似在船頭下面，谷底崖洞之中，遠望一大黑洞，四外山石，狼藉星列，好似怪物，新近才裂山穿穴而出情景，中部盆地，大有二三百畝方圓，這時，已被蛇蟲猛獸，佈滿其上，乍看烟塵浮動，腥血四溢，細一注視，都是各依其類，有的，各自盤做一堆，有的，各自踞伏地上，行列分明，一齊頭向谷底一面，最前面是蛇蟒，和蜈蚣蟻蝮之類，毒物野獸，行列最後，絲毫不見混淆，雜亂，爲數之多，直不以數計，越近中心一帶越密，中心和來去兩條直路，却是空的，最奇怪是，那麼成千累萬，平日彼此單獨相遇，立起惡鬥殘殺的，蟲蛇猛獸，同聚集在一個廣場之上，竟會互不相擾，靜悄悄的，泥塑木雕，呆列如死，只獸羣裏，因爲數多，還微聞到，一種咻咻鼻息之音，餘下竟聽不到一點，別的聲息，中間地上，雖無蛇獸盤踞，却紅紅綠綠，散流着好幾灘鮮血，也見不到怪物，藏伏何處，玄玉江童三人，也無踪跡，心想這許多蛇蟲猛獸，俱都救死不遑，看神氣，只是甘心送死，已不會自相殘殺，再起爭鬥，似此靜寂戰慄情景，怪物當已出現，怎會不見踪影，如說未出，中間地上，怎有許多污血，方自四顧疑怪，猛覺身後，微微有人呼喚，回頭一看，正是玄玉，藏在身後，一株大樹後面，朝着二人，直打手式，令其速往相就，忙同趕過，正要開口詢問，玄玉搖手止住，領了二人，一路掩藏着，往附近不遠，一塊兀立崖上的，怪石後面走去，到後一看，江童二人，也都在彼，面色都成了鐵青，好像大病初愈情景，二人悄問怎會在此，怪物出來了麼，玄玉悄聲答道，出是業已出來

過，這東西，想是以前，吃過人的大虧，成了驚弓之鳥，端的靈警非常，剛才出來，殘殺生物，我們先在對崖，朝下觀看，正看在熱鬧頭上，因為童師弟不留神，無意出聲，怪物抬頭，看見崖上有人，立即向上作勢，似要對我們撲來，我一時疏忽，看出怪物，行動矯捷，疾如飄風，事出預料，他那惟一對頭，斷尾怪蛇，尚未尋來，既想等他，兩下拚命惡鬥，坐收漁人之利，又以下面，惡毒蟲蛇太多，欲借他的暴力，除去一些，不想當時下手，更恐打草驚蛇，難於搜戮，忙把江童二弟，一手一個挾起，縱遁光，往谷口一面，暫且逃退，那知這東西，真個詭詐陰毒，想是知道常人，不會來此，他那上撲之勢，竟是假的，並未真起，並還似認得我的來歷，我剛縱遁光飛退，他不但沒追，反先逃回洞去，這還不說，最可惡是，他一逃退，我們自然停住，正觀察間，他突由穴口裏面，把那口中毒氣，潑風暴雨一般，朝我三人噴來，變生倉卒，只管躲避得快，仍然沾染了一些，我雖無事，江童二弟，却幾乎吃了大虧，先前口中煩渴，頭暈心煩，甚是難耐，後把雷姑婆，所贈梅子，含在口中才把毒解去多，半人雖清寧，渴也止住，此時面色，尚未復原，我料怪物，一時不會出來，不肯冒失，深入他的巢穴，知他目力極為敏銳，借着江童二弟，中了點毒，各喊頭暈煩渴的題目，口中含上梅子，隨即將機就計，令其假裝毒重暈倒，我也裝着驚惶，雙手挾起江童二弟，假作二次逃退出谷，到了谷外，再由這面崖上，偷偷繞回，在此埋伏，等已好大一會，怪物雖未再走出，但他多年封禁，初次出頭，貪饒之慾，未曾滿足，此時正在裏面，狂噴腥香毒氣，怒嘯發威洞

外，只稍爲有點響動，便在裏面，暴跳如雷，嚇得崖下，環守着這許多毒蟲蛇獸，連個大氣，也不敢喘，又待了一會，那條斷尾怪蛇，忽然趕到，先由谷口飛入，和箭一般，凌空筆直，射進來，更不見有絲毫停頓，隔老遠，便吐着極長的信子，一到，便往怪物洞中投去，過時，祇聽下面，呼的一聲，一條紅影，便自眼底一瞥而過，未及看真，便飛入怪物洞內，現在二怪，似正在洞中，惡鬥方酣，你二人來時不曾被他看見，否則，他料定我們，爲了除他而來，更不會出現了，以我觀查，我以前幾次搜殺未得如願的那條斷尾怪蛇尚非洞中怪物之敵，再隔一會，不是被殺，便是兩敗俱傷，一輕一重，這兩毒物，均極狡猾，看情勢，怪蛇今日，應該惡滿伏誅，尙不知我來此，也許洞中怪物，得勝之後，故意放他逃走，以試有無敵人，在外伏伺，我們見了怪蛇，如若追截，他必潛伏不出，好在我已在他歸途，設下埋伏，自會入網送死，不妨由他自去，洞中怪物，待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必以爲適才三人，中毒甚重，均已逃走，安心適意，出來吞噬洞外這些，蛇獸毒物，你們請看，洞外這些猛獸，常人遇上，已難活命，更有那多毒蛇大蟒，平日爲害方太太，要想掃除，是極難的事，好容易，遠近數百里內，窮凶惡毒之物，被怪物引了來，聚在一起，又是自甘送死，決不逃退，正可假手怪物將其除去，縱不能全數消滅，內中一些最利害的，決被怪物，先行殺死，難逃活命，我們一面設法，斷了怪物歸路，一面等他殘殺得差不多時，再行下手，豈非一舉兩便，說時，衆人遙聞谷盡頭，怪物洞中，騰撲之聲，時起時歇，勢甚激烈，中間雜以兩種，極淒厲猛惡的異

聲，十分刺耳，令人聞之心悸，似這樣叫嘯騰撲了五六次，最後一次，聲勢較前，愈發猛烈，始而聞得尖銳的厲嘯，到了後來，好似雙方，糾結在一起，互肆毒吻，啃咬仇敵，由厲嘯，又變成一種，急遽慘厲的啞聲，那騰撲之聲，也自停歇，不時聽到，形似有什重物，在洞底滾轉撞擊，隆隆作響，每響一次，啞聲也越發慘厲急銳，洞外排列守伺的，蛇獸中，有幾條特大的，蛇蟒之類，身長幾達十丈以上，看去猛惡無比，聽了二怪相併惡鬥之聲，竟會嚇得亂抖，別的毒蟲猛獸，更不必說，看去都是戰兢兢，膽寒身顫情景，爲數太多，互相皮鱗爪牙，一起顫動，無形中，又起了一片，悉悉率率的騷音，與洞中鬥聲遙遙相應山谷回音，大是聒耳，加以毒霧如雲，瀰漫谷中，腥風陣陣，刺鼻難聞，襯得形勢，分外險惡，衆人正看之間，猛聽洞中，一聲厲吼，跟着又是一聲慘嗥，由洞口內竄出一條怪蛇，想係重創之慘敗之餘，筋力乏疲，已沒來時迅急，洞中怪物，並未追出，那怪蛇周身，作紅紫色，粗約七寸，長約兩丈，比洞外蟠的，兩條大蟒，要小得多，尾梢早已被人斬斷，傷愈以後，由那斷處，長出一個，菌形肉球，顏色紅鮮鮮的，隱隱泛光，似曾被仇敵抓傷，上有兩條，暗黑影子凸起，一處已被，沿途留着，粉紅色的毒血，十分鮮豔，蛇身中部粗壯，往上漸細，蛇頭獨大，作鷄口形，頂上有一鮮紅芒形肉冠，蛇頸兩旁，各凸起一個，碗大肉包，行動之間，氣鼓鼓起伏不已，口裏吐出，虎虎之聲，生相獷惡非常，出時，怪首高昂，目光如電，凶芒四射，全身祇近尾部，有兩三尺着地，兩頭上翹，一高一低，略似乙字形，向前疾駛，洞外所有毒蟲

蛇獸，見怪蛇出現，好似害怕已極，抖顫之勢愈烈，怪蛇始而理也未理，等快過完那片盆地，條的旋轉蛇身，仍是前形，停立地上，朝着那些，成羣排列的，蛇蟒毒蟲，張開毒吻，紅信焰焰，呱呱叫了兩聲，衆蛇蟲立即噤伏地上，不再動轉，怪蛇似覺自己，鬥敗失勢，無什答理，益發暴怒，頂上芒形肉冠，突然挺高尺許，又怪叫了兩聲，二目凶光，便往蛇蟲隊裏射去，內中祇一隊蜈蚣，伏處較近，內有幾條大的，其長竟達五尺以上，先是身子縮短，由大而小，排成行列，伏在地上，隨同衆蛇蟲，一齊抖顫，自從怪蛇一回身怒吼，便停了抖顫，身旁兩行短足，連同前後鈎鉗，同時伸開，舞爪張牙，大有蓄勢待發之狀，及至怪物，二次發聲怒吼，目光一掃向蜈蚣隊裏，內中一條，首被觸怒，騰身暴起，兩行知足，一齊划動，由相隔兩丈以外，平空飛起，箭也似疾，直向怪蛇頸間飛去，雙方天性，原本相尅，照例十與一之比，蜈蚣身長，只在九寸以上，丈許長蛇，遇上便少有倖免，不死必傷，這條蜈蚣長逾四尺，寬也尺許，如以雙方長短來計，怪蛇非死不可，萬無生理，那蜈蚣周身，赤紅如火，飛在空中，身上又閃動着一片，紫藍色的燐光，前面毒吻怒張，毒牙森利，口中狂噴着，墨綠色的毒烟，舞着火一般的鈎鉗，目中凶光，映日生輝，看去形相，十分威猛，凶惡可怖，勢又急如飄風，衆人伏身石樹後面，往谷中偷看，多以爲物性各有尅制，照此情形，蜈蚣所畏，乃洞中怪物，並非畏蛇，這時，怪物未出，一經激怒，突發凶威，怪蛇就算不爲所殺，也必落個兩敗俱傷，那知事竟不然，眼看蜈蚣，身子騰空，朝怪物夾頸飛來，怪蛇見狀，一毫不

動聲色，等快相接，忽將長身，往下一矮，看似退避情景，緊跟着將頭一低，又猛迎將上去，雙方勢子，都是迅疾非常，蜈蚣原是想咬怪蛇，七寸致命所在，已然飛臨切近，張口要咬，怪蛇在後退縮，不禁暴怒，兩列短足一划，身子一面往前猛竄，一面乘着前撲之勢，覷準蛇頸便咬，其勢愈急，滿擬萬無一失，不知怪蛇，故意誘他上當，不但不是真躲，反到迎上前去，可是頭已低下，將蛇頸要害避過，蜈蚣收不住勢，這一口，正咬緊在蛇頭，芒形肉冠上面，乍看彷彿將蛇頭咬住，佔了上風，再一細看，那麼長大凶毒的蜈蚣，竟中了蛇毒，緊緊咬附在蛇頭肉冠上面，不能自拔，上兩排密層層，鐵鉤一般的短足，還在亂抓，抱緊蛇身，似欲拚命，晃眼功夫，更自昏迷如死，兩排短足，忽然無故紛紛脫卸，落了一地，待不一會，蛇頭往起一甩，蜈蚣立被甩脫，兩邊短足，已全脫落，只剩一個光身子，仰面朝天，斜搭地上，肚腹當中，有一茶杯大小的洞，血似被蛇吸盡，微流沁着紫色血水，那第二條蜈蚣，與頭一條好似一對，又似衆中之主，老早便在發威，腳鉗齊動，悉率亂響，覷準怪蛇，作勢欲起，同類一死，愈發暴怒，怪蛇頭上肉冠，自被蜈蚣一咬，越發肥壯鮮明，得勝之後，態更安舒，不時低頸，用那鷓鴣形毒吻，向地上啄那蜈蚣斷足，每啄一節，只在口邊略啣，口中紅信，略一伸縮，便卽甩向一邊，並未真個嚼吃，似這樣，啄了七八下，第二條蜈蚣，見同類慘死，仇敵還在飽啄殘肢，好似忍耐不住，想要上前報仇，只是方法不同，不似頭一條，飛身竄起，朝前猛撲，臨敵以前，先將頭左右連擺，口中發出極低厲的怪聲，然後目注仇敵，

緩緩前進，下餘千百成羣的，大小蜈蚣，跟着紛紛移動，一齊緊隨在後，行動均緩，如臨大敵，甚是間整等到行近怪蛇，約有兩丈，一齊停住，爲首一條，又急叫了兩聲，全體目中，齊射凶光，注定蛇頭，身子頻頻伸縮，雙鉗連揮，兩邊密足，不住舞弄，怪蛇似知仇敵，勢衆難侮，也頗持重，把個長頸，往後一灣縮，先把頸間要害護住，再把滿蘊閃光的毒眼，注定那羣蜈蚣，兩下相持，不到半盞茶時，爲首蜈蚣，倏地將口一張，首先噴出一股黑氣，身側身後，一些次大的同類，也各相繼，由口裏噴出，紫黑二色的毒氣，共有二三十股，劍也似疾，齊朝蛇頭射去，怪蛇見狀，身子益發縮緊，也把口一張，噴出一股濃綠色的毒氣，將那黑氣抵住，雙方都是狂噴不已，兩不相下，正相持間，爲首蜈蚣，忽將身上環節，一曲一伸，毒吻微一開合之間，猛又噴出了一粒，酒杯大小的紅丸，奇光四射，火球也似，由黑烟中，朝怪蛇打去，怪蛇好似此舉正合心意，口中一聲怪叫，突然往裏一吸，本來雙方勢均力敵，互相抵禦，用力甚巨，稍爲疏懈，便易被仇敵攻進，其勢甚急，這一改進爲退，蜈蚣這面，阻力忽去，再加蛇的猛力一收，去勢急上加急，蜈蚣所噴，那粒內丹，宛如彈丸飛射，往蛇口投去，等到蜈蚣，覺出此舉上當，已自無及，蛇口張處，那粒內丹，帶那二三十股黑氣，業被全數，吸入腹內，蜈蚣見狀，似是情急萬分，爲首一條，首先不顧性命竄起，老遠便張着，鮮紅血口，伸出口邊毒鉗，照準蛇的頭部撲去，無如這次，怪蛇防禦更緊，頸部向後彎曲，頭再往下一縮，恰似一個，縮了頸的公鷄，將蛇頸要害護住，一面早安排好，殺敵之策，再

把仇敵內丹一收，益發操了勝算，一見爲首蜈蚣迎頭撲來，似知仇敵，伎倆已窮，連身子也未動，後面大羣蜈蚣，也隨着爲首一條，相繼紛紛飛起，眼看雙方，就要接觸，那蛇忽然把口一張，噴出一股，箭也似激的毒氣，正噴在爲首一條的頭上，那麼長大凶惡，來勢猛急的蜈蚣，竟和中了彈丸相似，當時打落下來，激撞出兩丈多遠，仰翻身，落在地上，只頭和兩排腳爪，略一舞動，便自而死，不再動彈，畢竟蜈蚣對蛇，天性尅制，祇管爲首兩條最大的，遭了慘死，不特不稍畏懼，同仇敵愾之心，反而更加熾烈，連後面隨來那些，只有七八寸，尺許不等的，大羣小蜈蚣，也齊發動，爲數何止千百，一條條和瘋了一般，爬的爬，竄的竄，紛紛毒吻齊張，毒鉗伸舉，朝着怪蛇，飛駛上去，這一展開陣勢，越顯衆多，把當中一片土地，全都佈滿，一時毒烟滾滾，腥風怒鳴，藍紫色的，百腳環節，映在新陽光中，閃動起千層彩浪，其密如織，當頭一排三三三條次大的，身子也有二三尺長短，已和飛蝗一般，撲向怪蛇身上，有的張口緊咬，有的通體附繫在蛇身上，爪牙齊施，粘在上面，因數太多，蛇只一條，任多靈活凶猛，也是照頭不到，身又不甚長大，除却幾條，撲向頭部的，被蛇仍用煎法，噴出毒氣，打落出去，跌翻地上，死掉以外，晃眼功夫，上半身，全被蜈蚣佈滿後面的，仍在來之不已，由上下視，宛如一根蟠龍彩柱，映日生輝，甚是好看，這些蜈蚣，俱是立意拚命，上來咬鉗，極爲猛烈，大有與蛇同歸於盡之勢，那蛇仍似不怎在意，只把一對凶睛，注定後來那些飛蜈蚣，見一個，噴一個，雖然一噴，蜈蚣必死，始終全神貫注，不稍鬆懈，對

於上粘附，鉗咬不放的，却如未覺，一直未加理會，蛇身漸漸越附越多，看去身上，已無隙地，後來的無可咬附，便往後半斷尾，肉球一帶，咬摸上去，那蛇到此，方覺難耐，突然凶威暴發，兩腮怒鼓，身子立即暴漲，粗出約有半倍以上，緊蹙着通身顫動，微微一振，上半身粘附的，許多大小蜈蚣，立被振落，紛紛離體，倒翻着，飛舞出去，蛇身附近，兩三丈方圓以內，縱橫狼藉，遍地都是蜈蚣，這些被振落甩跌出去的，也作為首兩條一樣，落在地上，稍為掙扎，進了兩迷，十九都是未曾落地，先已毒發身死，只身上精血，未被怪蛇吸去，不似頭兩條身子，變成空殼罷了，蛇雖佔了上風，身上被蜈蚣，口咬鉗夾之處，也立時腫起了許多，大小長短不等的，肉包肉崗，周身都是，體無完膚，有的還有紫黑色的血水，溶溶外溢，通體花花綠綠，甚是難看，衆人雖在高處，又是上風，兀自覺着，腥穢之氣，刺鼻難聞，那蛇身受鱗傷，反到精神煥發，凶威較前愈盛，這時，凡在二尺以上的蜈蚣，已然死盡，剩下許多，尺許內外的小蜈蚣，見同類紛紛慘死，直如未見，依舊發威急進，爭先撲噬，前仆後繼，絲毫不見畏縮，蛇頭始終貼緊頸間要害，任其撲噬，只兩腮不時怒鼓，上下身挨次，頻頻振動，這些小蜈蚣，氣候自更有限，多半剛撲到蛇身上，咬了一兩口，兩列短脚，還未得抱緊，便被振跌出去，死於就地，甚而還未飛近蛇身，便吃由蛇身振落出來的，那些同類，迎頭一撞，互相扭抱跌落，連帶也中了蛇毒，而這些同類，大都毒重昏迷，痛癢難禁，撞上便拚命抱緊，亂鉗亂咬，更分不出是敵是我，想要掙脫，直是萬難，在地上，翻騰滾轉了一

陣，便同歸於盡，內有好些，似乎比較狡猾，同類爭先擠撞，滿空滿地亂飛，擠不上前，便捨了正面，便由兩旁，繞將過去，不往上竄，連朝蛇的尾部咬去，那知此蛇，通身皆蘊奇毒，最毒之處，就是蛇頭肉冠毒吻，尤利害，是那尾梢上面的肉球，先又吃洞中怪物抓傷，口正流着奇毒無比的血水，不論蟲獸，沾上就死，這些蜈蚣，原也志在拚命，是往尾部進攻的，往肉球上撲噬的居多，於是上一條，死一條，越附越多，漸成了蜈蚣包沒的，一個大彩球，衆人在山上，見此凶毒殘酷的景象，方在相顧驚奇，洞中怪物，生性多疑，尤恐洞外，伏有尅星，故放仇敵逃走，沒有追趕，自在洞口，潛伏窺伺，及見洞外，無人出現，仇敵竟在肘腋之下，大肆凶威，蠶食自送上門，就要到口的美味，不禁暴怒起來，怪物刁狡異常，就這樣，仍不甚放心，先在洞中，怪聲怒嘯了幾聲，意在試探，洞外到底有人沒有，然後突然追出，致敵於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些先前排列最後，尙在途中，還未得撲近蛇身的小蜈蚣，尙有好幾百條，殘餘未死，正在紛紛前馳之際，忽聽怪物在洞中，連聲吼嘯，由不得骨軟筋酥，不能轉動，全數停伏就地，又和先前一樣，嚇得索索亂抖，蛇聽怪物嘯聲，知道強仇大敵，晃眼追出，先前逃走，本非甘伏，這一飽餐之後，精力大加，心胆力壯，不特沒有逃意，反倒激起復仇之念，當時暴怒起來，長尾甩處，尾梢上，許多粘附着的蜈蚣，先似暴雨一般，洒向前去，再一眼，瞥見面前，聚着許多蜈蚣，俱都僵伏地上，不禁又動凶殘天性，鷄形蛇頭，倏地往起一昂，呱的一聲怪叫，長信伸處，立由口裏噴出，一片毒氣，直向蜈蚣羣中

射去，這些都是殘餘的小蜈蚣，最大的還沒二尺長，氣候有限，如何禁受得住，又受洞中怪物鎮嚇，膽落身僵，一條也未逃跑，全被噴中，當時中毒暈死，腥霧迷濛中，怪蛇行動至快，長身一擺，便即駛近前去，蛇頭往下一低，立似餓鷄啄米一般，往衆蜈蚣，頭腹等處，一陣亂啄亂咬，專吃蜈蚣的腦子，和腹中膏血，都是咬啄上一口，隨即棄去，那蜈蚣便祇剩了一個空殼，只見蛇頭亂點不住起落，死蜈蚣的軀殼，隨同四外飛擲，遍地狼藉，凶饕已極，晃眼功夫，二三百條蜈蚣，便去了一半，此時，洞中怪嘯之聲，忽然停止，怪蛇啄咬愈急，童興悄告清緣，怪物還不出來，這等腥穢之氣，久了，實是難耐，玄玉方在搖手示意，不令一聲，以防怪物警覺，忽聽谷盡頭，危崖之下，呼的一聲，同時，下面一亮，由那石土雜亂的，暗洞之中，飛也似，竄出一個怪物，衆中清緣，黑摩勒，因來得晚，尙是初見，那怪物，遠看形如一條，海產星魚，行動矯捷，其疾如風，身上發着好幾處，綿黝黝的亮光，互相明滅閃變，看不甚真，及至臨近，才看出怪物，身作五角星形，只前面凹裏，突出一個，半邊扁饅頭形的怪頭，上生血盆也似的闊口，一排茶杯大小的怪眼，和一個凸出如墳的，三孔大鼻，周身漆黑，上面密壓壓，疊滿寬約尺許，長還不足一寸的堅鱗，每片俱能翕張自如，每一走動，閃起千萬片，水也似的波紋，中間體盤約有七八尺方圓，那五個星角，分向五方突出，由身到角尖，約長一丈三四，前面兩角，因夾着一顆怪頭，看去彷彿稍短，每條近身之處，寬約二三尺，往前漸漸縮細，上下兩面，各生着許多，大小吸口，近尖一段，稍爲展開，寬約尺

許，邊上生着五根鉤爪，甚是堅利，當中並有一個，星形口眼，發出綠色暗光，互相揮舞，起落不停，沒有腿足，走起路來，便用這五根上附鉤爪，長鞭也似的，五條星角挨次着地，此起彼落，在地上，翻滾過去，又似龍飛，看去靈活已極，未出現前，那等小心遲疑，等一出動，那來勢之猛惡迅速，真是少有，在地上滾轉起來，也辨不清，頭尾腳爪，只是亮光閃閃。一大團，墨綠色的影子，電馳星飛，往蛇前，照直捲去，那蛇也似早有準備，未等怪物出現，先就停了啄食，剛把上下身，盤作了一堆，只怪噴露出二尺，頭上肉冠高昂，兩腮越發怒鼓，凸出老大兩半團，那條長着肉球，斷了後梢的秃尾，却伸出身軀以外，約有三尺，將肉球柱向地上，通身皮鱗一齊顫動，起伏不停，一對凶睛，光如電射，遠遠注定怪物，所居洞口，作出以靜禦動，蓄勢待發之狀，他這裏，剛擺好陣勢，怪物也突由洞中竄出，潑風也似，急滾而來，因是一動一靜，兩下相去頗遠，蛇始終目注仇敵來勢，毫未動轉，身子却是縮得緊緊，眼看怪物，駛臨切近，兩下相去，只得兩丈，轉瞬就要撲上蛇身之際，怪物突把來勢一收，看那意思，彷彿也另具有制敵之策，剛將勢停住，五面星形肉角，同時向外舒展之際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蛇先在洞中，想是吃過怪物苦頭，這次已換了方法，不等仇敵停住，將尾肉球，猛地地上，一柱的勁，全身立似一條長鞭，斜着向上，往前暴伸出去，緊跟着，尾梢也自離地竄起，朝那怪物竄將過去，兩下本是迎頭相對，蛇竄却高，蛇頭離地，竟達四五丈，到了空中，忽把身子一彎，改作頭下尾上，往下射來，意思似要越過怪物，前面扁頭，去

咬身後，那條似尾非尾的，星形肉角，勢絕迅速，疾如電掣，那知他快，對方也自不弱，前面兩條肉角尖梢，微微往地上一沾，立即騰身而起，兩下勢子，都極猛快，誰也不及收勢，蛇見弄巧成拙，知道不妙，呱的一聲怒嘯，迎頭一口毒氣噴下，同時，蛇頭往上一抬，欲待避過，已自無及，就這全身凌空，略一蜿蜒騰挪之際，怪物已自仰面朝上，猛迎上來，恰好接個正着，兩邊四條星形肉角，合抱攏來，將蛇身上半段抱住，上面大小吸口，立生威力，吸緊蛇才，同時，身後兩角，也搭向蛇的下半段，同樣由角上肉盤吸緊，那壓力大無比，利害猛烈的毒蛇，竟被這五條，星形肉角，扯了一個挺直，只剩蛇的一頭一尾，前後左右，亂搖亂擺，掙扎不脫，吧噠一聲，一同落向地上，蛇力原大，無如怪物更猛，蛇身偶然掙彎了些，晃眼又被怪物挺直，最怪是蛇自噴過一口毒氣之後，竟不敢和怪物的頭相對，却把蛇頭，抵向怪物顎下，芒形肉冠，搭向怪物口邊，一面伸出長信，往怪物頸間亂點，雙方抵得緊緊，怪物落勢太急，身已翻轉，也不做理會，兩下幾於合為一體，就地相持，雙方好似各有短處，全都不敢放鬆，急切間，也看不出是什用意，都是在使足全力，拚命相持，約有半盞茶光景，那蛇看去，漸漸勢萎，暗中却潛運氣力，候地身子一變，猛又一挺，怪物驟不及防，雖未被牠掙脫，竟吃帶着，連身騰起，翻轉過來，由此便滿地滾轉起來，似這樣，苦鬥了一會，那蛇終敵不過，怪物的神力，一下吃怪物翻在上面，經此一來，益發失勢，休說騰起，再想翻轉都難，只急得呱呱亂哼，衆人見怪物，將蛇吸緊，制伏在地，一聲未出，通身皮肉，不住

鼓動起伏，知是時候，玄玉便令衆人，按照預計行事，由自己去斷怪物歸路，清緣，黑摩勒，江明，童興，四人，仍守崖上，各人先認好了，下手方向，以便到時，一齊發動，玄玉分配停當，剛剛飛走，忽聽下面，怪物一聲怒吼，五條星形肉角，立即鼓脹，比前大了半倍，一齊作勢，用力往外一分，那蛇被怪物，肉角上面吸盤，將身吸緊，壓在底下，暗中原在打算，脫身之策，一聽怪物，發威怒吼，自知無幸，正用力猛抵怪物頸頸，一面暗中運力，想要脫卸時，只聽的一聲厲響，怪物五條肉角揚處，蛇皮立被分裂，全數分爲好幾片，連那半段，帶有肉球的尾梢，揭將起來，甩向四面，同時那蛇，只剩了火也似紅，鮮血淋淋。一條血身，帶着近頸二三尺長，兩三片未斷的殘皮，一聲慘叫，乘隙往前面，仰着身子，斜行向上，猛竄出去，那蛇也真猛惡性長，身上皮鱗，除頭部外，全被怪物撕揭了去，勢子依然未衰，迅急異常，這一竄，約有五六丈高，凌空一挺，身子先自翻轉，就勢箭一般，又猛竄出，十來丈遠近，正下落，怪物原意，一舉將蛇，扯裂數段，不料蛇會脫殼，而那五條，星形肉角，俱正用力外甩，胸前門戶大開，竟吃乘隙遁走，怪物也真矯捷，一見蛇逃，一聲怒吼，就着五角外甩之勢，往下一搭，略爲沾地，立即騰空而起，追上前去，衆人見怪物，五條肉角，一齊展開，飛在空中，宛如一隻怪鳥，張翼急飛，蛇身還未着地，便被追上，當頭罩下，前面兩肉角，往下一抄，便將蛇的尾部撈住，那蛇頭下尾上，正往下落，見落敵手，自是情急，前半身立即避開怪物後面三角，就勢昂頭反捲而上，一面猛噴着毒氣，照準那怪物，

口內竄去，那知怪物對於自送入口之食，竟不領情，後兩條肉角，往外一招展，突然高起數丈，同時，前兩角，緊持蛇身，凌空一抖一甩，蛇當重創之餘，尾部被仇敵擒住，早落下風。又是往上仰翻，自然種種吃虧，並且怪物吸口，緊附擒處，還在猛吸他的精血，那禁得住這一抖一甩。當時前半身，往下一垂，怪物後面一條肉角，跟着撈將過來，一下撈住蛇頸，挽了個結實，這次更不往下墜落，就用前後三角，吸緊蛇身，在谷中心，那大片盆地上面，招展着另兩條肉角，飛翔起來，嚇得下面羣伏待命的，各類毒蟲猛獸，全都戰慄瑟縮，不敢仰視，那蛇皮鱗已去，僅剩肉身，吃怪物肉角吸口，一陣猛吸，便把精血吸盡，初被擒時，還在不住慘哼，奮力打挺掙扎，不消片刻身便酥融無力，漸漸棉軟，腹部下垂，怪物見蛇已死，把後角往前一遞，一顆蛇頭，便到口邊，好似忘那蛇頭上面芒形肉冠，凶睛略為注視，忽把後角一鬆，只剩前兩角，抓緊蛇尾，蛇頭帶前半身，便直垂下，這一來，下面蟲獸，却遭了殃，怪物也不知是何心意，一面仍就飛翔，一面把那蛇身，長鞭也似，向地上亂甩亂打，蛇鞭所到之處，地上蟲獸，立成了一片肉泥，有的殘肢墜骨，還被帶將起來，滿空飛舞，可是一個敢逃的也沒有，俱是戰戰兢兢，甘心待死，獸羣聚伏之處，多在兩邊山崖之下，死得還好一些，各類蛇蝎毒蟲，多在中間一片，排得又密，遭禍尤慘，不過一二十下過去，便死了一多半，怪物凶殘嗜殺，似是天性，越打越起勁，蛇身也特堅韌，連打了三數十下，尙未打斷，一時塵風呼呼，毒霧飛揚，血肉模糊，遍地狼藉，落山紅日，正向谷中斜照，赤血昏黃，合成

一片·光景格外淒厲慘淡，無殊地獄，玄玉原欲假手怪物，殘殺蛇蝎猛獸，及見這等兇殘，漸漸看不下去，天又漸晚，加以最惡毒的蛇蝎，已被怪物，殘殺十之八九，獸類中，除了二三十隻，虎豹狼豬等猛獸，下餘多是羊鹿等，不害人的獸類，已有好些慘死，怪物仍肆兇殘不止，照此下去，這些無辜生物，非會成了肉泥不可，不禁心生惻隱，正待發令下手，事有湊巧，蛇身連遭猛擊，前半頭部一帶，殘皮碎肉，已早脫落殆盡，內裏筋骨，任多堅硬，也禁不住，這等猛烈甩打，時候一多，蛇骨環節，漸漸破碎，只蛇頭上，芒形肉冠，堅韌得出奇，經此猛惡打擊，依然完好無傷，怪物見蛇頭，竟打不破，似乎情急，口中怒嘯連聲，勢子越猛，忽然一下，甩在近崖根兩丈多高，五六尺粗的石筍上面，只聽吶吶一響，跟着轟隆一聲巨震，蛇鞭到處，那根石筍，竟齊中心打斷，倒落地上，同時，蛇身前半着石之處，也斷裂了三截，因這一下，用力特猛，連蛇頭，帶兩段蛇環骨，宛如彈丸激射，其勢又高又遠，竟由下面，飛上崖來，分作三起，內中兩段蛇環骨，落在衆人立處前面十餘丈，一片雜草叢中，蛇頭自重得多，又是齊頸斷落，成了圓形，甩落時，又最得勢，竟由崖上越過去，三十多丈，方始勢衰落下，地在衆人所立的，右側崖後，乃是一片，十多畝大小，滿生野麻的草地，怪物正當野性暴發之際，只顧拿下面蟲獸生物，煞火出氣，用蛇鞭亂甩亂打，目中凶光，却注在下面那些，坐候殘殺的生物，因打了一陣，未能如志，沒想到斷得這快，這一蛇鞭，原朝崖側噤伏的，鹿羣打去，照例蛇鞭到處，血肉亂飛，至少也有七八條野鹿，打得亂滾亂飛。

血似泉湧，絕無完體，怪物天性凶殘，喜看羣鹿，死時慘狀，竟忘了那根石笋礙事，用力既猛，恰又過了點頭，一下打空，只掃中了一隻鹿角，連頭都未挨上，可是那鹿，也被打了個，犄角粉碎，身子竄出，好幾丈，跌暈過去，怪物意自不足，怒吼一聲，待要揚鞭再打，跟着往回一收勢，誰知打向石笋之上，蛇頭已斷，因此身在石上，纏了一纏，石又中斷下落，沒打中羣鹿，再發威往回一收，匆促之間，先未警覺，及至蛇鞭一輕，瞥見一點影子，方知蛇頭斷落，無如那一帶危崖，雖比別處較低，也有十丈以上高下，怪物飛離地面，才只兩三丈高，發覺又晚，自看不見蛇頭下落之處，當時一聲怪叫，將前而無頭蛇身一鬆，五條肉角，一齊展動，凌空一翻，捷如飛鳥，隨帶起一路腥風，星馳電射，照准那點餘影，往崖上飛來，想似聞得出那氣味，方向一毫未錯，晃眼便由衆人身側飛過，先朝那兩段蛇環骨，墜落之處撲去，落向深草之中，用肉角一陣亂撈，撈起一看，不是蛇頭，立即怒吼棄去，跟着，又把另一段蛇骨找到，見仍不是，益發激怒，嘯聲更是淒厲，急切間，似沒想到蛇頭，會飛那遠，已然越向崖後，當時凶性大發，怒吼連連，五角齊施，不住在地上，亂抓亂撈，那一帶草木，便遭了殃，一會功夫，蹂躪了個，狼藉滿地，那蛇頭落處，原是一個山頂，三面俱是怪石巖嶙，形勢險峻，中間空出一片，野麻叢生的淺凹，一面連着衆人潛伏的危崖，崖勢較高，鐵船頭峽谷，原在半山之上，崖離谷底，雖只二三十丈高下，如山平地起算，却要高出好多倍，因此，那山離地甚高，向着谷口的一面，山邊沿上，更有怪石林立，擋着目光，山下和

對面景物，全看不見，玄玉見怪物，離巢愈遠，怎麼也不易遁逃回去，忙即乘隙，施展法力，將怪物所居洞口，先行封閉，就便再把谷中，設下埋伏，連那殘餘蟲獸，一齊禁制，然後隱去身形，暗回原立之處，與清緣等四人會合，因怪物離谷上山，換了下手地方，剛用手式指點四人，仍照預計，分頭埋伏，把預計略變，改由自己先上前去挑戰，忽聽隔山下面，一陣怪風，聲勢動急異常，怪物也好似覺出有異，頭方往起一昂，猛瞥見一片，綠色怪雲，中有兩團，酒杯大小的金光，挨着那陣疾風，由對面山下，斜飛上來，來勢比電還快，衆人剛認出，那是初時來，在谷外所遇，狗頭怪鳥，已然飛向蛇頭落處上面，略一注視，突如席雲飛墮，只見綠雲影裏，有兩隻箕形鳥爪，往深草裏一閃，跟着爪了蛇頭，騰空而起，便要沖霄飛去，怪物見了怪鳥，也似遇上，夙仇大敵，再見鳥爪上，抓着蛇頭，越發情急，早和彈丸一般，飛射上去，怪鳥乃東海荒島，所產惡鳥犬鷲，原來突然掩來，欲得怪物而甘心，不過目光敏銳，嗅覺又靈，上來聞到奇腥，發現蛇頭，就勢先檢了個現成便宜，本非畏怯，一見怪物追上，一面兩翼一招，向上疾升，避開來勢，同時拳起利爪，將蛇頭下半斷處，就口啄了一下，便自揚爪擲落，玄玉見兩惡，又要相拚，便令衆人，暫緩下手，相機而進，衆人見那犬鷲，飛騰神速，動作敏捷，方疑怪物，必要撲空，那知怪物，先前飛翔，並未施展全力，這時強敵相對，又將他到口美食，乘隙奪去，憤怒萬分，犬鷲也似知道仇敵利害，不大好鬥，不合心貪口饒，不捨拋棄到手之物，就這啄食蛇腦，勢子微微一緩之際，怪物已自飛近，因是平

日猛惡，殘暴已慣，自恃生具神力，一身鐵翎鋼羽，爪喙利若刀抓，又加上兩分輕敵之念，百忙中，仍欲吃完蛇腦，再制怪物死命，竟忘了自身，新帶的弱點，當蛇頭正往下拋落之際，一眼瞥見仇敵，仰飛上來，正在身下，心還以為必勝，便用那平日殘殺生物的慣技，不但不往上躲，猛的往下一壓，伸開那大約三尺的，箕形鋼爪，當胸抓下，也是二惡，俱該數盡，一面是向無敵手，輕敵凶猛太甚，一面是痛惜美食被奪，急怒交加，知道對頭，飛得極快，惟恐滑落，追趕不上，拚命飛起急追，萬沒料到，回來這快，兩下勢子，俱都猛急萬分，一下撞個正着，彼此一聲厲嘯，怪物前胸，首先被犬鷄，利爪抓住，只管皮鱗堅厚，這一下，也禁不住，怪物一負痛，五條長鞭也似的，星形肉角，立即同時，往上搭去，犬鷄翼長身短，兩肩和尾背全被搭抱了個結實，犬鷄兩肩和尾背，三處被怪物肉角，搭抱了個結實，只兩翼毛羽，緊密如鱗，又滑又硬，不會搭上，於是一個亂撲亂抓，一個亂甩亂打，雙方都是憤極拚命，成了死仇，各自擁抱成一團，扭結不開，在滿空中，上下翻騰，滾轉不休，只聽互相招打，吧吧之聲，連同雙方，闊翼長角，一起招展，激起來的狂風，宛如連珠巨霆，當空暴發，轟轟呼呼，震得山搖地動，一時飛沙石舞，天昏雲暗，慘霧濛濛，又當斜日西匿之際，聲勢越發駭人，比起先前，怪物在谷底，殘殺生物，慘厲景象，又自不同，犬鷄身子，吃怪物三條長肉角的抱緊，拚扎不脫，又憤又急，兩爪越發用力，抓緊怪物前胸，一面揚着犬形鐵喙，覷準怪物的頭部，兇睛如電，待要啄下怪物前胸，被利爪抓緊，深陷入骨，本是負痛急怒，

知道仇敵的嘴利害，一被啄中，傷使不輕，一面施展全力抵禦，待要制敵死命也把兇睛怒突，注定仇敵的嘴，一張血盆大口不住開張，噴氣如雲，雙方一面翻飛撲打，一面蓄勢待發，相持不多一會，犬爲身上，滿是極緊密的，鱗形硬毛，本不怕怪物肉角上面吸口，偏巧先在谷外，吃黑摩勒，靈辰仙劍芒尾，將後股砍了一劍，傷口甚長，鬥時，恃強疏忽，只顧猛撲仇敵求勝，沒防到這傷處，會被仇敵，佔了勝算，成爲制命所在，上來正當兇威暴發之際，本身又極健強，還不怎覺得，及至當空惡鬥，翻飛了一陣，那傷口原是劍光芒尾擦過，是個狹長口子，並不甚深，怪物肉角，先只搭中寸許大一塊，後來發覺，仇敵通身，皮毛堅厚如鐵，全不能傷，只這一條見肉之處，便順勢移將過去，緊緊附在那條傷口上面，施展全力，一面由吸口內，放出毒汁，一面猛吸，不消片刻，犬爲便覺又麻又脹，又痛又癢，由傷口起，傳佈全身，萬分難耐，掙又掙不脫，萬分情急之下，無計可施，不禁凶性暴熾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猛的一嘴，往怪頭上啄去，原意想啄怪洩忿，那知怪物，氣候較深，只胸前被抓，一處硬傷，加以皮厚肉堅並未洞穿肺腑，除却負痛頗鉅，並無大害，心性又較靈警沈着，雖然暴怒，章法未亂，兇睛睜睜，猛注定仇敵，一絲不瞬，早防到有這一手，一見啄到，故意縮頭，避開來勢，緊跟着，猛張血盆大口，突然往上迎去，犬爲心亂神慌，啄勢又急，百忙中，還當仇敵，畏他鐵喙勁，不知竟是假的，剛吃避開準頭，便猛迎上來，怪物嘴大得多，又是兩下迎湊，一個猛勁，雖未將整個犬形鳥頭咬下，却將前半，白鼻以下，連那扁長鳥嘴，緊緊咬住，死也

不放，急得犬鷲，連鼻子帶嘴，在怪口裏，不住亂嚼，悶聲厲喘不已，雙爪用力更猛，兩翼騰飛更急，怪物自知佔了上風，勝算必得，也不再去理他，只管咬緊，一面猛力吸血。隨同滿天亂飛，這時天色，已然入夜，月光漸漸斗出東山，除當地狂風塵霧，滾滾飛揚，亂成一團灰山外，四山仍是雲白天青，清澈如畫，玄玉見是時候，把手一揮，各人剛剛分開，站好地位，玄玉還未出手，怪物已早警覺，口咬鳥頭，不能出聲，急切間，又放不得，急得喉中，不住哇哇亂吼，鼻中發出虎虎怪響，同時，緊附鳥身的，三條肉角，首先放開，似欲棄了仇敵，遁回穴去，無如犬鷲，性烈且長，自知難活，立意拚命，只管身上，被怪物肉角纏緊，仗着雙翼鐵爪，仍在外面，鳥頭鐵喙，又極堅硬長大，怪物咬他不斷，一面猛力掙扎，一面用雙爪抓緊怪物前胸肉包，死也不放，先被怪物吸血，通體麻癢脹痛，力量還自稍差，這骨之疽一去，益發加了威力，怪物本想張嘴，放開鳥頭，一見敵勢甚強，前胸又吃抓緊，於是闔了個進退兩難，匆迫無計，便將五條肉角，一齊彎轉，將角尖抵緊鳥身，欲待掙脫，不曾想怪鳥，血中受毒，漸漸發作，神志已然昏亂，凶野性氣，益發猛烈，一心與敵拚死，怎麼也是不肯放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下在空中，不過兩個翻滾，玄玉已由地上，縱遁光，當先飛起，到了怪鳥頭上，大喝無知妖孽，還不納命，隨手指處，一道白光，朝下飛去，祇一繞，劍光再一掣動，便將一鳥一怪，攔腰圍住，當時毛羽翻飛，鮮血四溢，鳥身立被斷首兩段，一半帶着，一股瀑布也似的水，翻翻下墜，那有鳥爪的前半身，依然抓緊怪物前胸不放，並

還帶有兩大半片殘翼，血水由腹腔裏，帶着臟腑，突突往外亂湧，怪物情知不妙，將頭一甩，一顆大鳥頭，首先甩出老遠，帶了半隻殘鳥屍，又打算招展肉角，逃了回去，玄玉知道怪物，身堅如鐵，通體只有胸前，一處致命所任，除非破了他的皮內精氣，急切間，飛劍也難傷他，飛行又極迅速，怪鳥身長力大，正是怪物，一個大累，上來斬斷一半鳥身，已然失計，再將這半隻殘鳥屍去掉，一則怪物，易於逃避，再吃他用五條肉角，護住前胸，更難除他，便把劍光一指，怪物身上一緊，沉重異常，知難逃脫，便連鳥屍，往下墜去，到了地上，把頭一縮，五條肉角，一齊舒開，平伸地上，一任劍光纏身，也不掙扎，通身皮鱗，一起怒凸膨脹，身子立即粗壯了多半倍，劍光恰似一條銀練，勒緊當中，兩邊的皮，凸起有二尺高下，兀自奈何他不得，玄玉忙喝衆人留意，語聲才住，怪物猛由口裏，噴出一股腥香濃烈的黃霧，中雜無數暗綠色的火星，往四外上空，飛射出去，同時，那上下均有吸口的五角，一齊緊緊貼地，身形也越發膨脹起來，玄玉知怪物情急逃死，兇威暴發，不惜把千百年煉就的，丹黃毒氣，狂噴出來，下手稍失機宜，不待那粒元珠噴出，固是傷他不了，如被盡量噴出毒氣，散佈開來，休說常人和生物，聞之必死，便是江童諸人，如非身有靈藥，也是禁受不住，不到事完，又不能過於施展法術，以免將左近隱居的，那夥惡人，引出作梗，想了想，一面招呼衆人戒備，一面飛向怪物頭前引逗，使其專注一處，怪物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頭縮頸中，凶睛覷定玄玉，狂噴不已，玄玉恐毒氣散佈爲害，便施禁法，將那黃霧綠星，一齊逼住，怪物見

狀，越發暴怒，滿口怪牙，連挫了兩挫，倏地頭由腔中，猛伸出來，立有茶碗大，一團深黃色，通體晶瑩。四外裹住好些血絲的光華。隨口噴出，朝玄玉打去，玄玉見了怪物，情急拚命，竟不惜把那性命相連的，內丹至寶，噴將出來，知道成功在即，不禁大喜，忙即詐敗，往旁飛遁，怪物心性兇毒，自從成形，出世以來，不知殘害了多少生物，除被人禁制，在鐵船頭前峽谷地底多年外，直沒吃過什虧，因為禁閉年久，鬱怒莫宣，二次出世，兇焰益熾，先和怪鳥犬鷲對敵受傷，已是憤怒萬分，眼看可以得勝出氣，不料又有強仇大敵，突然乘隙來攻，與昔年禁制他的仇人，恰又同一路數，身被死鳥鐵爪，抓緊胸前厚肉包，成了一個大累贅，仇敵飛劍，神速利害，難以脫逃，又急又怕之下，祇得咬牙切齒，與敵一拚，心中實已憤毒，恨不能把仇人，嚼成肉泥，才稱心意，嗣見噴毒無效，惡氣難消，又覺身雖被劍光困住，竟把多年苦煉，不久即可成功候的，內丹至寶，冒險噴出，怪物本極機警，此舉原是出於無奈，初次發動，上來意尚躊躇，不肯猛進，只把凶睛，注視那團黃光，準備情勢稍弱，立即回收，及見仇敵，望即退避，心膽一壯，頓忘利害，一聲怒吼，怪口連張兩張，運用真氣，催動那團黃光，疾如流星，朝斜刺裏，仇敵退路打去，玄玉退出，約有三四十丈，側面黃光追來，知到時候，左手一揚，立有一道白光飛出，將黃光後面的，真氣隔斷，同時，右手把先準備好的法寶，往外一擲，立有千百道，其細如絲的青光，朝黃光迎去，一下網個正着，口裏一聲請吧，再把來時，雷姑婆分贈玄玉，清綠，和黑，江，黃，三人的小鐵叉，照定

怪物打去，清緣，黑摩勒，江明，童興，四人分立四面，伺機夾攻，怪物也明知四外有人，因要全神對付當前強敵，無力兼顧，不致有什大兇險，但是怪物，所噴毒氣，已然佈滿當地上空，聚而不散，四人立處，已被籠罩其下，幸有雷姑婆，所贈靈藥梅實，啣在口裏，怪物志在玄玉一人，毒氣大部，俱浮空中，未全下沉，那股帶有異香的，腥毒之氣，也煞利害，黑摩勒身有避毒之寶，清緣是深知利害，一見毒霧瀰漫，老早便把氣屏住，還不覺怎樣，江童二人，先已吃過怪物噴毒的虧，這次雖在服藥之後，不過人不敢於中毒暈倒，仍覺着奇腥刺鼻，有些頭腦昏眩，偏生人怪相持，玄玉遲不下手，多覺難耐，方欲以手式催促，忽見怪物，噴出黃光，玄玉略一飛身退避，便即下手，不禁精神一振，四人原是虎視眈眈，全神同注在這一人一怪身上，一接號令，各將手中鐵叉，各佔一面，覷定怪物那星形肉角梢尖，血紅色小洞打去，恰好不先不後，同時發動，那五柄小鐵叉，拿在手上，並看不出什異處，這一出手，只聽轟的一聲，會合的大震，各有一溜，叉形火焰，分向怪物肉角尖上，猛射了去，事有湊巧，怪物正運用那團黃光追敵，得意之間，猛瞥見青光白光，由仇敵手上，電也似疾飛起，真氣立被斬斷，驚遽忘魂之下，忙運真氣，往回猛吸，因是急急交加，達於極點，通身都在不顧命般用力，那平伸地上的，五條肉角上面，大小吸口，隨着自然開張，角梢血也似紅的小洞，也自暴張，待要暴起，角尖還未離地，飛叉急逾電掣，已挾電火飛到，立將五角，一齊釘住，玄玉先用法寶，去收怪物內丹，不肯發放神雷，原恐驚動當地主人，出來作梗，沒想到

飛叉聲威，如此猛烈，一聽雷聲大震，暗道不好，且喜怪物，已被飛叉釘住，內丹一失，身上皮鱗，便失去抗禦之力，殺他容易，更須防到，那粒內丹，被人強索了去，以爲濟惡之助，知道下手，愈快愈妙，時機稍縱即逝，口喝你們四人，速往谷口去路，相待同行，不可遲延，話未說完，手往地上連指，那橫繞怪物腰間的劍光，威力大增，空中那道白光，便如長虹飛墮，直向怪物口中穿去，兩道劍光，一齊夾攻，怪身先被頭道青光，斬爲兩段，當玄玉發話時，清緣一心惦着，怪鳥犬驚腦中，所藏寶珠，早往鳥頭落處飛去，黑摩勒也因身有異寶，不畏毒侵，又一脫手，便持手中靈辰仙劍，飛舞而上，朝着怪物頭上，遠遠揮下，神物靈異，果是不同，人怪相去好幾丈，劍上芒尾，也隨着暴漲，怪物性異，身雖被叉釘住，尙還未死，又吃腰斬，方自負痛怒吼，白光已穿口而入，同時，黑摩勒劍上芒尾，也自掃到，怪頭受驚，忍不住，往頸腔裏回縮，正好齊腦斬落下，半個頭來，另一面，清緣剛把鳥頭，用飛劍斬開，取出寶珠，玄玉所說的話，也自聽清，猛想起來時，雷姑婆之言，忙縱遁光回飛，正待招呼黑，江，童，三人先退，瞥見地上怪物，震天價幾聲慘厲嗚吼，過處已被斬成大小數塊，殘體皮鱗，仍在飛叉之下，不住顫動，順手又指飛劍，一路亂穿亂攪，益發成了碎塊，血肉淋漓，狼籍滿地，玄玉見清緣，黑摩勒，上前相助，匆匆不暇分說，回手向空一揚，便有一大團雷火，朝空中所網黃光打去，那黃光見火立燃，一聲大震過處，化爲一團烈火熊熊上升，空中毒霧，也被引燃，化爲紅，黃，紫，綠，四色彩光烈焰，凌虛而焚，宛如半空中，

浮着一層火浪，逐漸往上升起，映得遠近山石林木，齊幻華彩，頓成奇觀，腥香之氣，甚是濃烈，玄玉見怪物內丹已燬，火滅毒淨，去了後患，對頭也必就要尋來，防生枝節，心想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，只管黃山門法之事，完場尙早，再晚兩日，也能參與，終以早到爲是，好在毒氣，一會便消，雖剩怪物殘屍在地，一則，荒山危崖，四面峻削，常人足跡不至，二則，那五柄飛叉，乃地主之物，尙留釘在怪物肉角上面，對方少時來此收叉，自必將屍消滅掩去，何不乘他未到以前，趕卽退去，便不再顧怪物殘屍，喝道，快走，由我斷後，這時江童二人，因飛叉已發，更無神物利器在手，先聽玄玉一說，早當先縱上崖頂，沿崖往谷外來路，急駛而去，只清緣，黑摩勒在側，聞言剛要起身，玄玉忽想起，除惡務盡，谷底尙有好些，惡毒蟲蛇，俱吃自己，先用法力禁制，反正主人，已被驚動，爲何不就手，便中除去，念頭一轉，一面揮手，令清緣，黑摩勒，從速先行，一面發動谷底禁制，再發連珠神雷，往下打去，這一來，谷底除各種不甚猛惡的野獸外，凡是凶毒之物，所聚之處，全都整片地皮下陷，身子全受禁制，不能轉動，上面再有數十團雷火，往下一打，自然全都了賬，玄玉動手原快，一片迅雷過處，知谷底毒物，差不多除盡，忙縱遁光，待要追上前行四人，速離當地，身剛飛起空中，猛聽身側身後，有人遠遠同聲怒喝，何方賤婢，敢在本山騷擾，玄玉知口舌已躲不脫，忙按遁光回看，由後崖和右側相隔二三里的一片危壁上，同時各飛來，一黃一青，兩道光華，晃眼飛近，現出兩個，身帶邪氣的，裝束詭異的，少年男女，都是身圍一片，豹

皮短裙，兩腿裸露，赤着一雙白足，上身披着，大小樹葉結成的，魚鱗短蓑衣，長只齊腰，露出兩肘，男的手持一柄長叉，銀光射目，生得修眉大眼，猿臂鳶肩，身材高大雄健，看去威風凜凜，十分英武，只是目射兇光，一臉煞氣，不似正經修道之士，女的却是長身玉立，貌相美豔，常帶笑容，剛健之中，含以婀娜，這男女兩人，原是一東一南，分兩面，同時飛來，玄玉早知來歷，胸有成竹，忙即舉手爲禮，道聲二位道友，請同下降一敘，隨說，隨即下降，三人同落地上，男的似已看出玄玉，不是庸流，到地未開口，先朝女的，看了一眼，女的仍是帶着滿面笑容，戟指問道，你是何人，怎敢在本山，大膽放肆，話未說完，男的忽朝怪物死處，回看了一眼，失驚大怒道，賤婢膽子不小，非但敢在我們門前賣弄，把新出世的星鯨殺死，用的法寶，竟是師父當年，失落的五雷叉，無怪乎，起初雷火之聲，聽去那麼耳熟，你先看着賤婢，待我去將那些同黨追回，一齊處死，女的聞言，微笑道，我早看見了，還用你說，那幾個同黨已被我將去路隔斷，決跑不脫，這賤婢是爲首的一個，同來那些全是廢物，且先向他一人究問好了，玄玉聽二人，口出不遜，強忍着氣，正要答話，忽聽身後，有人答話道，你們兩個野男女，有話好說，莫要出口傷人，我們不過尊敬你師父黃神姑，不值與你們計較罷了，誰還希罕誰不成，玄玉聽是清緣口音，忙喝師妹，不許開口，待我和他們講理時，女的倏地一聲冷笑，兩道柳眉，往起一揚，左手跟着，往上一撒，先飛出大片黃光，似電一般，在空中，閃了一閃，忽然星月無光，陰風四起，暗霧瀰漫中，瞥見青，紅，黃，白

，各色光華，不住閃動，天低得快要壓到頭上，男女二敵人已不知去向，這原是瞬息間事，清緣等四人，因是步行疾駛，原未走遠，對頭一出現，清緣機智，知道雙方，真要破臉，黑江童三人，決難逃脫，還不如聚在一起，好便好，不好，也可合力抵擋，至少也可由自己，和玄玉二人，加上黑摩勒，一口靈唇劍，將江童二人護住，突圍逃走，免得分開勢孤，難於兼顧，一聽對頭，出聲喝罵，立令黑江童三人止步，三小俠，俱是膽大好奇，年青氣盛，聞得對頭喝罵，俱都忿怒，一見清緣，回身趕去，也忙跟在後面急追，那少年男女，剛剛發作，三人也恰先後趕到，玄玉見對方，不容分說，便下毒手，雖較清緣持重，也自有氣，三人這一趕到，正對心思，忙和清緣，先把飛劍放起，化作青白二色的長虹，將五人全身，先行護住，然後高聲喝道，二位道友，怎的不容人開口，便自恃強欺人，這五雷叉，並非我們五人之物，否則，除去妖物之後，早已收去，怎會還留地上，此乃日前有人，路過西崆峒，看見有人，用此叉生事傷人，代令師黃神姑收回，因而想起，又主人十五年前，玉女峯月夜之約，知我五人有事黃山，經過這裏，命將此叉帶來，就便將妖物除去，以踐前約，玄玉正說之間，忽聽有一半啞的口音，喝問道，你既代人送叉，如何不交本人，那人叫什名字，何處相遇，從實說來，或許能免，你們一死，如有支吾，休想活命，清緣聞言，氣往上壯，方要答話，玄玉忙一把拉住，答道，那位前輩女仙，是個醜胖老太婆，身側還同有一個，麻面白衣女子，原是日前，在紫蓋峯下，與我五人，不期而遇，交我五人叉時，我曾請問姓名，這位老前輩

，堅不肯說，只說主人，知道此事，無須詳說，也無須請見，只把妖物殺死，將又留下，主人自會料理，却不許誤事，並過今日限期，說完，不等我再回問，這兩人，便自破空飛去，行踪異常神速，晃不知去向，詳情一概未說，我們看出，那老婆子，是位前輩女仙，隨行白衣麻面女子，也非庸流，雖知此谷，與老前輩仙府，相隔甚近，一則不敢違背他的意旨，况又答應在先，所說十前，舊約之言，必不會錯，二則，修道人，原以積功行善，誅惡救災爲念，照他所說妖物，如此兇毒，便是無心相值，也應盡力殺死，爲世除害，况又有人指點，借與寶物，自更義不容辭，反正就使的事，今日路過，還未入谷，便見許多毒蟲大蟒猛獸之類，爲怪物腥毒之氣所誘，千百成羣，往此飛駛，此外，還有一隻怪鳥，一條將成氣候的妖蛇，與怪物惡鬥，互相殘殺，初意仍恐驚動生人，因而見怪，先遇前輩女仙，又囑無庸進謁，即使登門，也難賜見，所以上來，未敢造次，只作旁觀，以爲仙府密邇，必不容妖物在此擾鬧，互相火併殘殺，欲待門下高弟出來，再相機行事，除此大害，那知一直候到日落黃昏，怪物已將妖蛇殺死，又肆凶焰，殘害了數千蛇蟲猛獸，那等猛惡的聲勢，始終不見有人尋來，因料主人，必是閉洞清修仙業，不輕易開殺戒，對於這些妖物惡怪，任其數盡，自行滅亡，也許還是先機燭照，知我五人要來，欲定代微勞，除此凶頑，俱在情理之中，怪物如此兇暴猛惡的聲勢，主人尙置不問，對於我等，自更寬容，縱有不知，誤干禁忌，也必能邀原宥，於是漸漸膽大，正趕怪鳥飛來，兩下惡鬥，糾纏一起，恰是時候，才照預計下手，將怪鳥

一同殺死，當時，因料定主人默許，至少也是不加贖責，又不料飛叉，有那大的威力妙用，再見怪物，所噴毒氣，瀰漫空中，怪物伏誅，失了主持，勢必隨風飄散，防其流毒生靈，爲禍人間，匆匆未暇尋思，欲發雷火，將其消滅，遂致驚動，適才二位道友，突然追出，始而不問青紅皂白，便以惡語相加，繼而不聽分辯，便施法力，將我五人困住，老前輩仙居咫尺，神目如電，當已鑒諒，我等也並不是畏勢，只緣雙方，素無嫌怨，事情由於誤會，甯甘退屈，不願相爭，現承明問，業已據實奉告，望恕冒犯，由於無知，此次雖說，爲世除害，實緣送還法寶而來，未先進謁，有人叮囑，所說止此，不知其他，清緣也道，二道友，將仙法收去，容我五人上路如何，黑，江，童三人，聽玄玉，說了這一大套，俱覺不耐，清緣却知玄玉，是因帶着三個，不會飛行的人，不得不加慎重，意欲借此拖延，隱住對方，暗中準備下脫身之策，好是罷，稍見不妙，立即突圍遁走，也在暗中戒備，觀準玄玉眼色行事，那發話的一子，未再言動，直等玄玉，把話說完，才二次喝道，果如你所言，自可寬容，如有虛言，異日相逢，須知我的利害，又我收回，從今以後，不許再來此地，去吧，~~玄玉~~說時，黑，江，童三人，本緊在一起，並肩而立，清緣也早準備停當，一聽語聲口氣，已然緩和，知道對方，一干門人太惡，夜長夢多，時機稍縱即逝，枝節隨生，二人不約而同，聞言，先對看了一眼，互相示意，聽到末句，立照預計，一同行法，催動遁光，連黑，江，童三人攝起，隨口應得一聲，我等怎敢妄言，遵命更了，聲隨人起，五人同在劍光法式，衛護之下，破空急駛

，往谷外飛去，對方收法，也是真快，去罷二字，才一脫口，四外烟霧齊收，法術全撤，月色立轉清明，五人也恰飛起，玄玉是早有成竹在胸，清緣先還就心，黑，江，童三人，均是凡人，尤其江童二人，未必能有黑摩勒，那等身輕，雖都是好根器，自己和玄玉，連帶三人同飛，恐飛不快，對頭法力，乃旁門中能手，不追便罷，真要追來，恐難脫逃，結局仍是徒勞，白用心力，此外，又實無善策，見玄玉獨爲坦然，只得盡力相助，及一飛起，三人全是輕極，毫不費力，二人原是得了對方的話，未容第二人開口，立卽突然飛起，一分一秒，也未耽延，遁光迅速，晃眼飛出谷外，心方暗幸，忽聽先遇少年，大喝賤婢，詭詐難信，可將同來小賊，那口寶劍，留下爲質，等我們日後，查明真情，然後還他不晚，清緣、黑摩勒一聽對方有人反覆，不禁大怒，一而和隨同飛，一面相要反辱相譏時，玄玉忙卽搖手止住，並把遁光放緩，隨笑道，此非主人之意，由他說去，我們去到前面落下，安心上路好了，話未說完，果聽後面喝道，沒出息的孽障，有話早怎不說，還不收叉回來，底下便聽一片風雷之聲，由來路谷口上空，往回退去，轉眼之間，萬籟皆寂，衆人又飛出了好幾里，玄玉隨按遁光落下，清緣笑問，師姊，三位師弟，俱是極好根骨，帶了同飛，並不費事，况又脫險不遠，爲何降落，玄玉低聲笑道，你知什麼，難關只在當地，只能衝出谷口，休說主人，平生言出必行，永無更改，就他先說的話活動，已然放行，爲門人所惑，生了疑心，忽又中變反覆，那也只在他的境內，方肯下手，照他近十餘年，向例人一離境，多大的事，也只留俟異日，當時決不

再有阻難，何況我們，本是實話實說，毫無虛假，目前路遇的，兩位女仙，想必是他舊友，遲早相見，自會說出究竟，我們問心無愧，所防的，就是人在境內，主人門下弟子，大都不容人分說，有他沒我，所以走得這等快法，現已出境，就無礙了，我們既非有意冒犯，又是聞命才行，不過防人糾纏作梗，走得快些，怕他何來，三位師弟，雖然身輕，高空急飛，迎面大風，尚吃不住，如若慢飛，比起步行，快得了多少呢，你看上空，轉眼變天，暴風雨就要降臨，反正不忙，心急作什，清緣等四人，聽出玄玉，語有虛實，料含深意，俱各領會，正在隨口附和，忽見前途，有一長幾百丈，作半輪新月形的，大半圍彩虹，在月邊密雲之中，微閃即隱，跟着便聽谷中，一片怪嘯，和惡風怒號之聲，由近而遠，往對頭來路，峯崖後退去，重又寂然，玄玉朝衆人，看了一眼，只作未見，仍就步行說笑，往前駛去，這時，夜色已深，白雲蔽空，大半輪明月，不時出沒於密雲層裏，走了一陣，山風漸作，四山雲霧，漸漸升起，一望瀾漫，衆人仗着煉就目力，霧中穿行，遇到雲密陰暗之處，玄玉便將劍光，放出照路，雖然一樣行進，山路險峻，黑，江，童三人，更要防到，蛇虺猛獸，突起相侵，自然較前，走得慢些，童與忍不住道，二位師姊，法力高強，適才帶我三人，空中飛行，並沒覺到有什爲難之處，現在雲霧陰暗，必有大風雨降落，山路如此崎嶇難行，何不仍帶我們，飛行前往，早點趕到，豈不是好，玄玉微笑道，帶你們走，實是有點費事，好在前途，已不甚遠，天明以前，準可趕到鯨魚背，真要是嫌難走，且等走過一程，我再想法吧，清緣正要開口，

吃玄玉搖手示意止住，衆人俱不知玄玉，是何心意，又走了二三十里，天空陰雲四合，夜色如漆，劍光所照以外，已不能見物，雨也漸降下來，玄玉忽令衆人止步，仍和先前一樣並立，施展遁法，將手一揮，五人便在青白二色，遁光環擁之下，向空騰起，穿雲而上，等把雲層衝過，到了高空一看，下面那壓雨雲密佈，暗霧冥冥，雲層上面，却是月明星皎，萬里清光，分外澄鮮，天色彌望青蒼，更無一點塵滓，俯視下界，大地山川，峯巒林泉，均被雲霧遮滿，不見一點影迹，月光照在上面，幻出無限華彩，時見密雲堆中，電光金蛇也似亂竄，隨聽轟轟雷震之聲，起自四外，雲濤起伏，波瀾壯闊，無邊無崖，只遠方有三四高峯，透出一點角尖，宛如一片，極大的雲海，疎落落，矗立着幾座小島嶼，好看已極，黑，江，童三人，凌虛御風，絕跡飛行，不由起了天際真人之想，俱都喜笑，稱妙不置，玄玉見三人，小小年紀，武功雖好，劍術直未入門，隨同飛行於太空高雲之上，毫無膽怯，並還不畏風寒，大出意料之外，雖然飛得，不算甚高，但已與罡風接近，竟能興高彩烈，不以爲意，如非夙根深厚，天賦異稟，怎能有此境地，知道再飛快些，也不妨事，便催動遁光，加急往前駛去，本來相隔不遠，因始信天都兩峯正邪雙方，正在鬥劍鬥法，相持不下，恐有疎失，不能逕直飛往，須要避開戰場，由空中，繞上大半圈，到鯨魚口下降，無形中，多出百十里空路，仗着飛遁神速，玄玉再一行法，加急催行，不消片刻，便自到達，山中陰晴，瞬息百變，只來路鐵船頭一帶，雨勢甚大，再往前去，雨勢便小，挨近後海，仍是好天，月色清皎，只是雲多，衆人

到時，鯨魚口上空，恰被雲層遮滿，玄玉隨把遁光按落，率領衆人，往左側峯崖旁邊下降，剛同落地，便見鯨魚口，躍出一個少年，迎面飛來，黑摩勒當先迎上，方要喝問，江明已搶前喊道，這是我師兄申林，大家快來相見，話才脫口，申林忙喝師弟禁聲，諸位道友，快隨我來，邊說，邊把手朝上空一揚，立有一片，青濛濛的微光，由衆人頭上飛過，升向天半，密雲之中，一閃即滅，玄玉見申林，神色匆遽，又向空中，發動靈符，掩蔽下面地形人跡，知有原因，匆匆不等衆人起步，手指靈訣，向衆一揮，衆人立覺眼前一暗，腳底微微一軟，定睛注視，人已全數，進了洞口，申林低聲喜道，想不到這位師姊，法力如此神妙，這就無妨了，江明方要答話，申林正側耳向外查聽，把手一擺，不令開口，隨探頭往外，借着洞口上面，突石掩覆，向空中查看，衆人已然開得來路遙空，傳來一種，極尖銳的，破空之聲，少年人俱都好奇，也相繼探頭，往空中觀望，申林又要打手式攔阻，玄玉悄說無妨，上空已施移形換影之法，我又略施小技，所來妖人，除是預先知曉，急切間，決看不出，祇不大聲說笑，便可無妨，話未說完，那破空異聲，已由遠而近，到了鯨魚口上空，並未下落，只在附近空中環飛，意思尋查，但無一定所在，因有禁法，和密雲掩蔽，看不出什影迹，聽那聲音，却是迅速異常，晃眼便繞行了三大匝，飛到第三匝上，彷彿發現可疑情景，猛自高空下射，地方似在衆人，先降落的，峯崖後面，玄玉暗道，不好，方打手式，令衆戒備，猛又聽天都峯那面，起了雷聲，同時，那異聲將要及地，忽又改下爲上，往斜刺裏，天都峯一面，急飛而去，

跟着便聽始信峯上，也是雷聲大作，與天都雷聲相應，轟隆砰訇之聲，震撼山岳，勢甚驚人，衆人來時，本就遙望後山，烟光浮動，邪霧蒸騰，內有兩三座，突出雲海的高峯上，時見各色光華，閃電也似在雲影中掣動，知道雙方，相持正急，未敢挨近，借着密雲掩身，繞往鯨魚口，快降落時，再望後山一帶，烟光依舊浮湧，形勢已然安靜得多，直不像是雙方，正在鬥法鬥劍情景，及聽雷聲，如此劇烈，料知惡鬥開始，多想前往觀戰，江明一面，忙着和衆人，通名引見，一面催走，申林道，師弟，你說得倒容易，你不知道這裏的事，如若隨意，可以前往，我也不來接你們了，江明道，這裏不是有一山洞，可以直通始信峯下洞裏麼，我們由地底山腹中穿行，難道還怕妖人，加害不成，申林道，你那知道，這次事情，已然鬧大，正邪雙方，成了不能並立之勢，自從那日，比劍鬥法開始，先是我們大勝，對方幾不成軍，除老禿賊，羞惱成怒，立意拚死，和兩個同黨妖道，還在勉強支持，作那困獸之鬥，下餘，不是慘死伏誅，便是重傷逃亡。眼看敵人，力拙勢窮，快要消滅，忽然來了兩個，邪法高強的生力軍，俱是當年三次峨嵋鬥劍，受人指點，接了五台派傳知，臨期借故觀星，沒有上場，因而漏網的強敵，不知由何得信趕來，一見我們勢盛，還未動手，先用信火神光，召集了不少黨羽，內有十幾個，均是盤踞小南極，和陷空島附近多年的，旁門中能手，各有極利害的，邪法異寶，師父昔年，早料及此，原有準備，却沒料到，發作這快，又是同黨相濟，如此湊巧，便和諸位師伯叔商議，乘木尊者，和另兩位，得信趕來的，老前輩在此，率性拚着三數十

天糾纏，給他全數打淨，一勞永逸，但是此事，說來容易，行起却難，第一，師父近年，和諸位前輩師伯叔，分頭祕煉的乾坤六合旗門，雖早煉成，中央法台上，尙差一主鎮之寶，和一位法力高深，長於玄功變化的，主持人物，另外還有六種，護身神光，尙差一點功候，現在，一面煉法，一面等那位，主持全局的，老前輩到來，而妖黨，又是詭計百出，邪法陰毒，隨時隨地，均須嚴密防禦，絲毫不可懈怠，如今敵人，日夜用妖法，攻打始信峯，師父和秦嶺三老，李鎮川師伯，正煉神光，不能分身，全仗木尊者，和諸、葉，王，呂，司空，各位師伯叔，相機應敵，祇管時佔上風，始信，天、兩峯一帶，全在妖霧籠罩之下。已被圍了一個，水洩不通，能夠隨意出入敵陣的，除煉神光，和六合旗門的五位師長外，只木尊者，諸平，鹿子，二位師伯，這三位師伯，和妖人對手時，因想乘此良機，把以前餓鬪漏網的，各派餘，齊引了來，一網打淨，特意把對方，幾個首要妖人留下，俱都不肯施展殺手，那幾個首惡，又各有一兩件，極利害的，邪法異寶，故此每次出戰，均無結果，可是表面，彷彿敗在敵人手內，實則，三位師伯，見故意如此，並非真敗，尤妙是每一出陣，必要使妖黨，受些傷害，那對敵情景，尤爲滑稽，有時叫人看了，笑得肚疼，妖黨枉自是恨得咬牙切齒，終於無可如何，真有一個看頭，不過雙方鬥時，情勢十分險惡，旁觀並非不可，必須在雙方，未交手以前，暗中前往，先到下洞，向木尊者，領了護身隱形靈符，由木師伯，指定一地藏好，在側觀戰，始可無礙，此時，雙方惡鬥正急，三位師伯，想正忙於應敵，無暇兼顧，却去不得

妖僧和衆妖黨，差不多，每早天明前後，必有些時，停止攻打。雙方罷戰，此時前往，最妥，固然，我們由這裏地道穿行，直投始信峯，下洞以內，洞外已有木尊者，和諸王，葉，四位師伯的仙法禁制，多利害陰毒邪法，也傷害不了我們，但在雙方鬥時前往，祇能守在洞裏，除聽雷火之聲震耳外，什麼也看不見，行動還受拘束，有什意思，再者，快到下洞一段地道，離地面甚近，萬一被妖黨警覺，亂發陰雷，照地亂打，或是另下別的毒手，就許爲他所算，那是何苦，昨日有一位，奉了師命，先來送信的同輩道友，爲了性急，又自恃法力頗高，不肯聽我的勸，正趕雙方，惡鬥之時趕去，行抵峯前，便吃妖黨看破，一陰雷鑽，把地面震裂，打穿了一個大洞，如非木王二位師伯，神通廣大，應變神速，將他接引入洞，便幾乎吃了大虧，所以今日，我奉命來此接人時，諸位師伯叔，再三叮囑，不令諸位造次，並給了一道靈符，吩咐去時留意，這條通始信峯的地道，前一多半，相隔地面甚深，行近峯前，約有十餘丈，突然往上高起，最高之處，離地還不足兩丈，極易被妖人看破，有了此符，便可隱去形跡，只不要在地底說笑，妖黨便不會警覺，我們反正去了，在彼枯坐相候，反不如在此，還可隨便說笑，候到天明以前，再行起身，到了正是時候，諸位以爲如何，玄玉聞言，知道形勢險惡，不是尋常，便即應諾，准定快天明以前，起身前往，鯨魚口外洞，已經申林，先用靈符掩蔽，議定之後，便引衆人，往裏走去，那通始信，天都，兩峯的地道，就在鯨魚口中間，石壁之下，乃是一個，五尺大的石穴，入口之處，甚是曲折，暗不透光，原是江明，前些

年，與衆同門，無心之中發現，平日口內，有石塊堵塞，地極隱密，外人不知，每遇不到，內裏只入口，三數丈狹仄，餘者，多半寬大。途中並有好幾處，天。石室，末段有一歧路，可通天都峯前，危壁之下，地勢較低，險仄難行，只發現時，探行了一次，便無人去，衆人到了口外，玄玉見那地洞，黑異異常，便將雙手，一撓一揚，放出一片白光，正待照路前進，中林笑道，來時，諸師伯知道洞中黑暗，向葉師伯，代借了一面寶鏡，在我這裏，只願說話，還未及用呢，隨說，早由懷中，取出一面古銅鏡，照衆神翁所傳用法，手向鏡紐上一按，立有一片銀光放出，照耀前路，明逾白晝，玄玉見鏡省事，便將白光收起，中林引了衆人，將入口難行的一段走完，到一石室之內停住，說道，我們就在這裏小坐，等候天明，妖人住了攻打，再去始信峯，與各位師伯，相見如何，衆人見那石室，雖是地道中的，一處洞窟，但極高大整潔，並有大石數方，平滑如玉，可供坐臥，以及食物用具之類，黑摩勒笑問，石頭自是原有，這些東西，是申師兄，帶進來的麼，申林道，我兩日前，便奉命來此守候，爲防妖人警覺，除照木師伯算定，人來時刻，去往口外，守候接引外，平時便在此室，隱藏食宿，昨夜聞說，江師弟和諸位師姊師弟要來，恐有耽延，又回洞去，偷運了些酒食在此，我師徒山居清苦，本無什好吃的，這些酒食，俱是那日本師伯和司空叔來時，因木師伯，和秦嶺三老，是老酒友，又是多年未見的至交，木師伯又是大生滑稽性情，只管是三次峨嵋鬥劍以後的，第一場惡鬥，並沒當是一回事，由金華起身，繞道白雁峯，把何師叔家藏的，三十年陳釀，

要了四大罐，先用法力，運到文殊院附近，一位高僧的，茅篷以內，然後削了一根細竹竿，挑了兩罐，和司空叔，步行往始信峯，戰場上走來，到時，敵我雙方，正在鬥劍，有兩個不睜眼的妖黨，認不得木尊者，却認得司空叔，是北山會上敵人，只當他是司空叔，雇來挑酒的山民，上前攔阻，先吃木尊者，戲侮了個夠，然後一劍殺死，偏巧諸王呂三位師伯，俱在洞中，又是極好酒量，性情喜好，俱都相近，諸位老前輩，雖已辟穀多年，却不禁酒食，這一聚在一起，除却對敵，便是聚飲爲樂，前夜諸王二位師伯，說妥還請，又特意衝出陣去，購運了好些，珍奇味美的酒食回來，有時還在洞前，或是峯頂，向敵對飲，衆妖黨只乾看着急，無可如何，如今洞中，美酒佳肴甚多，仗着妖黨，只發覺過一次，地底有人通行，未容下手，便吃木師伯，將人接引入洞，只當來人，通曉地行之術，並不知有這地道，往始信峯這條路，又是直通下洞以內，只要不在雙方懸門正烈之時往來，便不致有險，現在這裏食物，足供十餘人吃的，食物無奇，最難得是那幾葫蘆酒，多是千里外的名產，諸位師姊師弟，隨意飲食，一面閒談，一晃，天就亮了，說時，江明已把旁邊大石上，放着的酒葫蘆，和一些醃臘食物，全取過來，請衆飲食，衆人本已一日夜未食，又聞酒肴香美，各動食指，便圍坐在大石以上，大吃起來，中林見玄玉，美艷如仙，清標獨絕，也隨意進點飲食，並不崖岸自高，人甚謙和大方，舉止尤爲端靜嫺雅，不禁心生敬佩，暗忖老母高年，抱孫之急甚切，自己雖幸得遇仙師，並以成道之器，爲一身單傳，老母日望成家，竟不敢作求仙之想，自來神仙眷屬甚

多，傳爲佳話，倘能得一志同道合的，淑女爲妻，等生下兒子，使宗祧不墜，慰了老母之望，等到百年以後，立即攜手入山，同修仙業，豈不是好，心中想着事，不由看了玄玉一眼，那知玄玉，見申林骨秀神清，氣宇超逸，覺着此人，根骨丰神甚好，如若修道，定有成就，他又是陶老前輩，門下弟子，按理應是道術之士，照初見時情景，怎也和江明一樣，武功似有根底，飛劍法術，均未通曉，這等美質，單學一點，內家武功，豈不可惜，想到這裏，也由不得，多看了申林兩眼，這一來，二人目光，恰好相對，申林覺着對方，是個少女，不應如此看他，不禁面上一紅，只得飾辭說道，山居無什美味師姊請隨意用一點吧，玄玉含笑應了，並未覺查，申林因恐失禮，遭人輕視，不敢再作相顧平視，言動神情，便多矜持，無如二人對坐，相隔甚近，玄玉又是磊落大方慣了的人，申林這一刻意莊敬，心有成見，言動均不自然，清緣和黑，江，童四人，只願說笑談，尚無所覺，玄玉心細，又在留意考查申林的，人品根骨，目光常注在申林身上，申林本想不再看他，偏生玄玉，常有話問，由不得要抬頭對面，每次答話，玄玉都在看他，二人目光，老是相對，申林素來老成，又讀了多年的書，把男女界限，分得甚清，與少女環坐言笑，而是初次，再爲對方，容光所懾，雖然心中，只有敬贊，並無遐想，也說不出，是什原故，可是每與對方，目光相對，便由不得面紅心跳起來，妙在是越不想看，那眼睛竟不聽制止，隔不一會，目光又與對方相接，於是心情，越來越窘，漸失常態，玄玉見他，先前神態言談，甚是從容端降，忽然拘束起來，頭老低着，目注石上，

偶因答話抬頭，目光一接，立即避去，其狀甚窘，對於別人却不如此，始而不解，嗣一推詳，忽然省悟，不禁面上微熱，見申林始終一臉正氣，知他是個，讀書守禮之士，便笑說道申師兄你不說，詳談這次，妖人攻打始信峯，與諸位老前輩，鬥法鬥劍的經過嗎，現隔天明尚早，我們已吃了不少酒食，請把這幾日妖人猖獗情形，說與我們一聽如何，衆人聞言，隨聲應和，申林正容得想不起主意，聞言恰可解圍，忙接口道，我先就想說，因諸位師姊師弟，正在暢飲，還沒願得說，三次峨嵋鬥劍，只聽傳說，不曾眼見，照着連日見聞，雙方對敵險惡情景，却也使人膽寒心悸呢，衆人問故，原來日前，金華北山會上，末後到來，向西台諸老俠叫陣，約往黃山始信峯，比劍鬥法的，兩僧一道，乃昔年，第三次峨嵋鬥劍，漏網逃走的，西崆峒派中，有名人物，爲自發話的，老和尚，以前真名，叫七級神陀法鏡，同來僧道二人，一名鐵帚禪師，一名五雷真人牛清虛，當初峨嵋、青城，諸正派，因崆峒派，雖是左道旁門，但與五台，華山，諸異派不同，爲首諸人，知道羣仙劫運將臨，法力飛劍，又非諸正派中，首要之敵，多在山中，閉戶靜修，想將劫運躲過，並無十分惡跡，只所收門人，多非善類，已然剪除將盡，念其多年修爲不易，當峨嵋掌教妙一真人用六台微塵陣將，各派妖人困住時，故意網開一面，放走了好幾個，事後也未前去尋他，不久，羣仙相繼成道飛升，就此放過，此時，法鏡較明邪正之分，又知不是峨嵋對手，只管受五台華山，兩派妖人慫恿，口裏勉強答應，暗中設法規避，並未到場，鐵帚禪師，和牛清虛，因愛徒多人，俱爲諸正派所殺，惡

氣難消，竟不聽勸，如約趕往，一交手便吃了大虧，如非對頭，手下留情，早已遭劫慘死，逃回以後，本可無事，這一年，秦嶺三老中的琪公明，偶由西崆峒經過，法鏡有一愛徒申波，因乃師禁阻，未往峨眉應約，保得一命，婁公明過時，發見山谷中，有一本靈草，下來採取，申波也正在附近開立，見有外人，在本山採藥，又是正教中家數，想起以前，諸同門被殺之事，以及木門師長，所受屈辱，不禁怒從心起，口出不遜，上前怒喝阻止，申波自不是婁公明的對手，晃眼便飛劍失去，法鏡等，僧道三人，正在洞中聞報趕來，三打一人，也只鬥個平手，還喪了兩件心愛法寶，雙方連在了二日一夜，正鬥相持不下，恰值婁公明的同道至交，青城派劍仙五岳行者陳太真，由左近空中飛過，發現有人鬥劍，以衆暴寡，本就不平，况又有邪正之分，這一面，更是自家好友，如何能容，當即上前助戰，青城派兩位教祖，矮叟朱梅，伏魔真人姜庶，創立教宗時，收徒取材甚嚴，門下共只十九個弟子，比時多半成就仙業，只陳太真，和葵元，虞南綺，三人奉命，承繼道統，暫緩飛升，均是地仙一流人物，法鏡等三人，如何能敵，結局，牛清虛見機先逃，法鏡和鐵帶禪師，被陳婁二人，用法力禁住，着實教訓了一頓，才放脫生，法鏡生平，未曾受什挫折，認爲奇恥大辱，當門敵人不過，只得忍受，自覺無顏，再在西崆峒居住，兩個殘餘徒弟，又爲婁公明，飛劍所殺，便將門人，屍首掩埋，離開西崆峒故居，另覓名山，隱跡修煉，先是獨自一人，展轉尋到浙江東天目，深山之中，覓一荒廢寺院，隱去真名，掩了本來行藏，略爲興建，在內苦心修煉，立誓要

尋秦嶺三老等報仇，過了幾年，鐵帚禪師，和牛清虛，也尋了去，法鏡本想，煉一旁門中的，利害陣法，名爲立陰滅陽仙陣，因知陳太真，近雖仙去，像婁公明等，一干正教中劍仙，法力均高，仍是難於抵敵，除所煉陰雷外，陣中暗藏，十二都天神煞，但是這種邪法，最是陰毒，並還須兩個能手相助，二人來得正是湊巧，當下議定，一同祭煉陣法，爲防事機不密，被仇人警覺，一有失閃，全功盡棄，又在附近深山，荒僻之處，與兩同黨，各覓一個洞穴居住，將陣法分成三處祭煉，一面暗中勾結，舊日同黨，準備時機一到，立即發難，可以一呼而集，去向便將陣法煉成，早想尋仇，終以仇敵，近年功力大進，又有好些，有力同道，是否一舉成功，尙難拿穩，心中遲疑，未敢遽發，延到今年，忽然結識了幾個，隱居海外的，左道之士，以前全吃過峨嵋青城兩派的大虧，懷仇至今，聞着敵黨首要，近年逐漸仙去，所餘能手無多，俱思蠢動，有人提頭報復，同仇敵愾，自然一拍即合，各告奮勇，到時趕來相助，法鏡等三人，認爲時機已熟，便那北山之會，也要趕往秦嶺，上門尋仇，這日，正在盤算行期，恰值崑崙派劍仙，小髯客向善的門徒，夏雲翔等三人，因受花四姑，卑禮延請，前往相助，剛到便遇見少年馬玄子夜闖花村，看出形勢不佳，憑花四姑，所約的人，決非對方敵手，對方又有幾位師執在內，便鬥得過，也沒法上場，何況未必再見花家，所約道術之士，俱是一干異教餘孽，難與同流合污，自己以前，欠過主人的情，急難求助，受人之託，已然到來，其勢不能虎頭蛇尾，袖手而去，料定花家必敗，三人商議，對方能人甚多，敵是敵不過，只

有代他，另請兩位，法力高強的人相助，那怕不勝，只盼打個平手，花四姑不致家敗人亡，還了人情，於願已足，但是本派長老，雖與峨眉有隙，後已和好，這等局面，萬不會與花四姑一氣，本心是想，約請兩位，與峨眉青城，曾有嫌怨的，前輩散仙，不料行至中途被法鏡看見招將下去，崆峒派雖是旁門，除縱容門人，是其所短，一干長老，尚知自愛，與峨嵋派長老，以前往還頗密，算是夏雲翔的，前輩師執，夏雲翔因近年，本門法規頗嚴，此行本非得已，所請的人，也拿不穩是不肯到，一見法鏡，正合心意，便把金華北山之事一說，法鏡一想，正是機會，立允到時前往，只是近年，久已不願與人間世事，所煉陣法，又太利害，如在花村施爲，必有許多凡人，遭受誤傷，你且先回，到時，我必前往，相機行事，對方所有一干有法力的人，全交與我，底下的事，主人自去料理好了，夏雲翔只想這兩僧一道，是對方諸能手的仇人，既允前往，必定出手相助，也未問明法鏡用意，便即回轉，法鏡跟着行法，召集諸同黨商計，覺着自己近年，因知所習道法，不是玄門正宗，一心報仇以外，已決計不再憑藉法力，傷害凡人，再者，對方能手頗多，如不一網打淨，仍有後患，如欲大舉，花村決非所宜，偏巧內有兩個，有力同黨，與化名蘇隱君，隱居黃山始信峯的，乾坤人掌地行仙陶元曜有仇，主張自己這一面，陣法既操必勝，率性明張旗鼓，把門法地點，定在黃山始信峯，圖個一勞永逸，法鏡敗軍之將，深知敵人利害，也頗慎重，一面分人前往，覓地相待，自和兩同黨，去往北山，一面行法，點起信香，約請海外諸同黨，即日來會，初意花家，不能抵

敵對方，是爲道術之士太多，只將這些人引走，自然轉敗爲勝，自己這一面，早有成竹，更可必操勝算，那知花家，因遭慘敗，自己和諸同黨，也身敗名裂，幾乎被人一網打淨，當日說完大話，高高興興，飛往黃山，去時還以爲事出突然，陶元曜一向獨居山中，偶然出入，也只一人，至多洞中有兩個徒弟，行事這等機密，當無事前覺查之理，此行不特必勝，並還可以由那先去的同黨，假作借地鬥法爲由，作出光明磊落的勢派，先禮後兵，一面向陶元曜挑釁，先交上手，等自己把所有仇敵，一起引往黃山，再行大舉合攻，法鏡好勝心高，自來謀定而動，爲防敵人譏議，這次約人雖多，那打前敵的同黨，只得三人，均與陶元曜無仇，早在前半日起身，那有仇的兩個，和一干有力同黨，俱在後面，陸續趕去，一面相機行事，或是接應先去兩人，一面分成四五路，帶了應用法物，先將地勢佔好，暗中佈置，埋伏停當，以便自己到後，只將所煉旗門一施展，立可發難，預計先後趕去的人必已動手，先佔上風，甚或將陶元曜困住，那知行近黃山一看，始信峯上下，靜悄悄的，不見一點殺氣，自己這面，已早有多人到來，並還來有兩個徒弟，似此情形，大出意料之外，如說敵人，已被消滅，峯頂應有多人，佇立守候，或是迎將上來報信，不應如此清靜，心方奇怪，忽聽雷聲殷殷，細一注視，原來天都峯那一面，已被雲霧遮滿，只剩峯尖現露在外，雲濤迷漫，一片混茫之下，隱隱火光浮動，雷聲頗烈，尤怪是始信峯，那麼清靜，轉似敵人那面，佔了上風，好生驚疑，連忙趕去，見下面雲霧太密，劍光寶光，挾着無數雷火，縱橫交織，難於透視，匆匆未暇仔細

查看，以爲黃山雲海，常有的事，那雲起自峯上，敵我雙方，是在峯脚，各用劍光法寶，相持苦鬥，人在雲下，並未飛起，心想遣雲，遮避目光，無論何方，驅散均易，爲何任其浮蔽上空，難道雙方，鬥勢激烈，連驅散雲霧，這點開空，都沒有麼，念頭一轉，未容深思，人已飛近，爲想觀看雙方，鬥法詳情，先把口一張，一股真氣，朝雲中吹去，那密壓壓的雲層，立被吹穿了，一個大洞，接着，又使驅雲之法，待將滿空雲霧散盡時，不料那雲，暗有敵人，法力禁制，與尋常不同，雲層厚密，而又堅凝，上層雖被吹穿一洞，並未直透到底，法鏡由遠處飛來，沒看清下面情景，敵人對他，印已警覺，雲隙才現，立由下面雲影中，飛起一團，淡黃色雲光，法鏡爲幸久經大敵，一眼瞥見，便知有人暗算，趕忙縱身退避時，無如來勢特急，其速如電，那黃色雲光，又是件極利害神奇的法寶，饒是逃遁神速，也自無及，雲光才一照面，便似正月裏，火花一般，當空爆炸，化作朵朵金花，散裂開來，一窩蜂般打到，沾身之後，化成無數針芒，直穿皮肉，法鏡已然遁出圈外，覺着左肩臂腿等處，微微一痛，彷彿有針刺入情景，知道不妙，慌不迭，運用玄功，將真氣閉住，使肌肉堅硬如鐵，以免深入，並防身中無知，中了法寶之毒，一面隨手揚處，發出一天團，赤陰陰的雷火，朝旁打去，那黃色雲光，每發只是一次，遇物卽炸，雙方勢均猛烈，立隨雷火，一同爆散，化爲無數金花紅星，飛揚滿空，晃眼沒入雲濤之中，無影無跡，法鏡未見到一個敵人身上先負着好些傷，還不知法寶來歷，當時又急又怒，不暇飛降，咬牙切齒，退向一旁，傷處只有針尖般大，一

個個的小孔，微有一絲，紫黑色血水滲出，覺着又癢又疼，又麻又脹，所中之物，已隨血水化去，知是毒物所煉，幸是防禦得早，將氣血毛孔閉塞，未使深入，如易一人，創重還不止此，心雖忿極，但是毒質，已然入體，其勢不可聽其自然，必須當時去淨，偏生全身的傷，共有十好幾處，甚爲零星，沒奈何，只得強忍仇恨，運用真氣，依次將其一吸出，這一來，自然耽延了些時候，秦嶺三老，丐仙呂道，李鎮川，馬玄子，以及樊簡諸仙，已然趕到，敵人那面，聲勢大盛，威力更增，法鏡這裏，尙在一旁，用法力去毒，不曾知悉那同來的一僧一道，先因法鏡心急，遁光較速，稍爲落後了些，一見雲隙下面，有黃色雲光，突然冒起，化爲金花，四散爆射，法鏡隨手發出一雷，立往附近山谷中遁去，便知此寶利害，忙縱遁光，先行避退，正待施展法寶抵禦時，滿空金花，已與雷火同滅，二人功力，雖比法鏡稍差，但各煉有不少法寶，覺出敵人此寶，全以冷不防，出手傷人，祇要事前防備，便可無害，又看出下面敵勢，頗爲強盛，准知法鏡，驟中暗算，無什大礙，便不以爲意，欲往下面助戰，先給敵人，一個利害，等法鏡來了，再施所煉陣法，二人都是一樣心意，不約而同，各用飛劍法寶護身，意欲衝雲直下，就在這略一停頓，退而復進之際，忽見腳底密雲，似開了鍋的沸水一般，往四外滾滾飛散，晃眼都淨，同時目光到處，下面飛起三道遁光，正是敵人，想娶飛走，另外雲層下面，還有兩道遁光，正由峯前戰場上，往峯腰山洞內退去，先來的一些同伴，已有四五人，尸橫地上，膽下八九人，正縱遁光，追將上來，二人見狀，又驚又怒，鐵帚禪師

在前，首先揚起，生平不輕使用的異寶三光帚，待要往外甩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雙方對面，瞬息之間，猛由對面遁光中，發出一片紅霞，先將三光帚的寶光閉住，鐵帚禪師，心方一驚，知道不妙，覺出彩霞，力大異常，惟恐手中法寶有失，趕即退避時，身後牛清虛，匆卒之間，不知究竟裏，更是冒失，一眼瞥見敵人飛上，自己人多，在後緊追，也沒看這下面，勝敗情勢，誤以為敵人，衆寡不支，力竭敗逃，隨同妖僧三光帚揮動，忙把飛刀，飛上前去阻擋，刀光剛一脫手，便吃迎頭兩道，白如銀電，長只數尺的，光華接住，略一掣動，便吃絞緊，敵人也未停頓，竟自帶了同飛，鐵帚禪師，已然知機，收回法寶，縱遁光，退向一旁，牛清虛驟出不意，覺着飛刀一緊，被敵人劍光裹住，收不回來，心自不捨，一面運用全力回收，一面又想另施法寶取勝，情急之下，忘了身常敵人去路，這幾個敵人，均非尋常，內中一個，早揚手一團黃雲打來，牛清虛先見金花，消散甚速，未免有些輕敵，對方來勢，又極神速，祇管身上，還有一道刀光防護，並不周密，黃雲所代金花飛針，既細且密，得隙即入，又不合身外刀光去擋，竟吃打中了一大片，當時疼癢交加，方始驚慌，不敢戀戰，連忙閉氣遁退時，先發飛刀，已吃敵人銀光裹走，往始信峯那面飛去，牛清虛一時疏忽，那由刀光隙裏，散撲過來的飛針，被打中了好些，傷處比法鏡，多了不止一倍，有的還中在臉上，倏倏不曾傷了雙目，醫傷去毒要緊，只得咬牙忍痛，追隨法鏡飛去，鐵帚禪師，雖未受傷，見此情形，一則，敵愾心盛，因牛清虛是一雙飛刀，恐被敵人奪去一口，又見後面追的幾個，俱是

同黨中的能手，內並有兩個外人，三人同來，一照面，便敗了兩個，就此退避，情面難堪，二次又由斜刺裏，追截上去，還未與敵人，遁光相接，忽聽遠遠有極輕微的，破空之聲，循聲一看，乃是十餘道，敵黨遁光，由適才金華來路，破空飛來，宛如星飛電掣，目光到處，便自相繼飛近，忙將身劍合一，迎上前去，猛見劍光叢中，紅光一亮，隨聽震天價，一聲大震，一道霹靂，挾着千重雷火，由斜對面，往後追的，幾個同黨打去，當時便見自己這面，遁光散亂，打落了兩人下去，那一震之威，委實利害非常，身還在側，不會首當其衝，也被震撼得，連閃兩閃，暗忖敵人，如此利害，剛一交手，便自吃虧，就算所約能手盡來又預先煉有陣法，也未必能佔上風，方自膽寒吃驚，猛又聽東南方天空中，異聲大作，十分淒厲，抬頭一看，一片烏雲，電也似疾，飛馳而至，認出是法鏡所約，能手之一，南海小神山，散仙魚象，知道此人，法術高強，又與正教中劍仙有仇，是個極有力的幫手，膽方一壯，同時左側山谷中，又飛起十多團，赤陰陰的雷火，原來法鏡，沒想到當日陶元曜洞中，會有幾個高人在彼，先來同黨，恰巧相遇，早就吃了大虧，到時不合自不小心，又受挫折，只顧忙着醫傷，以為隨來還有兩個勝臂，自己沒顧得下去接應，為想看清情勢，一網打淨，又未將所煉陣法，先行施為，就這一會功夫，金華敵黨，全數趕到，與陶元曜等敵人，兩下夾攻，上來先遭了一場慘敗，容到傷毒，剛剛去淨，見牛清虛，也受傷落下，正待助他，醫好了傷，同去報仇，忽聽破空之聲有異，接着迅雷大震，才知敵人勢盛，不暇再顧牛清虛，忙即飛起，同黨

和門人，已有兩名，受傷墜落，不禁急怒攻心，一面發出連珠雷火，一面取出旗門，施展陣法，魚象也自飛到，方欲合力下手，與敵人拚個死活存亡時，晃眼之間，先飛走的敵人，已與北山趕來諸敵會合，又是一道，震天價的霹靂，自對面發出，與那十數團雷火一撞，連聲大震，過處只見地撼峯搖，山石驚飛，滿空雷火，瀾漫紛飛，敵人已掉轉遁光，往始信峯飛去，法鏡怒火中燒，不願招呼魚象，忙率同黨急追，遙望敵人，已然相繼飛入洞內，內有一道遁光在後，快進洞時，忽由遁光中，飛出一片，五色烟霞，晃眼舒展開來，全峯上下，立似籠上了一層輕紗，洞外空空，敵人一個未出，只峯頂一株老松樹上，蹲着一隻蒼猿，彷彿本來就在樹上，態甚閒逸，那應電掣星飛，雷火瀾空的，險惡景象，竟一毫不現驚恐之狀，知道適才敵人，正佔上風，並無敗相，不知何以如此，好生不解，心中猜疑，飛遁神速，已率衆同黨，飛抵峯前，因急切間，看不出那五色烟霞，威力大小，先已受了挫折，料定敵人，如此作爲，必有機謀，恐又上當，不敢造次，決計先將陣法佈開，再作計較，忙喚住衆同黨，在斜對面一座高崖上停落，隨將佈陣用的旗門取出，交與預定同黨，如法施爲，偏生天都始信兩峯，相隔頗遠，明知敵人，故意把人，分作兩地，以爲犄角策應之計，但是敵勢強盛，人數又多，出於意料，稍爲疏忽，便要受算，必須統籌兼顧，自己又是剛到不久，敵情虛實深淺，未及詳詢，雖然陣地太廣，不免有許多弊害，也是無可奈何，只率豁出多耗心神，一起圍困陣內，然後相機行事，這一來，天都始信兩峯，全被圍在旗門以內，佔了很大一片地面，

法鏡乃崑崙派中能手，本就懷仇多年，處心積慮，立意報復而來，加以才一上場，便爲仇敵所傷，又傷亡了幾個同黨，益發仇深恨重，恨不能把所有法力，全使出來，將仇敵消滅淨盡，才能消忿，故此開場情勢，十分猛惡，那陣法早經煉就，飛行又快，發動異常神速，衆同黨領了旗門，連同法鏡中央主位，共是六座旗門，晃眼功夫，便各按去向方位，分別在當空立定，將旗門往下一撒，先只是一片煙光，略閃即隱，法鏡見旗門列好，將手一揚，一聲迅雷過處，環繞始信天都二峯的，五方位上，半懸空中，突然各湧現出，一座大旗門，高約數十百丈，上出峯頭，只十餘丈，植立五色烟雲之中，全陣地共佔有十里以上方圓，旗門現後，法鏡隨又手指靈訣，如法施爲，手指處各旗門上，烟雲湧湧，五色光華，接連閃動，晃眼烟光佈散開來，瀰漫當空，宛如一片，極大的五色烟幕，將兩座峯頭，團團照住，但離峯頭甚高，却未下壓，法鏡緊跟着，由懷中取出一面上懸金鏡的小旛，朝五座旗門上，一陣展動，同時，左手揚處，又是一聲雷震，旛頂金鏡，突放出一片，昏慘慘的烏光，照向五方旗門之上，鏡光到處，只閃得兩閃，旗門條地隱去，等五座旗門，相繼隱去，先前烟光，全都無跡，陣地以外，仍和平常一樣，天色祇在先是旗門，界限以內，昏濛濛，下霧也似，峯外景物，全被遮沒，什麼也看不見，法鏡手中小旛，已然脫手飛起，植立在陣中心主位之上，卽化一幢烏雲湧住，一面金鏡，已放大丈許，虛懸當空，烏光慘慘，風車也似，時緩時疾，不住向四外翻轉，法鏡同了一干黨羽，便立在旛的下面，立處略爲靠後一些，每當鏡光，轉向前面，人便隱

去，似此昏沉景象，一千妖僧妖道，又是時隱時現，出沒無常，越顯得陰森愁慘。若弄鬼氣，法鏡先疑敵人，以退爲進，故意避入洞中，待機而動，突然發難，佈陣之時，願存戒心，一面嚴加防範，並令諸同黨，暗中戒備，甚是謹畏，及見陣已佈就，並無絲毫阻滯，心氣不禁爲之一壯，又料敵人，知道此陣利害，不是對手，不得已，閉門暫保，意欲易攻爲守，以待外援，暗忖此陣，本極神妙，自己爲了敵人，法力甚高，不是庸手，並在陣中，藏有十二都天神煞，休說敵人，便將這兩座山峯，一齊毀滅，也非難事，如來攻陣，固是送死，便是敵人，閉門不出，洞外設有禁制，或是法寶防禦，也禁不住，陰雷攻打，和煞焰神火，長久祭煉，此時我且容你，苟活些時，等一切施爲，俱已停當，羅網周密，教你知道利害，心中打着如意算盤，一面暗中行法，欲俟十二都天神煞，埋伏停當，立即發動陰雷煞火攻山，準備連峯帶敵，一齊化爲劫灰，這前後經過，已是三個時辰過去，法鏡先前怒火頭上，只見金華北山諸敵起來，匆匆遙望，既未看清人數，又值忙於佈陣，仇敵方面，許久未動，漸漸志得人滿，一心想使敵到全滅，毫未留意陣外去，不料正中陣中施爲，都天神煞，剛剛設好，待要向敵，厲聲挑戰之際，忽聽空中，一聲大喝，隨見一道紅光彩霧，擁着一人，衝入陣來，法鏡已不得此時，有人攻陣，施展他陣法威力，又以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這立陣以後的，第一次來敵，必須先給仇敵，看個榜樣，匆促之間，未暇尋思，來人又在極濃烈的，光霧環繞之中，看不真切，照着來時行徑聲勢，分明是個強仇大敵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忙將陣法轉

動，放敵入網，第一次出手，便施全力，一面催動陣法，一面施展十二都天神煞，手指處，當空寶鏡，首散出百丈烏光慘霧，將來人罩住，同時五座旗門，一齊湧現，陰雷似雹雨一般打到，鏡光照處，紅色光霧，立即消散，光中人影，隨同墜落，無數陰雷，再往下一打，來人立被震成粉碎，法鏡因在主持陣法，沒想到來人，會虎頭蛇尾，死得如此容易，並未看清敵人形貌，鐵帶禪師，雖與法鏡一路，因為上來受挫，看出敵人，並非易與，始終存有戒心，這時因牛清虛，自為敵人法寶所傷，遁入左近山谷之中，不曾隨來，此時陣已佈好，仍未見到，自己人均有法鏡所給靈符，可以出入無阻，牛清虛和自己，並還是隨同煉法之人，萬無被阻在外之理。他法力因不如法鏡，似此尋常傷勢，不礙大體，有了這些時的醫治，早該到來，雖然所去山谷，恰巧偏在天都左側，不在陣地以內，這裏佈陣，也斷無不見之理，按說應該早來，為何陣已佈好，人還沒有見到，心中好生奇怪，但仍以為兩案敵人俱已入洞，並未見出，那山谷地勢隱僻，仇敵事前想不到會有人，入內醫傷，早早派人，埋伏在彼，牛清虛法力頗高，身有不少法寶，並非庸手，強自寬解，有心去與法鏡商量，着人往探，無如佈陣緊要的當兒，自身所掌旗門，又是最重要的，急切間，不能分身，及見法鏡，都天神煞，已將佈好，牛清虛人還未到，心正懸念，忽見紅光衝入，有人攻陣，雖也和法鏡一樣，認定來了強敵，可是心有所注，又不似法鏡，正以全力應敵，處於旁觀地位，紅光一散，瞥見落下一個道人，甚是眼熟，不禁大驚，當時五門上陰雷，已朝來人，集中打下，滿空滿地，碧陰陰

雷火橫飛，形勢酷烈異常，除了中央主持人，萬難阻止，情急萬分之下，一面大聲疾呼，是牛道兄，同時人便急飛過去時，牛清虛人已化爲灰燼了，法鏡尚未覺查，見鐵帚禪師，忽離守地，於雷火光中，急飛過來，心方驚疑，未容喝問，猛又聽空中喝道，老禿驢，你這陣法，果然利害，且教你先發一個利市，如何，語聲未歇，隨瞥見一道，紅線般的雷光，射向始信峯上，落地現出一個瘦小枯乾，狀如雷公的，道裝少年，法鏡見狀，已知中了敵人算計，再聽鐵帚禪師，滿面悲憤飛來，大喝紅光中人，是牛道兄，我們中了敵人，借刀殺人詭計，不禁又急又痛，愧忿交加之下，怒火如焚，不等雙方說完，把鏡光一轉，照向對峯上，咬牙切齒，兩掌往外一揚，隨手大片陰雷碧焰，朝那少年，照直打去，只見對峯洞外，起了一片雲煙，就在這神光離合之間，洞門倏地大開，少年業已飛入，所發陰雷，也似雹雨一般打到，洞口內忽飛出一蓬光霞，那大片陰雷，正與迎面紛紛爆裂，化爲雲煙四散，洞口隨又隱去，光霞也散佈開來，彷彿在洞外，加上一層彩綃，看似一片輕煙，一任萬千陰雷，連連攻打，震撼得山搖地動，兀自不能損傷分毫，法鏡最傷心是牛清虛慘死，不特同道至交，並還去了一條勝臂，當時恨如切骨，怒火難消，一動陰雷攻山，與衆同黨，一齊厲聲喝罵，一面發揮威力，因天都峯一面，爲防敵人詭謀，不能移動，便把前左右三面旗門移動，齊往始信峯，緊逼上去，這一來，變作四面陰雷，齊注一處，始信峯上半，齊被猛烈雷火包圍，遠望活似一座，碧綠火山，空中妖煙邪霧，跟着壓下，眼看相去峯頂，不過丈許，忽見洞又出現一

片煙光，明滅閃變，飛出一個，身材瘦小的道裝老者，法鏡定睛一看，正是秦嶺三老中的婁公明，只把手掌，往上一揚，口中罵了句，老禿驢，我看完老友，再尋你算賬，說罷，忽又隱去，洞中光霞，隨似一座穹頂蓬起，將煙霧擋住，先前老松樹上，蹲伏的一隻老蒼猿，始原處，雷火只管狂惡，因那松樹，斜生洞壁之下，外有輕雲彩光阻隔，蒼猿也無懼色，婁公明一出，蒼猿手指前面，叫了幾聲，法鏡仇人相見，正在眼紅，及聽蒼猿一叫，這才看出猿爪上，持有五寸多長一面鐵牌，牌上光華隱隱，若有華雲流走，再定睛仔細一看，竟是越看越深，知是一件，具有威力妙用的法寶，暗叫峨眉，青城，兩派敵人，昔年曾在紫雲宮，幻波池，連同元江取寶，三次金珠吸金船，得有不少古仙人遺留的，至寶奇珍，後來三次峨眉鬥劍，五台，華山，諸派道友，同遭慘敗，幾於全軍覆沒，是到場的人，十九不能倖免，傷亡之多，爲近千年來，修道人稀有之規，一半便由於對方，法寶飛劍，威力太大之故，此次原是處心積慮，準備多年，方行發難，初意敵黨，一千長老，均已仙去，雖然其中，還有不少能者，但決非所煉陣法，與十二都天神煞之敵，祇管心有成竹，仍然未敢輕忽，表面明張鼓，實則是想敵不意，先把秦嶺三老等，幾個切心大仇除去，再作計較，滿擬以前，形跡隱祕，事出倉卒，敵人決無警覺，爲防萬一，另外還約來好些有力同黨，斷無不勝之理，那知敵人，竟有不少利害同黨在此，上來先就破他，挫了銳氣，最可惡是，得勝以後，立即退回洞內，閉門不出，又把八分作兩處，以爲牽掣之計，滅去此陣威力，一面施展

法力，將兩峯護住，分明又是早已前知，看去彷彿畏怯退守，如照眼前形勢觀查，敵人均在洞內，却令一隻老猿，手持法寶，守在洞外，松樹之上，不特內中必有詭謀，並還隱寓相輕之意，適才來那小賊，法力頗高，牛師弟也非庸流，竟會被牠制得失去知覺，借刀殺人，死於非命，行動尤爲神速，那麼強烈的陰雷，竟傷他不了，都天神煞，也未及使上，便被逃進洞去，跟着洞外，又加上了一層光霞，急切間，連都天神煞，都破他不了，也不知是什麼法寶，久聞峨眉，有二面鐵牌，均是前古奇珍，一名神禹令，一名三才烈火鑑，與天遁鏡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俱是專一剋制，各種陣法，和陰雷煞光的法寶，這老猿所持，雖與傳聞形式小異，未必便是二牌之一，但是一個老猿，縱使通靈，能有多大氣候，敢於如此大膽，在雷火橫飛之下，安然自若，毫無懼色，自己也實疎忽，明見此猿，先就伏身松上，不合輕看，祇願觀查敵人動靜，沒有留意到他，那洞外光霞突湧，先並未見敵人，現身施爲，只老猿獨在洞外，沒看出那面鐵牌，與洞外光霞，有無關聯，洞中敵黨，不在少數，何以獨派老猿，在外守候，越想越覺可疑，暗中便留了意，這時，雷火攻打，已有半個時辰，休說將洞震塌，連峯上草木，也未損傷分毫，那光霞只是兩層，也似，淡濛濛，護住全峯，既未見長也未見消，蒼猿好似防人知他，手中有寶，先前現露，出於無心，老是用另一手掩住，目光注定對陣，不時又叫嘯兩聲，大有鄙夷之相，如換旁人，既看出猿手有寶，早已突出不意，飛身往奪，法鏡總是久經大敵的人物，心雖不免覬覦，因老猿莫公問又是現而忽隱，神態暇逸，大有舉

重若輕之勢，因此未肯造次，時久無功，憤極之下，方欲移動，十二都天神煞，改由峯脚進攻，將始信峯、整個搗去，猛又見對峯，烟光湧動中，先前計殺牛清虛的，道裝少年，飛將出來，似見陰雷，攻打太急，有了懼意，在烟光中，微一停頓，同時，蒼猿忽由松隙裏，將那鐵牌揚起，立有一股，極淡薄的青氣，射向光霞之外，青氣射處，陰雷便被衝開了一個小術，跟着烟光，微一分合，少年已由雷火當中，衝了出去，隨手揚處，發出大片霹靂紅光，一聲長嘯，疾若閃電，衝開上空陣網烟霧，破空飛去，那四外防守的妖黨，見有敵人，衝陣而出，趕即催動陣法，包圍上來，人已凌霄飛去，想起先前，牛清虛慘死，空自咬牙切齒不提，法鏡較有識見，敵人一出現，便知攔阻不住，雖人施展法術，並未窮追，却看出那鐵牌的，威力妙用，不禁大為驚異，一時利令智昏，也不細想，這等奇珍異寶，對方如無把握，怎肯付與一個猿猴執掌，只料對方驕敵，故示不屑之狀，區區畜生，決難禁已一擊，貪念一動，見對峯蒼猿，仍然隱身松梢，將所持鐵牌，照向當空雷火，彷彿兒童，新得玩物，心中好奇，只管擺弄，試之不已神氣，自恃法力高強，又想就勢，運用十二都天神煞，去撞一下試試，看看敵人，封護洞府的法寶，深淺強弱，主意打定，尙恐蒼猿，通靈警覺，打草驚蛇，上來先把陣勢一轉，連人帶中央主位上的旗門，和神旛寶鏡，一齊隱去，四面陰雷邪火，仍舊集中一處，整齊向始信峯上攻打，自己隱了身形，運用都天神煞，暗向峯洞衝去，滿擬一到，準將蒼猿殺死，就手奪寶攻山，則或洞攻不開，蒼猿也必無幸免，飛遁神速，相隔又近，

晃眼卽至，眼看身在煞氣潛伏之中，已然衝入敵入光霞層內，并無阻礙。手中苦煉多年而成的，那面寶鏡，已然照向松梢蒼猿身上，照說蒼猿生死，已在掌握，只一彈指之間，便可了帳，那知所隱煞光，正要放出，制猿於死，就在瞬息之間，猛覺手心微震，蒼猿並未暈死，目光仍注別處，看神情，好似毫未警覺，可是所持鐵牌，忽然下垂，正與自己迎面，立有青濛濛，一股寶氣，直射過來，手心一震之後，遁光便似有了阻力，心中一驚，猛又覺手中運用神煞的寶鏡，似被什真力吸住，進退艱難，跟着便連連震撼起來，這時，煞光已然發射出去，吃那青氣接住，方暗道一聲不好，忽聽洞中有人大喝道，老禿驢，只管在此，探頭探腦作什，你數限將到，且進洞來，先支給你一杯倒頭酒吃如何，法鏡一看，洞口烟光變滅間，秦嶺三老中的婁公明，二次出現，和先前一樣，並未持有法寶飛劍，只手裏多了一個，尺許長的，大紅葫蘆，同時，覺着四外光霞，齊向身上，緊逼過來，平添了無限力量，那四外雨雹一般的陰雷，依舊原樣，被其隔斷在外，分毫未被打進，暗忖敵人封鎖峯洞的神光，適才會被十二都天神煞煞光，沖開一條光術，并非幻景，如是禁法，已被破去，如是法寶，也必毀傷，怎會晃眼之間，現出這等景象，心中奇怪，斷定上了敵人的當，正想收法抽身，衝出光網以外，再作計較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婁公明，二次出現，四外光霞，威力暴漲，法鏡微一整頓尋思之際，忽覺手中寶鏡，光芒遽掩，隱聞爆音甚密，起自鏡中，蒼猿鐵牌上，青氣吸力，加大了許多倍，寶鏡被他，越吸越緊，震撼甚急，幾乎把握不住，法鏡爲煉十二都天神煞，曾

對此鏡，用了多年心力，自是不捨，又見婁公明，雖然二次出現，勁敵當前，說完了話，仍立洞口，笑嘻嘻，并未出手來攻，百忙中，定睛往鏡中一看，那股青氣，已然衝入鏡內，青光煞氣交混中，隱隱有無數金星，正在紛紛爆散，知道鏡中都天神煞，已爲太乙乾罡真氣所尅，如不見機，晃眼之間，就要炸成粉碎，心中痛惜萬分，情急之下，自恃法力高強，雖陷重圍，不衝不出去，惡狠狠注視蒼猿，把牙一挫，正待運用玄功，施展全力，將青氣掙脫，衝出光圍外去，就勢再給蒼猿，一下毒手，稜出胸中惡氣，猛又顯婁公明，戟指笑罵道，老禿驢，枉活了這大年紀，你連死活輕重，都不知道麼，你自有眼無珠，此是當年，幻波池鎮山九寶之一的，如意五雲瑞，豈是邪教中的這陰雷，所能攻破，蒼猿手持鐵牌，你眼淺皮薄，沒見識過，自不認得，但那乾天太乙青罡真氣，總該明白，此寶比峨眉天遁鏡，不在以下，你所煉十二都天神煞，本來就不到家，如何能與本命尅星相對，現時煞光已爲真氣所制，彈指化成灰燼，我們此次，雖想借你的手，將一千左道餘孽，全數消滅，但念在你以前，雖出旁門，尙無大惡，近年匿跡荒山，頗知斂迹，只管數限將終，却不願使你形神俱滅，爲此給你一線生機，未下毒手，你這面破鏡子，藏有凶邪煞光，下賤陰毒，却是容他不得，如若見機急速捨鏡退去，尙可苟免一死，如不服氣儘可多召同類，前來報仇，再如遲延，你連人帶鏡，齊化灰煙，即便我們，不爲已甚，放你元神逃走，真氣也必受了重傷，再去轉世重修，不知要煉多少年，才能復原，好話說完，聽否在你，時機瞬息，稍縱即逝，悔恨無及了，說時

法鏡所持金鏡，爆音越發猛而且急，密如串珠，情知不是路，無如生來好勝，就此捨寶一走，衆目之下，委實難堪，剛一渾疑，婁公明倏地雙眉微聳，手指蒼猿道，這老禿驢，不知好歹香臭，懶得和他多說，他們還等我喝酒去呢，照你主人交派，就下手吧，蒼猿聞言，一聲長嘯，倏地由松梢上立起，往左近崖石上縱去，手中鐵牌，與法鏡手持金鏡，幾於連成一體，吸得緊緊，蒼猿這裏一縱，法鏡便覺身子，隨同一歪，連鏡帶人，一齊受了震撼，照着婁公明，所說語氣，自知再不見機速退，必無幸理，萬般無奈，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準備二次運用玄功施展全力，再試一下，如能強行掙脫，或是將敵人青烝切斷更好，不然，便拚捨此寶，再打報仇主意，好在所約能手甚多，法力無不高強，至多變了初計，豁出全障，被仇敵破去，有這多同道至交相助，報仇雪恨，也非無望，心中尋思，一面正運玄功，往回猛掙，一面取出輕不使用的，鎮山之寶伏伽神刀，待要與敵一拚時，猛瞥見蒼猿，瞪着兩隻金睛大眼，怒視自己，又是一聲長嘯，跟着左手揚起，那面鐵牌，另一手，伸向牌後，似在背面上，按了一下，牌上忽有彈丸般大，一紅一白，兩粒火星，互相旋繞着，直向手中金鏡射來，法鏡知道紅白二丸，乃陰陽兩極真氣所萃，利害非常，手中金鏡，已被太乙乾罡真氣吸住，無法閃避，情勢萬分危急，已是無法再延，只得把腳一頓，將手一鬆，捨了手中金鏡，凌空而起，就這樣，依然晚了一步，人剛捨寶飛起，那紅白二丸，已然打向鏡上，只聽震天價，一聲霹靂過處，雷火金光，宛如無數飛星火花滿空迸射，法鏡外層，還有光霞隔斷，尙未遁出圈外

，相隔頗近，眼看千萬道，金星火花，似暴雨一般往身上射來，遁光已被震盪出去老遠，雖有伏伽刀護身，也難禁受，百忙中，忽又瞥見，婁公明揚手一灑光華，飛將過來，將雷火金光隔斷，口中笑罵道，老禿驢，不聽好話，你看如何，我們還要借你號召一千妖邪，前來授首，特意放你一條生路，再如不知死活，別人出來，却沒我這好說話呢，還不快滾，言還未了，前面光霞，突現出丈許大一個空洞，法鏡知難與爭，忍辱負愧，急縱遁光，飛身穿將出去，人剛穿過，又聽一聲雷震，回顧來路，光霞已然封合，那面金鏡，早已化爲烏有，自己多年苦煉的，十二都天神煞，已被震裂，成了無數濃煙，似潮水一般，紛紛爭先往蒼猿所持鐵牌上射去，晃眼吸收大半，驚魂乍定，益發愧忿交加，再看本陣，把守各旗門，諸同黨想似看出自己被困，又見敵人方面，神雷發動，情勢不妙，俱各守住各人陣地，住了攻打，敵人雖佔上風，將都天神煞破去，並未乘勝出擊，仍用光霞封山，守在洞內，等回到中央主位，對峯煞氣全收，洞口已隱，連婁公明，和蒼猿俱都不見，一問同黨，說是對峯，雷火煞氣才消，跟着起了一片金霞，人猿立即失蹤，現在連洞口，帶洞外崖石老松，一齊隱去，只是一片光霞，將全峯罩住，別的什麼也看不見，法鏡連運慧目注視，也是如此，不知敵人是何用意，只得傳令衆同黨，仍用本陣，將全峯圍困，每見施展陰雷攻打，相機應付，一面發動信符，焚燒信香，催請海外，有力同黨到來，再作計較，似這樣相持到了半夜，黃山本多雲霧，這晚，是碧空澄霽，月色鮮明，月光之下，照得四外峯巒林木清澈如晝，除了始信天都兩峯是在

沈沉烟霧，籠罩之下簡直成了光明世界，雲也不是沒有，偶然挨着峯腰掛上兩片，或是順着微風，由遠方天空中，或大或小冉冉飛來，兩三成簇，因為天色蒼碧，月光極亮，格外顯得白而皎潔，有的由月旁擦過，受了月華反映，雲邊幻起一層層的華彩，或是浮起一痕金霞，端的清曠明麗，美景無邊，置身其間，使人生天際真人之想，法鏡同了一千左道中的黨羽，見上場不久，便吃敵人突出不意，將數年心血，苦煉而成的十二都天神煞破去，並還連傷了幾個，有力同黨，始而惡氣難消，不住發揮陣法威力，想和仇敵拚個死活存亡，及至攻打多時，歷久無功，對方一任陰雷攻打，始終置之不理，只冀公明，在洞前略爲現身，破了都天神煞，便和蒼猿，一同隱退，更無一人再出，知道負氣無用，再攻下去，也是徒勞，平白糟塌許多陰雷，只得停了陰雷攻打，命衆同黨，守住各面旗門陣地，以防仇敵，又有詭謀，突然行使，待了一會，對方仍是金霞封山，毫無動靜，測不透是何用意，信香信符，早已點發，海外援兵，未見一人趕到，法鏡在中央主位上，目注對方，正在心煩意亂，後悔枉自十年薪膽，行事仍是疏忽意氣，只顧煉了幾件法寶和陣法，便自以爲無敵，也沒看透仇人虛實深淺，即行輕舉妄動，事前本還結了好些，有力幫手，如同來也好，偏又好勝自恃，認準眼前，幾個敵人，無須如此大舉，那知對方，能手頗多，更有極利害的法寶，都出預計之外，吃了許多虧，結局仍不免求人相助，雖說雙方尚未正式交手，照敵人閉洞自守，這等情形，也必有他的短處，自己這面，有幾件利害法寶，尙未出手，海外幾個，有大力的助手，尙還未到，不能

說是就敗得不可收拾，上來總是損兵折寶，落在下風，豈非始謀不臧，咎由自取，正在越想想越悔恨，說不出的，懊喪慚忿，眼望靜沉沉的，始信峯上，震天價一聲雷震過處，一蓬金霞，突然冒起，晃眼暴長，數十百丈，那緊壓在峯頭的，陰雲邪霧，立被盪開，法鏡和衆同黨，料有仇敵出鬥，忙即催動陣法，待要合圍上去，忽聽對峯，有人笑道，大好月色，關得如此烏烟瘴氣，豈不是煞風景，我想老和尚也未肯聽老朽忠言勸告，還山在即，也不暇與他們糾纏，且將這峯上烟雲，打掃乾淨了再走吧，法鏡定睛一看，金霞光中，對峯洞門重現，緩步走出，一夥仇敵，那發話的，是個鬚髮如銀的，長身老者，烟光繚亂中，貌相認不甚真切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法鏡這面，話還沒有聽完，陣法也就剛剛催動，爲了先前，陰雷無功，打了半日，連對峯一草一木，均未傷折，意欲誘敵，現身出鬥，未以陰雷攻打，那老者聲如洪鐘，所說的話，却是句句入耳，法鏡和衆同黨，俱是久經大敵，知道敵人，如此說法，乃是故示從容，許久不見人出，既出必有殺着，心念才動，老者已說到末句，手忽往外一揚，大袖口內，立有一團青光飛出，法鏡認得那是乙木真氣，凝煉而成的，乙木神雷，正是所煉陣法的尅星，稍爲疏忽，自己費了多年辛苦，煉成的這幾座旗門，又要不保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偏生陣法，業已催動，正向敵人進攻，四外上空，烟光邪霧，電馳雲飛般，往始信峯上壓去，勢甚猛速，撤退萬來不及，當時鬧了個手忙腳亂，一面急發號令，命衆同黨，速傳施爲，趕即收勢，心方暗道不好，忽又聽老者笑道，和尚不要慌，我老頭子近年輕易不管人閒事，如要破你

這點伎倆，早下手了，因我還山在即，聞說好些老友，俱在金華北山，便道前往相會，就便來此與陶道友作別，承主人與諸位道友，盛意置酒相款，我們敘闊情長，諸道友又想借你，把昔日峨眉一干漏網餘孽掃除盡淨，免留世上害人，一任你在洞外搗鬼，懶得理睬，現我就要回去，諸位道友，興猶未闌，本來我走我的，無須理你，只爲今夜，月明如晝，雲海安瀾，大好情景，却被你們鬧得烏烟瘴氣，未免可惜，用意只把陶道友仙居四外的，邪烟妖氣，掃蕩乾淨，不教掩蔽清光，並非特意與你爲難，你心慌作什，法鏡和衆同黨，沒想到敵人，只是志在奚落，有這幾句話的耽擱，首先早各把旗門撤退，那先發出去的，烟光邪霧，仍然包圍峯上，有此餘暇，本可收退，爲顧旗門根本，無暇及此，聞言又羞又忿，欲待撤去峯上封鎖，又覓敵人，才一出手，便全數解消，不戰而退，太已難堪，如若不撤，神雷一震，也是消滅，一樣去人，又覺着根本已可無害，無關大局，好歹先與一拚，就便試探對方，法力深淺，好作準備，縱令小有損害，也比被敵人，幾句話嚇退，要強一些，就這心念微動略一遲疑之際，猛聽波的一聲巨響，那團青光首似吹足了的氣泡一般，暴長了千百倍，條地爆炸開來，緊壓峯頭的，烟光邪霧，立似崩雪投火，急雨流空，化作千萬殘烟流星，滿空發射，晃眼消滅無踪，跟着又聽老者，回顧身後諸人笑道，素魄流光，良宵可愛，好在一千餘孽，尙還未來，諸位道友，不妨再續長夜之飲，我尙須往東海一行，異日再闖岫吧，說罷，往四外看了一看，袍袖展處，一道白光，破空便起，往東南方飛去，法鏡所約諸同黨，多非庸手，尤其相助

代掌各面旗幟的，均是異教中有名人物，上場連遭挫敗，俱覺面上無光，只爲敵人，閉洞自守，無計可施，始而乾看着敵人洞府，生悶氣，俱盼敵人出來，決一勝負，一見這等情勢，多半俱覺相形見拙，心雖痛忿，不敢冒失出手，事有湊巧，那鎮守東南方旗幟的，乃小南極四十七島，漏網妖人，甘雨島主黑星真人袁全，爲人陰險狡詐，平日無惡不作，煉就一種極惡毒的，黑星神砂，爲了以前，吃過正教中的大虧，啣恨切骨，法鏡雖是旁門中人，交友頗能分別善惡，這次原來約他相助，因袁全也是懷仇多年，聞得法鏡，煉了好些法寶，和都天神煞，大舉復仇，正合心願，聞風趕來，法鏡因正需人之際，又知他邪法頗高，其勢不能拒却，只得允諾，袁全何等奸滑，看出法鏡，詞色勉強，大是不悅，本想遇見機會，給法鏡一個難堪，加以一向僻居海外中土，正教中，一般能手的，來歷路數，多不知悉，一見乙木神雷，威力不如意想之甚，而法鏡却如此怯敵，本就在暗中冷笑，心想敵人，既然出面，不是暫撤旗門可了，法鏡是領頭人，終要出手，等他鬥敗，自己再行上前，亂發神砂傷敵，使他看點顏色，少出日前輕慢的惡氣，正在心中盤算，那知數人，已向自己飛來，袁全不知老者，姓名來歷，暗笑法鏡，日前初會時，妄自尊傲，神氣何等可惡，今日臨敵，如此膿包，被敵人將他奚落了一頓，還破了他的陣法，結局從容而去，休說攔阻，連話都未還出一句，我且叫他，見識見識，黑星神砂的威力，看我是否要附和你，未能報仇，心念動處，老者遁光，已然飛臨切近，這時峯上烟雲淨掃，各面旗幟，均行遠撤，當空已無烟光封蔽，老者飛起時，法鏡等

正在心忙意亂，各謀應敵之計，沒想到真個就走，起得這快，又多知乙木神雷利害，無入攔阻，本無須直衝旗門陣地，無論何方，均可破空而去，偏向袁全，迎面飛來，看似有意尋敵，又似無意，飛行也緩，神情似頗託大，袁全不知這位老者，近年雖不輕與人爭，確是天性疾惡，專為尋他晦氣而來，如能知機引避，尙未必能保無事，這一逞能出衆，以為神砂利害，休說出手必勝，就不能勝，憑自己的神通，也必無害，何況敵人的乙木神雷，和那遁光來勢，並不十分高明，直操必勝之權，樂得人前賣弄，事後奚落法鏡一場，見敵人已快要穿陣而過，匆匆不暇細想，厲聲怒喝，無知老賊，敢來送死，我却不像別人，容你猖狂，一言未畢，左肩搖處，身指黑葫蘆內，早有一蓬，墨綠色的星光，隨着大片腥黑之氣飛出，晃眼散佈，向白光包圍上去，老者好似驟出不意，難於閃退，又似不知對方，法寶利害，依舊行所無事，朝前飛行，當時便被那墨綠色的烟光包沒，法鏡在中央主位上，看得畢真，先見老者，似有意似無意般，直向袁全旗門上飛去，知道袁全，以前在海外，仗着邪法毒沙，無惡不作，傷人太衆，便疑老者，放着空隙不走，難免不是有心尋事，袁全平時狂傲，自從初見，便不投機，只爲別的道友情面，他又自告奮勇，獨當一面，情不可却，多不好，總是自己這面一個有力助手，看神情，許還未知敵人深淺，固然所練神砂陰毒，也未必能是敵人對手，照眼前形勢，在預約的，幾個人未到以前，除了忍氣，便只有豁出許多損害，與敵對拚，已成敗多勝少之局，如何可以分毫大意，無如衆同黨中，只袁全與己，貌合神離，來時不合說了大話，

上場連遭挫折，已吃輕笑，這等夜郎自大，不知輕重的人，好意勸誡，必不肯聽，弄巧還吃當面搶白，不特面上難堪，還鬧一個家屋不和，那是何苦，心正遲疑，忽聽袁全，借題發揮，譏笑自己，不禁愧忿交加，暗罵無知妖道，我修道多年，平生謹慎，尚有失挫，難道還比不過你，好在我已另約能手，俱是多年至交，本來有你不不多，無你不少，就仗你邪法，將此強敵除去，日後也必受你奚落，既然不知自量，我到看看你，能把敵人怎樣，念頭才轉，遙見前面，毒沙發出，老者並未閃退，晃眼便被包圍，烟光籠繞中，似見老者袖口內，有一點豆大般的，金紅色火星，電也似疾，直投袁全身後，葫蘆口內，猛想起敵人，既能煉有乾罡神雷，決非妖道毒砂邪法，所能傷害，並且那毒砂，只一沾身，休說尋常修道之士，便正教中，次一流的人物，也不能當，老者依然如故，此已可慮，那小火星必是一件利害法寶，故作入伏，想將葫蘆毀去，妖道死活無關，那旗門却是多年心血，只管都天神煞已毀，陣法並未失效，敵黨至今不肯出門，雖在口說大話，意有所待，未始不是心存顧慮，不敢驟然大舉發難，當時一着急，忙縱遁光，往袁全旗門上飛去，意欲相機行事，袁全如勝，便作趕往相助，如敗，便將旗門，搶救回來，免為敵人所毀，那知他這裏，看不不妙，袁全也有了警覺，一見敵人，已被神砂包圍，並無所傷，大是驚疑，方欲相機進止，老者在所御白光護身之下，戟指笑道，無知妖孽，我自由峨眉，回轉昔年故鄉以來，久已未開殺戒，本心不欲再管閒事，無如你這孽障，在小南極，作惡太多，昔年傲侍漏網，依舊橫行，適才我見你在此，本心還不

想再開殺戒，只故意試你一試，果然故態依然，倚仗毒砂邪法，妄想暗算老夫，你自犯我，要尋死路，還有何說，袁全一心，欲以全力，制敵死命，目注老者面上神情，並沒想到敵人，身手未動，會由袖口內，放出一件利害法寶，及至敵人，說到中間，那粒金紅火星，已然攻入要害，方始覺出，身後葫蘆，微微震了一下，當時因聽對方，口氣不善，法寶又是無功，適才不合口吐狂言，未使遽然退却，方欲一面反唇相譏，一面收回毒砂，另使別法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袁全話還沒有答出，剛喝了聲老狗，瞥見老者手揚處，驚天動地，一聲霹靂，袁全身後葫蘆，立被炸成粉碎，葫蘆裏面，立有萬千金紅火星，紛紛爆裂激射，內中未發完的毒砂，連同先發出來，包圍老者全身的，黑綠烟光，着火即燃，燃勢絕迅，比薄紙投火還快，雲眼無踪，袁全雖極機靈奸滑，一則變生倉卒，事出意料，容到覺出有點警兆，勢已無及，更沒想到，難發這快，具有如此驚人威力，當時隨着葫蘆震裂，只覺心神，同受從未經過的劇震，人已重創，不由嚇得亡魂皆冒，慌不迭，待運元功逃遁時，老者一聲冷笑，手指處，那千萬金紅色的火星，立似萬流歸壑，由散復聚，齊往袁全包圍上去，袁全經此一震之後，肉身先已隨同葫蘆粉裂，仗着邪法頗高，元神雖是受創不輕，尙未震散，自知因多吉少，昏悸情急之下，還以爲肉身雖失，元神總可逃脫，那知對頭尅星，恨他積惡刁狡，從一上來，預先早打好除他之策，一切均有防備，如何容他逃生，那散佈空中的，金火真精，合練而成的神雷，立卽包圍上去，只聽一串極猛的繁密爆音，急急響過，霎眼之間，妖道元神便自消滅，連

殘烟剩縷，都不見一絲，這等利害猛惡的威勢，那座旗門，就在近側，依然凌空懸立，不見傷毀，法鏡本心，是想相機下手，搶救旗門，也沒料到敵人威力，如此之大，袁全伏誅時，恰好趕到，兩下相去，不過十丈遠近，人已幾被神雷所發火星擊中，總算知機，一見這等利害，忙即避開正面，閃向一旁，情知袁全，已無生理，敵人比己，強得太，多，如與交鋒，非敗不可，那旗門丟了太覺可惜，上前搶敵，又非敵手，微一遲疑，內怯之間，神雷已然合圍，袁全形神皆滅，敵人如此手辣，越發驚心，以為旗門，必為敵人所毀，少此一面，全陣便要失去許多效用，心中正叫不迭的苦，忽見滿天金紅火星，重又合為一禮，仍似一點，豆大星光，投入敵人袖內，那座旗門，却健在未動，好生驚疑，覺着收也不好，不收也不好，這原是瞬息間事，法鏡這裏，方自進退兩難，老者條地轉身笑道，老夫本與此間諸友敍別，不願管什閒事，但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也是這妖孽，惡貫滿盈，自取滅亡，你如不服，只管施為，否則你們自有因果交待，諸道友還要借你，召聚一干，漏網餘孽，和那惡滿數盡的妖邪，老夫還山去了，法鏡聞言，當着敵我衆目之下，羞得滿面通紅，事已不可力爭，只得強忍忿愧答道，貧僧輕不與人結怨，本是婁矮賊他們，上門欺人，才有今日之事，目前只憑強弱，是非暫且不論，既承見教，貧僧一息尚存，料有相逢之日，只是一向山中清修，見聞孤陋，道友素昧平生，雖有所疑，不敢妄定，姓名仙居，能見示麼，老者笑道，我也知你，平日除縱容惡徒外，尚無大惡，此次原是峨眉劫後餘波，應由你來終了，我隱東海多年，雖以子孫求請，

回轉俗家，住了些年，從未在外走動，難怪你不相識，過了這場爭殺，你也不會尋我，問他作什，法鏡驚道，如此說來，你是昔年苦行禪師，所收俗家記名高弟，蒲居士了，話未說完，老者微微一笑，一片金紅光華，似電一般閃過，空中既無影跡，也未聽有破空之聲，人便不知去向，法鏡和衆同黨，見此情景，俱都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，法鏡明知，敵強我弱，所說借此消滅餘孽的話，多半不假，無奈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，只得先命同黨，接替袁全之任，再看對面始信峯上，一干敵人，只有當地主人陶元曜，和有限兩三人，不在其內，全都圍着一塊大山石，盛設酒菜，正在對月痛飲，蒼猿和兩三少年在側侍立斟酒，狀甚暇逸，峯頭烟光雖消，天都始信兩峯，仍在陣法包圍之下，隨時均可發揮威力，催動陣法，上前進攻，竟似一無所覺，不禁把怒火、重又勾發，偏生適才，連連吃虧，傷人損寶，強敵剛走重又發威，豈不更受敵人嘲笑，正在急不得惱不得之際，猛聽東南方，遙空中隱隱傳來，一絲極輕微的，破空之聲，因那聲音細微，相隔尚遠，倉卒之間，聽不出是敵是友，法鏡暗忖，上來便遭失挫，跟着又遇強敵，雖有幾件法寶，不曾施展，但是目前敵人，虛實深淺，尙未盡悉，身是主體，剩此孤注，再如大敗，勢須瓦解，不能成軍，爲此勉維殘局，忍辱待援，非得能手齊至，一發便能重創敵人，不宜妄動，現時敵人，故意飲酒賞月，當面嘲侮，內中必有作用，相形之下，已是難堪，來的這人，再要是敵黨一面，逼得自己這面非動手不可，那也無法，祇好與他一拚了，邊想邊和同黨，暗打招呼，令其準備，忽見對峯，婁公明手擎巨杯，面向自己笑

道，老禿驢，今天怪難爲你的，你乾看着我們，對月暢飲，不嘴饞麼，我們酒興將闌，所餘無多，你所約同黨，也將趕來送死，快到你們的時候了，你到這裏來，我預先奠你一杯，送行酒如何，法鏡見婁公明，口中嘲笑，右手擎着一隻大玉杯，酒作紅紫色，映着月光，閃閃生輝，另一手，却縮在袖裏，情知其中有詐，杯中所盛，必不是酒，袖中措有靈訣，欲借嘲笑爲由，驟然發難，正想給他叫破，猛想起飛行迅速，有這一會，空中來人，怎還未到，難道敵黨，預約能手，兩下夾攻，矮賊故意嘲弄，來分自己心神不成，念頭一動，姑忍怒火，側耳一聽，那破空之聲，本由東南遙空飛來，隔了一會未到，此時已用來路，遠遠繞向東北，說是與此無干的人，空中路過，但又不應如此繞越，並且飛行之聲，甚是迅疾，暫時來歷，雖未查聽出來，決非庸手，既與雙方無干，何須如此繞避，正尋思間，那破空之聲，又由東北，往西北方，繞了回來，好似有意環繞黃山，飛行一轉情景，心越奇怪，斷定不是無因，如是敵黨，來者不善，對峯敵人，尙在嘲笑不休，也顧不得再答理，方在留神觀查，忽聽西北旗門上，一個得力同黨，傳聲喜道，想不到，散花青童，竟如約而至了，說話這同黨，名叫尹凡，也是海外旁門中能手，與法鏡至交，所約海外諸妖人，多半由他，代約而來，所說散花青童祝靈，法力頗高，煉有兩件，利害法寶，雖是旁門中人，除了驕狂任性，並不十分爲惡，也不在小南極四十七島，漏網諸邪以內。法鏡，尹凡，先往約助，並未十分應諾，只給了一枝信香，令到急時焚香，自己到時，如若無暇，也必代約能手往援，彼時法鏡，自信前仇能報，

多約幫手，只作萬一之備，不知祝靈，不喜他話太自付，又知敵人，雖無昔年極盛時聲勢，能手尚有幾個，不是易與，故意拿他一下，覺着對方驕狂，口雖未說，心中老大不快，回山便想把所贈信香棄去，還是尹凡，深知祝靈，法力性情，不願因此生隙，再說，留備緩急也好，及至此來，形勢不妙，法鏡把所約各妖邪的，符號信香，一齊發出，並未想到此人，又是尹凡，把先要過來的，那枝信香暗中點發，如在平日，法鏡想起祝靈，去年對他，傲慢神氣，必還不快，此時一則，事急求人之際，二則，久聞此人威名，照那先見時口氣，自必有驚人法力，並且一請即來，比誰都快，也可見出他的義氣，聞言忙運法眼，循着來聲，往空中細一注視，那破空之聲，業已飛完一轉，漸漸飛近當地，同時，四面現出一圈青黃二色的彩氣，月正當空，絕似那月亮，起了個極大的圓暈，晃眼功夫便見圓圈由大而小，往當中縮攏，可是圈邊，却越來越往寬裏展開，彩氣中已現出無數的青黃星花，開鍋水泡一般，不住翻滾，齊往中央，潮湧而來，宛如滿天花雨繽紛，簇湧着一輪明月，頓成奇觀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前嫌冰釋，因敵人嘲罵了一陣，句話未答，意欲就勢，還上幾句，一面催動陣法，接應來人，略遮羞臉，口方大喝，矮賊鼠輩，無須賣弄詭計，你們已在我包圍之下，祝道友一到，更成袋鼠網魚，一個也休想逃跑，這時空中，星光光悉，已漸合攏，當中高起，四邊下垂，直似一口，奇大無比，的彩鐘，往下方罩來，一面法鏡口中還罵，右手一揮，發出號令，催動陣法，四外虛懸着的旗門，重又發生威力，發出大片烟光邪霧，與空中壓下來的，彩鐘呼應，較起第一

次，發陣攻山，看去勢盛得多，只是法鏡，屢敗之餘，想看一看，祝靈的法力，並示謙退，由他一人，先行出手，陰雷暫未發動，只和同黨，待機大舉，時機一至，再行大舉合圍，以便重創敵人，報復前仇，心中正打着如意算盤，散花青童祝靈，青黃二炁，和無數星花，結成的彩鐘，已快壓向對峯，衆人頭上，眼看就要生出妙用，忽聽婁公明笑道，老禿驢，想是只會背地偷嘴，當着人前，還要裝腔作態，不動葷酒，不肯領我的情，我今日，酒飲太多，不能再用，小娃兒大都饑嘴，這杯送終酒，你代老禿驢，受用了吧，說時，右手起處，首把那一杯酒，往空潑去，左手往上一揚，發出靈訣，這時，彩鐘離峯，不過兩丈來高，祝靈初來時，雖然有些輕敵，畢竟修煉多年，也是一個久經大敵的人物，先見敵人，聚坐峯頭，磐石四周，對月舉杯，目中無人之狀，雖料對方不弱，法鏡這面，必已大敗，因見陣法未破，敵人尚在旗門包圍以內，仗恃法寶威力，心仍自信，不以爲意，及在空中，飛完一匝，佈好羅網，準備一舉成功，敵人已在寶氣星花籠罩之下，按說對方如是高明之士，決不會不知自己來路和此寶威力，縱不驚惶逃遁，也必急起抵禦，以免湊手不及，玉石俱焚，才是正理，那知仍是行所無事，彷彿未見，除有一個老頭，站在石前，手持巨杯，面向法鏡等嘲罵外，餘人俱坐原處，一個未動，事出意外，方覺敵人，情景可疑，婁公明已自發動，舉杯往上潑來，當時，只聽撲的一聲，杯中的酒，化作大片紅紫色的烈焰，電也似疾，迎着彩鐘，往上飛來，百忙中，猛認出那紫紅火焰，正是所用法寶，惟一尅星，丙靈砂，分明敵人，事前算就自己

，要來助陣，知道利害，先向對頭那裏，要來此寶，並恐自己警覺，有了防備，不肯上套，又用法力，將他化成一杯酒，故意先向法鏡等，嘲罵遷延，使己不疑，直等法寶發出全付威力，快要臨頭，方始冷不防驟起發難，好使自己，無法收勢，一舉全滅，手段端的惡辣，又穩又狠，不禁又驚又怒，心中尋思，一面急收法寶時，無奈敵人，得有高明人的暗助，不特借了兩粒丙靈神砂，並還詳告機宜，一經發難，便沒法挽救，那丙靈砂，本就是個尅星，加上那一道神符的妙用，威力大增，火勢早被反兜上來，只聽一片，撕撕之聲，彩鏡已被烈焰點燃，殘雪像火一般，萬分神速，祝靈又深知，此火利害，當時未及，將寶搶救回來，一被點燃，便無法辦，再不見機，還要引火燒身，只得咬牙切齒住手，說也真快，那大一片彩網，只一霎眼功夫，便全部燃化，好似滿空烟光是火，在空中發出奇亮無比的彩光，閃了一下，便自消滅無踪，祝靈只一照面，便將多年保有的鎮山之寶，化爲烏有，痛定思痛，愧忿交加，怒吼一聲，隨由身後，法寶囊內，取出兩件帶柄的銀鉞，往前一晃，立有兩股，一青一白的，烟光彩氣，射向對峯，一面，法鏡見祝靈，出手便自失利，把一件仗以成名的，異寶葬送，此時再不發動，彼此面上，都不好看，祝靈這高法力，尙遭挫敗，再來助手，也未必能操全勝，反正勢成騎虎，勝敗存亡，在此一舉，不拚已是不行，急急悔恨之下，把心一橫，一面施展全力，號令衆同黨，催動陣勢，一面把這些年來，所煉邪法異寶，盡量施爲，全發出去，想和敵人，拚個死活，法鏡素極謹慎，向例對敵，不肯盡出全力，總留一點後手，這次，因

是愧忿難當，情急拚命，不惜把所有伎倆，傾囊而出，作一孤注，加以祝靈相助，是一能手，法寶法力，均具有大威力，比較先前，第一次圍困兩峯的聲勢，還要猛烈得多，當出手時心想，這次仇敵，因勝而驕，只顧得了便宜賣乖，一味奚落嘲侮，始信峯上，光霞已收，好似全無防備，人又現在洞外，照此夾攻情勢，縱不能一舉成功，全數傷亡，多少也可傷他幾個，出口惡氣，那知念頭，還未想完，祝靈雙手，兩道烟光彩氣，剛射過去，忽由對峯洞內，飛出一片，五色光霞，恰好接到，將一千仇敵擋住，同時，四外旗門展動，光華電掣，烟霧激湧，也如潮水一般，爭先往對峯，壓湧上去，再加上，大片陰雷，也似暴雨一般打到，晃眼之間，一座矗立天半的始信峯，便在烟光雷火濃霧包圍籠罩之下，只見星花激射，雷火橫飛，黑霧瀰空，碧螢如雨，霹靂之聲，震撼得山搖地動，旁列諸峯，受此猛震，似欲崩塌，風火聲中，又聽對峯洞內，有人發話道，一干餘孽，尚未到齊，難得有此良機，何必多費兩回手，婁道友性急，已然多此一舉，不如打草驚蛇，這些妖孽，一害怕，不敢出面，日後再想除他，便費事了，諸位道友，既已興闌，請進洞來，由這些無知妖孽鬧去，理他則甚，底下便聽婁公問接口答道，老花頭的話，說得有理，便宜小妖童，多活幾天，誰要不耐久候，過了今天，明早各人，單獨出場，這他一個，雞飛狗跳，一陣鬧心，且先進去，與陶道友，商計以前的話罷，那麼空前猛烈的聲勢，本人聽着，聽去竟十分清淅，聽完再看對峯，烟光火霧，重壓影裏，又如先前一樣，全峯上下，都被一層薄薄的五色光霞籠住，誰峯頂，也不甚

高，只得兩三丈，直似一個，極大的五色紗罩，將全峯罩住，天都峯上，光霞先就未撤，自是原影，雷火焰光，全被擋住，一任如何利害，不能傷他分毫，敵人就在護峯光霞起後，答完洞中人語，便自無踪無影，一人未留，洞門也同時隱去，接連攻打，到了天色將明，終是紋風不動，法鏡等，自然早與祝靈相見，同病同仇，彼此到反消了許多驕氣，祝靈談起敵人刁惡，明是只有兩粒，丙靈神砂，和那護峯之寶，此外無什伎倆，縮頭不敢出門，偏說大話氣人，自己反正不與干休，休看有寶防護，常用陰雷法寶攻打，久了一樣也能破去，囊中尚有法寶未用，威力甚大，只對方，少有空隙，便可攻入，法鏡聞言，覺着對方，尚有諸平，王鹿子，葉神翁，李鎮川等高人，不會出手，閉洞不出，必有詭謀，祝靈法寶，雖頗神妙，此言未免輕敵，知他好勝，不便直說，只暗中留意，表面仍然附和，正在互相憤恨罵間，所約海外同黨，忽有數人，聯袂飛來，那來的，共是三人，一名鐵焰真人秦焯，一名五行燈黃翼，一名木笛道人姚半風，俱是小南極，四十七島，較比有名的，左道之士，自從一音大師，葉績和小寒山二女，謝氏姊妹，大破小南極，四十七島當日，是在島上的妖邪，幾於全數消滅，逃脫的，共總不到十人，大都法寶喪失殆盡，僅以身免，這三人命不該絕，遠遊在外，法力法寶，倖得保全，沒有傷損，聞信之後，知道仇人，命鐘島主葉績，自從皈依佛門，改名一音以後，法力神通，益發廣大，不久又把川邊，倚天崖西，雙杉坪，東晉時神僧，絕尊者的，一部滅魔寶錄，得到手中，威力更是不可思議，加上小寒山二女，法力之高，還在其次，

並還持有佛門至寶，七寶金幢，更是利害，這三人，已早聲言，要把四十七島，一般同道，全數消滅，照此情形，非但此仇，萬不能報，一旦遇上，便無倖理，一同逃往南海，一座極隱僻的，無人島上，銷聲匿跡，藏頭不出，隔了些年，才聽人說，一音大師，聽了天蒙禪師，與神尼芬陀之勸已不再爲己甚，小寒山二女，以乃師神尼忍大師，功行圓滿，證果在即，近在山中，勤修佛法，功力日高，也是輕易不肯再開殺戒，加以那島，荒寒僻陋，終年海氣瀾漫，濃霧如晦，早已不耐久居，始而只試探着，移返小南島故居，還不敢任性胡爲，又過數年，見仇人已知他們，潛回舊日巢穴，並未趕盡殺絕，上門問罪，心越放定，不由故態復萌，對於前仇，本未忘懷，只是無可奈何而已，近年聞得一般正教中的，有名人物，相繼飛升仙去，存留下的，只是一些，後進門人，漸漸生出邪念，覺着自己，修煉多年，法力甚高，爲打萬一報仇之計，又煉了些法寶，眼前強敵，已然功成仙去，中土各異教，又早被正教中人，誅夷將盡，大可乘此時機，去往中土，相機行事，創立教宗，茲事體大，不是容易，於是一面廣收徒類，一面勾結海內外的異派餘孽，以備待時而動，這次法鏡約他，覺着一向都顧忌着，正教中這些殘存的，後輩門人，均有法力，和幾件本門師長遺傳的，法寶飛劍，不大好惹，難得有此機會，正可藉此，一試雙方深淺，事如可行，就勢便另覓名山，全數遷往中土，建立教宗，如見敵勢仍強，完了這一局，便偃旗息鼓，退將回來，仍在海外稱雄，因想看看法鏡等異派，法力強弱，乘其危難之際，方始來助，以便到時，獨自稱尊，爲所欲爲，敵人不

說，連這些殘餘的，異教餘孽，也一體吞併，乘機消滅，沒安着好心，所以接到信符以後，不但自身，遲遲其行，連法鏡在海外，另約下的，一般幫手，也早在事前託好，授以機宜，均令隨移前去，並照預計，非再接到自己信符不往，這一來，除却祝靈一人，與這般妖人，素不合流，也無成約，是先來外，凡是法鏡，海外所約的人，全被阻止，事有湊巧，中天所約的，五台華山兩派餘孽，因為法鏡，上來自恃心驕，覺着自己，準備多年，當無敗理，只管約的人多，只作萬一之備，以為上來必勝，就需人相助，也在仇人敗逃，約人報復之際，前些日，聞說北山之會，恰有一預約，幫手在座，又不合說多幾句自滿的話，這般妖人，與他本非同派，只不過同仇敵愾，贊同此舉而已，一聽說他，妄自尊大，俱都不悅，也多想拊他的斤兩，暫時聚合在九華絕頂，遙為觀望，不到他人窮事蹙，或是真佔上風，來趁順風，打死老虎，決不出手，這兩類助手，接到信符信香，全都是故意延宕，不肯即行，法鏡與虎謀皮，那知這般妖人，與他同床異夢，眼巴巴盼望援兵，一個下來，如非祝靈趕到，接了一陣，白受對方，奚落嘲罵，鬧得進退兩難，無法下台，還更難堪，這三人其實早離海外，就在五百里外，山頂觀望，本來到得還晚，因接到齊雲崖上，隱伏的同黨，信符傳知，說是祝靈，雖然喪了神砂至寶，却將敵人，一齊困入洞內，知道祝靈利害，再如不來，被他獨成此功，不特違約樹怨，面子也不好看，這才一同趕來。

福

公元1950年八月再版

翻印必究
基本定價

版權所有

還珠樓主著

正氣書局印行

上海山東路200號